

APOIDEA EDITIONS

APOIDEA EDITIONS

张
羞

在屋子里游荡，
象棋

WANDERING AROUND
THE HOUSE ,CHESS

目录

洗手间	1
洗手间	12
洗手间	20
阳台上	25
饮水	28
洗手间	31
客厅	35
洗手间	40
水壶	43
客厅	46
厨房	48
两只袜子，象棋	51
阳台	51
阳台，以及阳台	54
阿尔及利亚树	58
杯子	60
菩萨	65
阳台踱步	69
一小片竹林	74
阳台上	76

竹林	77
院中小息	79
飞马	83
浴缸	86
论写作	87
卧室与棋盘	92
评论	97
窗前	99
回忆一个雨滴	102
三层楼梯	112
一头雌猫	115
浴缸	117
烟缸	123
屋子，一种整体的困惑	124
阳台	133
凳子上的棒球帽	134
窗前，或在书桌上停留。	138
一个必要的定义	141
午睡	142
饮马	144
墙	148
墙	150
西班牙	153
储藏室	157
游记	159

跑步机	162
否定一杯茶水	165
窗前	170
近处	170
象棋	175
诗经：大雅·荡	178
洗手间	179
跋	192



洗手间

它在左边。在翻开这本书的单数页码的这一边。尽量不用是，排比推进，反复，迭代与假性逻辑推演，长句子，那么它在左边。尽量降低短句使用频率，以及无尽后置带来的危害也是需要尽量去避免的。那么，它又在右边。

在左边的右边，同时也在左边。但无论如何精巧，正确，它只能占据一边是没有道理的，没有启发的而无论它在哪一边。它单独在一边，起雾。这时它是好的，且愉悦。同时也标准，没有出格的画面。不是画面但是好的，愉悦且标准的一种东西它是广义的，而无须代入。一件像它这样的东西精确，广义，因为同时它也能带来愉悦，在单独的它这一边或潮湿或干燥，完全没有道理。在石头和鸡蛋选边站时，它通

常且始终总是选择站在它们的外边，远远地躲在它们斜对面（作为对它们的补充，以及填满）。这一点从未改变。正如一件东西从未在自然选择中获得变性。是幸运的。一个幽灵反复修正它的外形，因为痛苦。一个杯子静静摆在一个平面上，只是因为摆着且静。而一只船仍搁浅在岸边，一头鸬鹚停在那根竹竿的末端有没有？它有没有开始。观察一只杯子（现在，端起它把它放到左边一个危险的位置）需要从哪里开始。一只全部是杯子的杯子。没有选择就不会有改变带来的麻烦。改变，或者打开，它没有。它无非改变它的地理位置，可是没有。在一片浅的阴影中一片更深的阴影它们既不是同一片阴影也不是不同阴影的重叠，灯光从镜子上方的长条形灯管照下来。阴影，或者说光线的一种虚弱表现，它的定义是什么取决于用来定义它的东西又是什么？光，或者说从窗口射入进来的光线在改变洗手间的亮度，制造出一种明亮的感觉在原本没有亮度只是空间的结构中。灰色的，水泥色的大理石具有那种不错的反光性能，纹理统一、人工制造的石头，均匀的一些石块。有没有什么东西什么概念无须定义，并且就在那里接受光线轰击。这其中，那只白色的冲水马桶是箭牌的，物理的且现代。并且无论哪种陶瓷洁具无论浴缸，洗手台，还

是一只盖板翘起的冲水马桶它们总有一种面向未来的线条感，完美的菱角过度，完美的弧度，一切都在表达它们完美，一切都与遥远的旧社会完全脱离关系，一切都适合沉醉。是实用的，且容易清洁。也就是说只要是清洁的就不会有生活的混乱。这就是白色作为一种色彩的意义。光线让这种白色得到了显示，光线暴露白色，意味着它是洁净的，纯洁或要是广泛地去思想，白色也是一种用来表达大面积哀伤的色彩，与黑色类似，它们都不是色彩而只用来表明亮度。在亮度中。在始终在一个人能承受的亮度范围内活动，一只长着猫须的田鼠那样的东西在一种中等亮度中。一种取出，并且可随便丢弃的东西。一些事物，以及它们需要的特定亮度。这其中，一只冲水马桶的亮度要大于这支拖把。要略大于一卷长长地拖在地上的手纸，以及远大于或高于这一只蓝色的挂在钩子上的潜水短脚蹼。它们亮，但并不实际发光，它们也不是暗。安静，它们只是。首先是。也许也是唯一是。它们没有明亮，是明亮下的事物。一个明亮的同时需要明亮的人，更多的明亮。在（麻烦，但按揉太阳穴刮眼眶可以带来更多明亮）也只能在光线下，一根低明亮度的手指，夹着缭绕烟雾的一根明亮的手指，一个漂亮的短语，接着，没有了。只是一根一种暗淡的明

亮的夹着烟雾弥漫散开不断消失又生成的一根手指，并没有接着要表述的内容。它在左手上，不在左边。左边，这些明亮的，一直也是在左边的这些东西或事物很难说清楚它们是些什么，不是些什么并且最终也只能是些什么。并且离容器的性质非常遥远。蓬蒿在清晨的露水中，在外面。视线穿过窗户，不要说话，望着。单望着就是好的吗？一种现在进行中的层次感分明，它是什么。那是屋子外的事物，还有鹅的鸣叫声。听着，并听出那些声音只能是来自几只鹅这种禽类。打开所有感知。全方位，而不去计算。在所有禽的分类中它们归家禽的一种，而很遗憾不是涉禽鸟或游禽。比如那种凤头鸊鷉，获得了濒危保护的勋章。在洗手间游荡的一个人范围有限而通常无须去知道这些。各方面都算正常。阳光从窗户外射进洗手间这个空间，阳光尤其正常，以及日常。阳光始终游荡。当阳光每天到达，就是每天开始。阳光的作用不大不小，可以让人安静，在冬天让人感到温暖。阳光不分左右。好的那些阳光在左边。全部的阳光以及两块棉质毛巾，两只（正好一对）袜子，两条短裤披挂在暖气管上，待干。在一个不算狭窄但有限的地方走来走去，蹲下或起身。在梳妆镜前伫立，而不是去谈论它。还不是时候。不像是在那一种要去谈论它的时候，镜子

不会增加或减少什么。镜子荒芜，从来不是一个主体。一个不增不减荒芜的主体，镜子唯一拥有镜子本身，同时对明亮尤其敏感。大量反馈，但镜子并不在洗手间这一系统中。是特殊的存在，镜子。一个人走来走去，有时他必须停下，在镜子前站上一会。因为它们彼此特殊。不清楚。这里有一百件以上的物品吗，能不能数出那么多。从色彩或用途，或材质能不能分类出这么多，有一些东西是涂在脸上的。有几件东西用来擦手，擦脸，有没有这样的耐心。有一件既不是用来擦脸与涂在脸上的东西是一件企鹅在玩滑板的塑料玩具。接着，朝着这个三相插孔的洞口喷进一些烟雾。一个适合用来冥想的洞。一个正确的洞当然也是。是飞利浦牌的，是在这只企鹅滑板斜对面或左边的一个洞要是硬性去描述的话。否则，它是奇怪的。单独的，未通电的，仅表示一种对擦入它的指向。它产生回声吗？很难听见。这里有各种各样的声音、信号，但不容易听清。事情走到哪步了？洗手间是屋子里的一部分，有一只浴缸它是洗手间的一部分，家禽是鸟类的部分，不停往下细分，直到没有什么是什么的部分，这样就能知道整个世界是一记漂亮的点球，理性但不可计划，阳光不可能阻止实际感染的进度。现在，这些阳光同样在左边因为什么，但它不是阳光。它是它，

在说的一直不是阳光。潮湿或干燥，一个像黑猫神牌杀虫剂这样的东西，它很可能就是一个杀虫喷雾药剂，在窗台的左边位置摆着。一些光线照射着它的外壳，同样的这些光线照射着一个近处。阳光和外壳，和近处，能看到的都不在现在。都已经过去了，在迅速过去，朝左边。也许是错的，一种错觉。不知道。但在鸡蛋和石头的火并中，首先是为什么？双方真的到了那种不可兼容的地步了吗。其次，没有其次。还远远没有来到其次的地步。

要找到那种感觉很难。拔起它，缓慢而不停留，它不会总在那里。它不仅没有方法，也不会总是在那里。它没有。不是没有，它只是游荡。也不单独。（一个单独停在水槽上的水滴）这不可能。单独的东西是一种不存在的东西，一种不断被排除在外的倾向，一种易逝的东西，是无法单独存在的。要诚实，一个四肢和脑子健全的人要在游荡中保持平衡而不实际走偏是很难的。平庸活着是难的。同样只是游荡而不处理附近的什么同样也很难，这种难度是能明显感觉到的。那种没有目的的游荡，没有处方药的游荡它不存在方法，不可度量，不长不短，没有可追寻的开始却始而无终，是很难的，甚至几乎不会有反复找到并拔起它的可能。不，它不是没有。不，它也不是不是。不是的，它

只在当它是它时,这是显而易见的,它正好不是。而当它正好是,它又正好没有,而不在任何一种那里。要的就是这种感觉,那么,它只在表达一种难度。它在那里缓慢而不停留,不是感觉。感觉是可有可无的可大可小的,在通常被遮蔽的情况下,鸟迅速射过天际,疾速而不可停留。否则事情就糟糕了。事情,而不是感觉。在一个光洁明亮的洗手间走来走去,反复踱着步擎着一只手臂并不是一件太过糟糕的事。但难。因为什么?它复杂而综合。一个企鹅站在-块滑板上组成的一件东西是一件不存在的东西,一件近处的东西,在肥皂盒旁边。它实物而不是一种感觉。在看得见的近处。冷漠而严肃材质下的幼稚与天真,由两种不同的事物组成:一个企鹅的卡通变形形象与一个带推进器装置的滑板组成的一种想象物。在一个肥皂盒旁边。表示它们有近似的功能,在类别上接近。而肥皂盒又在-支杀虫喷雾剂旁边。而雾是好的,雾首先无限。其次雾气容易消散丢失,在光线下。从这个空间中单独取出一个肥皂盒、一支喷雾剂和-个企鹅滑板那样的东西用来作为一个整体是难的,这种难度来自于视觉上的混乱,内心的不够坚定。其次它们在一起的那种偶然性,没有精神,没有统一,这说明光线是一种强硬的东西,可以笼罩一切的强制性的

波。不知道。没有恨，玩滑板的企鹅不会雾化。它在玩。同时又作为一个玩具。黑色塑料皮毛和白晃晃的腹部，一件工业制品，来自石油废料。滑板企鹅呆萌，眼珠突兀，肢体比率严重失调，四处抓捕儿童的一件来自理性而非艺术臆想的产物整体密度小于淡水。可是，没有恨只有欢乐导致它天真缺失。企鹅不是这样的。它们下蛋，在海里飞行。群居，远离大陆的混乱，它们的世界白茫茫干净，严酷但安全，没有人的语言干扰使它们微弱的脑神经清爽和没有沉重。仿佛也没有难。窗外，始终高而空荡的天空，但绝不是一块艰难的天空。难的始终是历史的漫长与黑暗，与黑暗与曲折与必然漫长而无终，从巨大而灿烂的光明开始，如此，一只企鹅停在一只肥皂盒边上用来作为一种暂时的休止。接着，试着去插入一只禽鸟。（嘴里含一个硬糖，咖啡味或巧克力加上咖啡味道的糖，而无论它是一种甜的什么味的）找到一个地方插入一只像禽鸟那样的双脚带翅动物。它鸟类，飞物诸如此类感觉它离一般动物远，它不是走兽类，塑料类，它实在不够明确。它的理由是什么，通常会带来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它的喙嘴是黄色的，在记忆中，或通常是橘红色的在更广泛而不那么严苛的记忆中，这种情况下通常能引发画面的震荡。就像水面泛起无聊波纹，在词

句中间一些什么东西被不断推动扩散。一些什么东西不断不在洗手间里，一个小小的洗手间，而一些其它的什么东西只能在洗手间里无法中断，没有停歇。这说明什么。它都不是一个神经质式的问句。一个三角形任何一个三角形只要它的底线不动，平行于它移动剩下的那个点那么面积保持不变。点这种东西。一个点多大多才算是一个点。一个没有面积，没有部分的东西要多小才能被视为一个点。一个在窗台上的左边位置的杀虫剂是黑猫神牌的。与它对称的是同样的一支灭害灵。神与灵，作为两种不同的无形的非物质的东西它们几乎等高，功能近似但它们似乎完全不同。一个在左边，另一个只能不在左边的任何位置上必然也不在左边的这个点位上。那么，它又在左边。在一个人左边。一个人朝右边不断推进，这种经验。与其说这是一种直觉还不如认为它就是一种直觉。直觉告诉他，他总是在往右边移动，因为右边表示前方，是未来的反方向在朝他迎面而来的运动。相对而言，他也可以是一种静止的被动运动。一杯茶水摆在洗手台上，静止，干净，以及必然也在运动。一杯茶水摆在洗手台上约等于洗手台上摆着一只茶杯，同样也是干净的，静止的，杯子和洗手台都是。一个乳白色带有细小片状粉末点缀的大理石洗手台，以及它所

呈现出的丰富度极容易让人想起星空或一些海洋浮游物。阳光稀薄，射在台子上，带来一种毫无变化的节奏，没有纠结。与偏执，阳光是一种全面化的东西，免费且兼具一定的杀毒药用价值。起初没有光。只有一个洗手台。起初没有光也没有洗手台，只有游荡。虚空还没产生，一些什么都不是的东西只是游荡。一些波纹，而不构成什么。一个点。这是对它的描述。一个一些游荡的波纹在虚空还没产生以前。是神圣的。低沉而神圣，缺少一个洗手台那样的主体。事情就是这么个事情。一个杯子摆在洗手台上，（一个摆在洗手台上的杯子）光在它的玻璃介质中穿过，一些细小不可折断的粒子运动。光从不返回，即使被折回。它不是一种可以退缩的东西，一个杯子既敞开又封闭。一些大的东西是什么，一些比大小一些的东西又是什么，那些大的东西的不同总是比那些小的东西的不同更显著些，一支蓝色的牙刷与一支短牙刷，那些大的东西比如天空与什么都不同，在窗外，在高而宽大的天空中的天空与一杯近处的牙刷。那些只能是大的东西，一直是大的东西，更容易被忽视的东西，因为大。而那些小的，近的，只能是琐碎的非整体的东西，它们不仅小必定也多。这次不会离题太远，光线射在那根铮亮的喷水笼头的不锈钢管上，一个人独自写作。

要全身心投入到写作中是很难的。写作是这样一件事，它需要全身心去投入，游荡，发动全部感知投入到这个事件中，这是很难的。一个人被投入到世上是来做什么的，全身心地游荡着，而不是写作。一个人要投入到一个事件中，全身心的，这样他才有可能知道这是一件什么样的事。这是不可能的。实际的游荡绝非可能，这其中光线总是带来干扰。其次，没有其次，无须其次一个人来到世上全程经历生老病死劳累和苦难活着这个事件中他是来做什么的，它必定难，写作可以帮助他知道这件事。但这是很难的，是必定需要他全身心地去投入，去游荡，并且是不可能的。写作是为了知道写作是一件什么样的事。这不难，但需要一个人全身心去投入。而这是不可能的。（就像它在左边，那么，左边又在哪一边？）一个人并不是为了写作。一个人写作是为了知道它是写作。为了一种游荡。以此类推，这是很难的，并且实际不可能。企鹅作为一种牙刷是不可能的。有些东西正确，但不重要。

洗手间

把它填满。不管它长的短的，它顺从。不管粗糙的未定义的，未经修饰与筛选。它直接，不管它顺从还是反抗还是单独（准对什么？）在这天的天气中，作为补充它无疑顺从。要让一条牛仔裤夹叙夹议有起承转合就要把它挂在衣帽钩上，像一条狗那样没有动作的一个补充接着一个补充而不能暂停因为它是顺从的，单独立在那儿的一块广告牌在窗外看得见的地方，没有获得天气与政策的关照，正如佛陀说的不要也不能说，只要服从。

铮亮反光的衣帽钩，要让一节肥皂变蠢，变得自私，要让肥皂有一种完整表达的可能。

这是允许的。不管它长的短的，潮湿或干燥只要停着的便是假的。只要假的它就假，且一定假。而无须它顺从。

要让一个国家安全平稳从死掉的灰烬中燃烧起来，要知道什么是国家是什么，什么是一根拖把是版图，什么又是社会社稷横梁党派这些而哪些毕竟又是可有可无的。要搞清楚它的反常用法。

拖把的用途是用来拖地的一种清洁用具的

用途。一根拖把丢在浴室里的一根拖把除了用来吸水抹除地上的污迹除了用来对着它冥想除这些以外它还有什么，除了顺从。这有什么问题吗？有个人不管她是印第安人还是土人还是黄皮肤人在附近树林里散步，同样的梨，但你不是她的补充并且也不在那里。

不管此时队伍已经排得有多长，弯曲与萧条，恶毒或屈辱一节肥皂能做到不全错就算正常。

一根拖把不会全错，除非它不正常并且即使它不正常它也不会全错，除非它是一种政策方针一种巨大的无边的方向，并且能隐隐起到排风作用，一个人要知道这些平稳的东西。

排风扇嵌在天花板吊顶上，多功能，隐蔽，抽除洗手间里的蒸汽或烟雾。

排风扇兼具照明，发射热辐射等功能，仿佛佛陀。是伟大的。且平衡，一部功能强大而综合的使用中的复杂排风扇发出一种轰鸣声。电能转化。一部始终功能强大的风扇无限顺畅且顺从，只要它通电，便能经历一种伟大的壮举。

举起一部电吹风对着它吹这个行为是不正常的，偶然的。也不明智。但可理解。因为顺从。它顺从。因为一切都要被填满，终将会被填满。是无法阻挡的，不停扩散的布朗运动。

不朽的一天是一个阴天，除非它晴天。一个黑色烟缸摆在洗手台上，在洗手间内走来走

去有时停下不动。一个杯子一杯干净的茶水摆在洗手台上，在洗手间走来走去有时停着不动。一管妮维雅护手霜，走来走去，一个悠悠球在洗手台上，一个人走来走去（仿佛在一九八六年秋天），有时忽然停下，忘了怎么才能不动。

一个阴天正常。由晴转阴的一个阴天，光线在不断变薄弱，一个判断在不停得到清晰：地面坚固，所有事物持续展开，有始无终。

要是一瓶杀虫剂摆在窗台上，被从窗外射进的光线照射着，那么就要知道它的单独用法。要知道词语在语句中的用法，单独的一个语句在集合中的用法同样重要。要知道光线与杀虫剂之间的关系是不可磨灭的。同样，集合在写作中的影响始终不可消除。

象棋与云梯，一个微小的集合。

照明、电源、换气、取暖一、取暖二、吹风，是抽风机开关面板上的一个指令集合。要是一瓶或两瓶杀虫剂是窗台上的一个集合，那么，一个短小狭窄的窗台的用处又是什么？窗台离容器的性质还很遥远，一个窗台如何填满。

要知道一瓶黑猫神牌或一瓶灭害灵牌杀虫剂，一瓶黑猫神牌和灭害灵牌杀虫剂，它们相互补充，在窗台上，其中黑猫是对神的补充。

浴缸，一个胶囊状的洁白的亚克力材料浴缸。在洗手间所有物品中体积最大，地位最低。

是它在填满这个地方，一个用来洗脚的过大的容器。要知道它什么才算认识？

单独看，它像一个可爱的坑或一具敞开着棺材。要是分开看，它又什么都不像。

在水缸里躺着，但这会儿是冬天，适合在一个狭窄的空间中游荡，不再适合用来表达那种迟钝感。但它仍是可扩展的，与季节无关与社会无关它一物多用，它的用途相当广泛在无论在语句中抑或具体事务中。在一个狭窄的空间的其中一个面垂直于它走来走去，抓着一根拖把。

要好过抓着一把电吹风。

躺下在一只干燥的水缸中，干躺着不动要好于抓着一根拖把无限地在一个狭窄而气闷的空间里走来走去，尽管它们都顺从一种表达，顺从于一种表达形式，一种无限而缓慢的感知。一种困难因为它们都是事实上的一种抒情，一种语言状态的丢失尽管抽风机一直打开着，烟雾不断被排泄到室外，不断有新的烟雾在手指间生成。

肥皂盒中的断成数块的一节肥皂，各类中心遵循简单规则的有限表达，鱼游动到浅滩觅食，一个捕鼠器等着被触发，眼保健操已经过时了，象群成了草原上的稀缺动物，不断有烟雾在消失同时生成，在袅袅烟雾中。

一些淡薄的光线重复的光线与光线下青色的袅袅烟雾混成的一种气质填满在这个洗手间，气闷需要通过抽风机来排除。

一种气闷需要通过抽风管道排泄到社会上世界上去，从窗口往外排出去，不断形成的气闷。

这是什么？要知道它什么？可以用来挂毛巾摆杂七杂八洗浴用具、戏水玩具，抖落烟灰诸如此类的一个不锈钢架子不是衣帽钩但有钩子也有面板组成的一个多功能厨卫物品一件虚构的物品叫什么？

不知道它叫什么并不会引发焦虑，不会在一个狭窄的空间故意制造出一个海洋并引起海啸。不会的，只要顺从，它就不会。它只会被填满，接着堵塞。并感到气闷。

警报拉响时，灭掉烟头，追悔它的不朽与连绵。用时不超过三分钟，一个很大的数字，三。通常要超过往马桶里注入尿液的时长。不知道为什么，狗在沸腾。

不知道如何虚构在一个狭窄而气闷的洗手间里走来走去，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如何停下，不知道如何忽然停下并且停着不动，这就像一头鸟忽然停在空中不动，需要的仅仅是一个顺从它的理由。否则它无法被填满，只有堵塞。

云在窗外仿佛一种虚构的东西，像云一样的东西，远处的一种东西，仿佛需要拒绝的东

西而不是非得一定是什么，云而已。一朵需要大修大补的云就非得是什么吗。一个洗手间里没有云也没有天空但有数量众多的冷冷的物品与无限烟雾，更接近于一种虚构。在烟雾中也在虚构中，云在窗外吉祥而缓慢移动，空气中云单独。

看不见的病毒在繁殖，变异。路径是固定的。病毒也许将更强劲，更温和，这依赖寄主的选择。病毒是一种污名化表述，窜烧起来火焰非常旺盛但高高的云始终拥有一种单独且洁净的品格。云与病毒，仔细观察，它并不像一个集合而只是词语的并列。

云象征一种品味，肥皂也是。要是需要的话，云和肥皂没有区别。要是仅仅作为一种象征一种语句的品味，只要它们顺从它们就可被填满。是无限可扩展的，云和肥皂，或病毒。它们都是非常日常的东西。

在镜子前的洗手台边上洗手，也写云。在镜子前用肥皂洗手，保持手的洁净与干燥用来写一朵云，一朵集合外的云而不是溢出。

云，一般说法生命都是无辜的。都是错误的，是不平等的。一头猪与一个人一朵云，生命质量不相等。上面黑乎乎的，只有谁知道？

云，一种虚构，一直在虚构，一直是近处的一些东西，云与肥皂。云与什么？在土改时，

它也许或者肯定是在落后的那一边：它是一件可以仔细去想起的事或一只鸭子那样的东西，仅仅需要往左边一点看过去就可以看见这只鸭子。

这只不在这里的鸭子，记忆中有过的一只塑料鸭子，一件玩具鸭子在这个亚力克浴缸中。

一件可以用来往它的那个小小的拖斗里抖落烟灰的鸭子，一直在记忆中，在一个记忆中偏左边偏深的位置且非常牢靠。是不会有错的。只须重新适量地虚构它，也只能虚构，可是根据什么？它不是河边的那只鸭子。

一只鸭子游荡。

河边的一只野鸭，它只有拳头那么点小，无法填满。但它是野的没有经过驯服，也不会飞的不可填满的也就不是顺从的。一只野鸭没见过它飞，最多在水面上滑行，制造出一道线性波纹它又要如何填满。对于它，怎么才算填满。从水中忽而冒出来，扑棱着翅膀在水面上射来射去是错误的。

要用错误的方式去填满，并且要以同样杰出的方式得到补充，这些都只能在虚构中才能完成。

有各式各样的鸭子，有的曾经出现在这个浴缸中，有的是有的没的，而有的无须虚构它就已经在那里并且填满，是非常奇怪的。这种

填满是迅速到来的，画面迅速降临。

它是一只野鸭这谁都知道。单独的一只，总在那里的一只但是不是一只确实的野鸭有谁知道？不是在那里就是总在一个地方，这里或那里。总是在一个地方，它总是与那头与总在它附近伴随的凶残大喜鹊抢着吃。

一只鸭子不是在那里就是在这里，同样要学会抢劫，填满，以及顺从。

它总是抢不到。也许是它飞不过喜鹊。也许是它们在玩一个游戏。也许这头大喜鹊过于凶残，是黑白色的。也许它还不是佛陀。在它的阴影下，有时会有这种感觉。有时是一种什么时候？在即使虚构中的有时。有时天阴着，一些光线从窗户射进洗手间，可有可无的一些光线。

在那里，一个暗淡黑乎乎的地方，有些凉快，这是让人很奇怪的。并且不用在乎那里是哪里，在任何时候都要保持奇怪。

总是在奇怪为什么与一头这样的大喜鹊比较总是偏向喜欢这只野鸭一些。也许那里有柔弱的地方，是能感觉到的并且它已被填满。它不是一只特殊的野鸭。没什么是特别的，就是一只野鸭子。它真的很小，一个拳头那么点大。听着就行了，听见什么是无所谓的。单个的生命总是无常，不息。

肥皂总是无常，一节湿水肥皂，一节被无常填满的肥皂，一节断成数块的肥皂用它来洗手，一个人感到被填满，并且气闷。她气闷，同时有一种被填满的感觉，因为这些肥皂。

仔细想，确实是因为这些肥皂。

除了这一件无论如何不认识叫不出名称的东西挂在一个实在不知道名称的不锈钢架子上，在这只蓝色短脚蹼下方也是很奇怪的，还有些别的。它们都非常顺从，物，并且正好用来填满整个洗手间。

一只小小的铁锅，一杯蜡烛。

洗手间

现在这里是空的还没开始往里填满东西，蟑螂，花朵，云，鸬鹚，肥皂，有些是必需的，有些太大会装不下。另有一些则在阳台上。另外还有一些非常毛糙，且默默无闻，它们容易被忽略，被谁举起来或者点燃烧着了。无论上午下午，一些烟雾总在这里一个洗手间里缭绕

并且袅袅弥漫，并且只有开始而没有结束只是消失，接着从手指间不间断生成。这是烟雾。烟雾没法填满这个历史短暂的洗手间，总是无法去填满身体这本账簿。打开这个镜柜等于多出一个动作。那么，要在什么时候强制打开。假设打开这个镜柜的时候是恰当的必定也是合适的一个时候，一个容易上当的时候。一个不受人的意志支配的时候，它一定偶然，没有道理，它一定是由一种随机的强制的冲动引起的，与醒来后觉醒了佛陀说的一模一样，他说，填满是为了清空。

这里没有风。排风扇关着，这里的风低于一级但仍能感觉到微弱的冷意来自更微小的风，一个漏风的洗手间，窗户是从里往外打开着的。窗户大小和墙壁面积的比率关系值得怀疑吗，是否值得肯定，是不是从古至今都沿袭了这个特定的比率，一扇朝外打开的窗，打开后，再去打开它似乎很难这谁都知道，它是完全打开的，一些烟雾正穿过它往外倾泻，远远离开中心发散到世界上社会中彻底消失。一根拖把一些热情的事物需要在观察它们时表现出不多但至少需要一些热情吧，而不单只是冷漠，一根拖把天然具有这种优势，它冷漠又热情，可挥舞亦可静静地丢在一边，一件一个洗手间内必备的使用频率最高的物品而无须额外补充，附

近没有敌人和与之对立的事物只有独处时的安静一根粉红色握把的拖把，趁手且顺从，在一个看得见的角落。在一株大而无当的菩提树下，年轻的佛陀们在静坐修行，对抗他们的自性，没有情感。也远非冷漠，是慈悲的，且统一，一只重伤严重掉毛的乌鸦抱着一根扫把立在一边放哨，时而在附近走来走去，口渴了就要饮水。

不管长的短的，一只铁锅一杯蜡烛。而不管它是一条膝盖处破裂的一条牛仔裤挂在衣帽钩上，一卷厕纸拖在地上，一支塑料打火机立在洗手台上，几块毛巾，一只拖鞋挂在暖气片上，暖气片架固定在墙上，不管它们与它们如何连接，一只铁锅一杯蜡烛。

不管冷，以及冷缩缩的内部在漏风，烟雾如何袅袅弥漫，镜子反射出光线在地上形成几何状的影子（它来自洗手台边缘），一只铁锅和一杯蜡烛摆在窗台上，在两瓶杀虫喷雾剂之间。不管它们如何相对并且真诚，先有文字后才有语言活动。否则它们只是摆在窗台上的一杯蜡烛和一个小小的玩具塑料锅，两件没有情感，冷的必定也硬的物，连一个集合一种思想都不算是。一种近处的，随意的但一定是严肃的并且在语句延宕中是值得期待的，无法填满的那一种。

一种思想被封闭在抽屉中。打开一种被封

闭在抽屉中的思想需要去打开这只抽屉。一种打开仅仅限于打开是不够的，它还需要接收。它的信号是无常的，它的打开是任意的，它没有风格，也就不会有错误。一种错误的思想被错误地封闭在这只洗手台下的抽屉中，三个抽屉的其中一个，打开它们是很容易的，要辨识出是哪一只抽屉，要辨识出是哪一种错误。这就需要反复思想，并且去打开。可以反复打开这只抽屉，省略一些拉开和关上的步骤，只是反复打开，在思想中。反复打开一种错误，它的内部有思想吗？还是只是反复。反复，而不是在思想。一种思想无论它错误或全错都不可能被封闭在一只抽屉中，一头鸟射过天空，那就射过天空而不会留下什么，以及对天空的填充。一种思想必须与抽屉分离，没有依靠，一种思想只存在于思想本身的活动中，一团清晰可见的迷雾中。一个抽屉打开后关上，接着打开，接着又关上。关上后，又把它打开，接着填满这是有可能的，是不可能的。但仍是可被原谅的。一块毛巾同样挂在浴缸边沿。同样是因为无论图案还是质地这些毛巾都差不多样式，但只有它披搭在这只浴缸边沿使得它看上去要卑微些而卑微是会传染的，可分析的，是谁都有过的一种感受且不会太多，太持久，它总是短暂。

有一些太多的东西，另一些只是多余。太

多并且多余的东西要想一想，接着看一看，要是没有看到，那就是暂时还没有。这里的每一件东西没有一件是多余的同时数量太多，这里没有在下雨下雪，云，思想这些东西而阳光是好的，一直是好的那种东西，蟑螂与花朵，云，鸬鹚与肥皂。

一直是好的并且是奇怪的东西也许是因为这种好一直以来都是，这种一直以来的东西无疑是从祖先那儿遗传下来的，将会一直遗传下去直到它变质，变得更奇怪。这件叫不出名称的东西可能是一件用来洗澡时搓背的东西。这从它的颜色去判断要比通过它的形制和那个竹片握把去判断更容易，得出的结论也更愉快。

好的阳光可以填满这个洗手间没有被使用的那些空间包括看不见的角落，坏的阳光通常只是待在阴暗的角落里，抽屉里，以及镜子柜的后面不能再多了，多了是会出事的。这里难道要变成一个公共空间了吗。

没有实际的好处，羊群不会来到树林。

同样，南方是这样的，让人担心。也很少有最好的那种阳光。南方水多于土，一个人在一个相对狭窄的接近正方形立方体的空间走来走去，缺乏应有的火气，勇气，所以她必须高高地举着手臂或挥舞着一根用来不断悔悟的拖把，这样她才可以忽略掉她自身而只是一边走

来走去一边游荡。用来填满这个空间的一种无目的游荡。一瓶洗发液这样的东西出现在洗手间里是必要的。人是必要的。

阳台上

耸动肩胛骨，去掉格式。去掉格式，以及足球。一项无产阶级热爱的运动，集体对抗运动，一项容易制造恩怨与神的运动，一种直播战争模式，一种催眠游戏，只有足球。从爪子到足蹠的演变漫长。一座山陡峭，从爪子到足蹠（神圣的空格）演变漫长而连绵，有时生活会变得如此糟糕。大的可见的以及难免不去朝未来方向想象的一种活着沉重，是感觉不好的，失去节奏的那种。有那么多的事情要去处理，自我需要去分析，角落里有那么多的鞋、书本，那么多的光线可能也是其中一种原因。

远足，到阳台上去。

肩胛骨高高耸起，豹立在土坡上远眺平原的什么？一个小小的阳台连着卧室是屋子的一

部分,或它的延伸,一个终于有些许空旷的地方,一种特殊的人文地域,些许的愉悦。用来晾干时令蔬菜、一对袜子,从农奴制沿袭至今的劣根性什么的。一些不会发生剧变足够稳定的东西。在一个尽可能清晰的阳台小小的,刻舟的人卷起他的裤腿管,环顾四周水面的一个上午。阳台开放,冒起烟雾也升起篝火,此处风格外安静,背风。风很低,容易走错路。但不妨碍一个人走来走去,制造一些脚风。风在历史中的影响力一般小于雨水,风使云团加速移动。没有风就不会有风车,以及其它一些水利工程、沙漠、驼队、商业与文明。风即使在宇宙最深处也是无法避免的,一种仿佛无序但规则绝对坚固的流动。风,停下想想,或在近处等疾风来。条件不够充分的话也可以快速耸动肩膀,都行。

三根细香插在一碗碎土中,搁在墙胚转角处的小平台上,驱逐夏季的蚊虫,兼顾迎接迷失的神。栏杆上摆着一蓬多叶植物。一条塑料坐凳黄色,一只明显泄气的皮球在地上。一些自由的灰尘停落在地上,薄薄一层。一个人失去序列,她什么都在等,或等待为空。那把吸尘器丢在角落里吃灰,一把通电后可以发出难以忍受的高分贝噪音的一把吸尘器,像一头被暴躁鬼魂追赶的逃命野猪的嚎叫回荡在群山中,没有方向,非常工业。是海尔牌的。是当

时购置那批装修材料时的其中一件赠品。

（只要适当地挪动一下语句位置，它便是一个好的结尾。是她需要的，信奉一个好结局。以及，众神的身高。）不远处：只剩下几个树叶的一个小树林，一个没剩余多少空荡的天空，一些光线。大量的一些光线，浑厚以及全都是些斜光。与寥落或兴亡无关。单独看，树叶随枯枝在大幅摇晃。金黄的树叶自身疾速闪动，发亮。

一个半露天小小的阳台是需要的，一种缓慢的迟疑。

缓缓想起一个秋天，有过一只鸟雀。（是黄鹌鸟吗，还是白头鹎。过于详尽的分类总让人迷茫。过于粗糙的表述不一定总是简洁）它一头撞在门玻璃上，射在透明的固体上，昏了头。在阳台上扑棱着翅膀飞来飞去，怎么也飞不出这个阳台。有周期性的事物被认为是有生命感的。个体的生命无论如何只能是一次性的秩序。无须额外去排列。

饮水

在床上，被一种虚空柔和被一种材质托举，马匹在河边饮水。图像好的图像带来安慰，字形之间的错落与笔划起伏与过渡形成的感觉：躺在床上饮水，约等于送一头鸟去淮安。只是，谁是尼姑，谁又知道她的下落。她们不是。躺在床上被一种虚空的同时柔软的材质托举着的感觉是单一的，一种不是多重并不复杂的感觉如同好的安慰，仿佛一件马匹低下头在河边饮水时起了雾。快速搓动手掌，粗劣的摩擦，不断升高的热度。把那条船也划过来。

仿佛一件马匹嚼着清冽的水，长长的鬃毛，伫立不动的腿脚，以及马匹那婴儿拳头大的眼球，清洁的眼球。嚼饮着水，鼻孔喷出银白色雾气。一件马匹，多么好的柔和发亮的棕色皮毛，多么好的安慰，那一定是在一个冬天，就像现在天空阴着，卧室里暗淡大于明亮，一部吊灯散发出一种暖色光亮，获取一种好的安慰是身体需要的。

一些毫无意义的光亮，比房间里原本薄弱的亮度更亮些的亮度，温暖的亮度，无论在何种季节温暖是必需的，发亮的，一种拥抱是需要的，温暖也是虚弱的。躺在床上饮一杯凉水，

对一个人来说双手怀抱在胸口从外部获取一种温暖是必须的，如同一种拥抱在一个整体上冷清欠缺明亮度的房间，一个三面都是浅灰色墙壁的卧室，一种凉的但已足够的温暖来自于这部温暖的吊灯。一部温暖的吊灯散发着温暖的光亮。仿佛一个可以迎上去的拥抱在一个谈不上有什么色调只是布置着几件白色家具的卧室，几乎清一色都是白的，白的门，暖气片，冷的白的墙和白色床头柜，白的大床，阴冷的天气，电器开关与插孔面板无非白，白的半透明落地窗帘内衬以及一块厚厚的墨绿色落地布窗帘的一个卧室，一部吊灯散发出暖色光亮是温暖的，虚弱而温暖，仿佛安慰。一床暗纹深绿色的被子轻松而温暖。

一个杯子摆在床头柜上，一个朝北的卧室。一个杯子是深绿玻璃色的半透明杯子，带着菱形块状凹面的杯子，有着稳固握感的一个杯子。小小的一个良好的光线无法直射的卧室，一年以及四季在白色中的一个卧室，一张床，一扇门，两个床头柜子，一把皮椅子，一部天花板上的吊灯组成的一个卧室需要这部能发出暖色系光线的吊灯。躺着，也饮水。灯开着，暖色调的光线柔和，可直视的这些发散范围仅限于灯具附近的光线柔软，仿佛给人好的安慰仿佛一个拥抱仿佛被一件好的东西托举着的感觉单一也

复杂。

一件马匹饮水，在河边，雾已升起。一个人缓冲着她的步伐，她要去哪儿取决于什么。一个全身发凉的尼姑。比她更好的一头鸟一路跟随她，监视她的全部举动。这一个出发后不久就感到后悔的尼姑，这一个敏感的出家人她一定是感到了后悔以外的什么，她的感觉不会是单一的，一个形色涣散的同时也是一个情感复杂的尼姑独自说着话，一边走一边减缓步伐，她已不再想去哪儿但也不能返回。尼姑知道，鸟已成为尼姑全部的安慰。她停下，尼姑是无症状的，坐在路边饮水，望着停在空中不动的这头鸟。单望着。望久了，慢慢就成了一种空望，一种没有知识只有信息的感动漫延。

如同一种好的安慰它们是一样的一头停在空中不动的鸟儿熟悉一件饮水的马匹起了雾一部发散暖色光亮的灯，一些只能来自于外部的持续抵达是一样的，是需要的，一个门吸，一个门吸那样的单独看奇怪仔细想又不值得去深思的东西。一个人从床上爬起来，在床上走来走去游荡，头几乎就要碰到这部吊灯。在一种仿佛虚空但只是柔和的材质上走来走去一个人端着一杯茶水，磕着她尤其擅长的瓜子壳。她需要这样。这样她就又从某处引出的灵光间接地想起了那间传统寺庙，庙门口那根可以无

限躺在上面一边吃零食一边欣赏日落余辉的门槛她需要。

一个抽屉，这一个其中一只床头柜三个抽屉中的其中一个抽屉上的那个黑色金属握把承载的意义，与一件马匹之间的那一种硬性连接始终没有发生，一件烧到全身冒烟的马匹从河边来到旷野中。只是迷失，并不是为了一种需要。与需要一个坚实拥抱的尼姑雷同。安慰是需要的，且只能来自于外部。

洗手间

它是谎言。它不是谎言又能是什么呢只能是。它也只有谎言是真的，包括趋势统计、每个标点符号以及任何现阶段都真谎。不用怀疑，一些阳光从窗户外射进来。照常且不含抗体阳光下谎言为黑，阳光与谎言同样真实、笼罩，黑。在屋子里走来走去，游荡。

一个黑色的杯子摆在浴缸中除开诸多不便于计数的因缘它只是一只摆在白色干燥浴缸这

一容器中的另一个容器，一种味觉给人感觉也是黑色的，一种途径但绝不是通道。是太迟了吗？也不是。

把一只猫举起，与举起一根拖把。起舞，也升起袅绕烟雾。把抽风机打开。

一个黑的杯子倒置在浴缸底部，轰击它表面的光线被大量吸收，转化为热能稍后不鸟鸟之。有太多，这些那些，一个行走在大地上和空气之间的正经尼姑她需要远离群众随后不鸟鸟之，一首歌听完了可以快速倒进。一个黑的与黑色无关的本身开放的容器倒置后处于一种完全的封闭的陈述中。

在门吸和抽水马桶之间的空地上。在门和洗手台之间。甚至在浴缸和它的斜对面的这扇门之间，它们是同一块空地适合来回游荡，适合快速得出一种结论它可有可无应用范围可大可小，由四五六七块完整的长方形地砖平铺组成。有几根细而直的杂草从它们的接缝中长出，这个动作是不会有错的。一个游荡者不适合是一个质疑者，在空地上把鹿升起来。

一个游荡者而这是一根皮筋他说，他特别想这样说。在他从手腕处摘下这根用来束头发的皮筋放在手掌上把玩时他对自己说这是一根橡皮筋。说完他想了想觉得没说错这句话，这不可能是一句谎话一种祈祷不可能是一句错话

以及不可能会有一个成年人会看着一根皮筋特别想对自己说这是一根皮筋除非他病了。他等着。并且怀疑。他是知道的，这是一句实话。并且也知道没说的必要。知道只要把它扭一圈它就成了一个无限自身循环的环，知道它很快就会丢失不见。一根皮筋它在手掌上的分量很轻，轻到再轻一点就感觉不到了。所以他看着这根皮筋说这是一根皮筋并且是自己对自己说的必定意味着他没有发觉的什么，否则他不会特别想说这么一句完全没必要说的陈述句并且他一定相信了他说的话不值得去怀疑。这句话是这样说的，它说：请记住，这是一根皮筋。

要是起义最终失败了怎么办？这句话等同于下雪，还要过些日子。下雪意味着一个外出游荡的人又要重新归来回到那些老日子，是可预见的陈旧的一副掺杂当地山水的画面。并且即使看见它的反面或最糟糕的那一面那又怎样呢？疑问总是连绵，不会有停歇，永不会有进步。对一件物品，一个肥皂盒或一个通厕器这样的东西持续发问不会有任何进步，或拉扯一根皮筋时手指感受到的力无疑是纯净的，不含杂质的（一种什么？）。最终又是什么？

力。而不是哪一种力的具体表现形式，无色无味的力。

一只安静的哺乳期中的豹不在这里，一头

鹅粗糙恶劣，也不在，这两个同一种的不在对于这条洗手间里的绿塑料板凳可能一样或不一样但都可忽略，在一个光线阴暗薄弱的阴天两者都无须去怀疑。一个神仙漂浮在窗台前，从体型判断它应该是一个中神仙。猪人一般指的是养猪场里的人他经常犯偏头痛。它呢？它是它。以及，它它，它它它都行。它不在它们中间，也不是它们的部分，它不能被强调，它大费周章地待在左边，在一块红领巾边上。

而与左边的墙相比右边的墙上固定着一个暖气片架子和一套不锈钢喷洒组件，明显比只有一个小小衣帽钩的左边的墙来得更暖和些，客气些或其它。而不管谁在左边右边，它们在彼此的对立面，持久且位置稳定。野火烧不尽，其它都是干扰。墙的作用是，墙有诸多作用，墙在这儿，仅表示一种作用。与牙痛无关。

这太慢了，它从上面承接全部的特征并来到下面。但还是太慢了。

对于忽明忽暗的牙痛，这个洗手间的空间还是狭小了，尽管它的上方一部抽风机在持续排风，这一切还是太亚洲了。烟缸里的一张纸标签上写着：产品名称：男式毛衣。以及一个价格举报电话。这没什么。没什么需要检讨与反省，下雪总归还要再等些日子。一些阳光从窗外射进来，一些暗淡薄弱的光线明显还没到

达标准阳光应有的明亮度。这也没什么。

事实上，一切都没什么，一个人要是总在掉头发，她就会停下来想。一个纽扣要是有什么它就可以翻译，它就不会躺在抽屉的角落中。直到它被翻出，搁在手掌上仔细研究，也没发现有什么特殊。因为事实是形成这个纽扣的那些自然因数都已经过去了，一个纽扣是没什么的，一个纽扣是一个纽扣是没什么特别的，一个人已经忘了过去的一些事情有时又忽明忽暗的在那里仿佛一点儿无法概括且使人心跳缓慢的什么。

一种完整的过渡，以及镜子。

垃圾桶，一包湿纸巾上的指纹密码，搓背巾（这就是它的名称），需要一种完整有序的过渡。

客厅

它去掉糟糕的那些部分，接着从那里升起光线，白色的树林，鸟从树冠坠落到地上。光

凭推测是不够的，打开它拨弄清楚它的编号，
你才回到沙发躺下，感到相似。

一间光线通透的客厅，沙发，一次扭曲。
沙发，一次扭曲。沙发与一次扭曲，它们越来越接近，一座沙发越来越像是一次扭曲，一座沙发是一次扭曲。一座客厅中的布沙发在旷野中的一座沙发一座在商场展示的沙发，一些扭曲在悄悄发生，一种先验的但神秘的假设是它那糟糕的无法祛除的部分，一座沙发为什么不是一次火山喷发呢因为不能是。一座沙发如果，那么它不能是。那么它作为一块窗帘呢，不能有如果，扭曲是自然发生的，作为一种肯定形式它又分成两种，文学的和写作的。

下沉呢，以下沉为主的咳嗽在分类上既不够积极也缺乏应有的观察，在每年冬季尤为明显。光穿过客厅射到屋子外面，一些小的尘埃下沉到沙发上，一只骨架嶙峋的病猫在院子里持续游荡，朗诵是由内部产生的并且它的对象是不存在的神经式大众表演，可以忽略拼写和语法错误的表演。对一只猫做出批评与评价一座沙发两者都不可取，天使降临仿佛神圣下沉，甜蜜的孩子张开嘴巴仰头望着天花板。

天花板，有什么是可恨的又有什么不可挣脱，在眼前悬置着且身处其中的永远无法脱先的那种处境就是天花板存在的价值，既是价值

亦是意义，天花板中布满了通电暗线，一部吊扇灯垂悬在天花板下，没有恨，就没有可能成为一个风雪中好的拖钵僧。除非一个好的充电器有了警世的功能，除非灾难是系统中的积极因数。那么，相聚是什么意思？雪还没开始下。鸟却从天空，落到地上。不止一只、三只，是一大群大鸟从空荡的天空，一只跟着一只落到地上。这在以前是没有过的。

一小片遗落在沙发缝里的饼干碎，被一个更大的整体丢弃的部分似乎是孤独的，并且这种孤独远远大于它的偶然，即使躺在沙发上，穿着鞋子也是必要的，一头暴力熊需要在冬季醒来因它的心跳过于缓慢而不是孤独，遗落或必定因偶然而遗落的那些事物。

即使躺在沙发上，沙发也没有归宿来的重要，物与物的碰撞没有情感。一件物从不发出愿望，物冷漠，一小片的饼干碎落在沙发缝中是偶然的无须分析的甚至不用观察，战争总是自然发生的，又自行毁灭，战争主要以破坏生命为主。

狗每天早上出门巡逻它的地盘，在树下在轮胎上在墙上到处用气味标识它的存在，这样狗就逐渐被神话了，狗就成了狗，一种家畜，一种附属品，一年一年下来其境遇竟然已经不如猪了。也就是说，作为万物的狗与猪之间并

没有明显的怨恨。置于阴凉干燥处的一盆一人高的植物，如果，不用想了，无论什么，它没有。

不能谈论没有。没有是无法谈论的。为什么有也是不可谈论的，可感受但不可用言语讨论的情况在一个光线通透的客厅中缓缓发生，缓缓到来。要是没有呢，它又会怎样。那是不可自我讨论的。自我只能批评。

无法选择有或没有，把一种无论任何一种有谈论到没有只会空余出一些遗憾。而不是感动。

猪失去灵光有时变得迟钝，朦胧。不再能感到事物那细微的变化，混沌除外。猪堕入云雾中，在使用汉语时猪是粗暴的，徒有形状刺激的，猪火气渐弱。

猪淌过一支清冽的河水，穿过树林后进入更密集的树林。猪来到山岗，等着猪瘟到来。（一头年轻的大老鹰盘旋在半空中，它是中心！）事情就是这样，只能这样。有就是这样。这样就是有。这样意味着有就是这样的，因为事情就是这样的，在那里，在一种全面的存在的有里，除了缓缓吹拂腿毛的风，附近已没有什么非凡的事物能引起它的感动，用来作为新年贺词。

而没有就是没有，它不会多出一点有，无论是否偶然，它没有。无法破坏一种没有。

同时这种没有的情况不可理解，不可反复去理解因为它无从反复。这种感觉是不好的。

一盆摆在玄关尽头处的绿色植物给人一种健康欣喜的感觉但不可理解，这种感觉通常是不够好的，在一个光线不足又阴又冷的上午，在一种干燥而阴冷的描述下有什么东西始终连续而不是跳跃，当事情已经来到这种地步。一种消极的方式是尽可能换一个地方睡觉。准备好了吗。

把牛肉替换成客厅，它的位置不会改变。把沙发替换成鸟，它最多也就是一种轻易的说出甚至都不需要包含判断，不需要漫长而严谨的准备，就好像它在那里并呼之即出。从一只失去味觉的舌头、嘴巴、脑壳中如同一头鸟往外射出，既不生硬也没有强迫而只是一种无所谓的四季焦虑，它的位置不会随着热情的散去而颠倒，是虚弱的。

在一间光线通透的客厅，以及电视。一部电视能提供什么，以及统治。一个终端什么都不是以及只是一个终端。一个终端一旦不是中心，它便只能是一种伴随虚弱的无尽枯竭。它便不会再一次升起。

吃暖气片，一只兔子在啃暖气片并且聆听通过管道的潺潺水流声。

兔子与异形这对组合，这一种非天然组合，这一种在一起的集合临时且不稳定，兔子与异形实在很难组合在一起并表现良好。兔子与异

形虽然愉快但它们并不适合用来处理一次写作需求。

一次，或一下。一或一。举起一只手臂需要的一次努力，一次动作的连续，一个只能是一个人的一个人，一。其次，是每一个一。

在一间阳光暗淡暖气充足的客厅，在沙发上躺下，回归到一个人，一种特殊的有无法讨论。电视关着，落地窗台上摆着一蓬植物，它在升起或降落，没有事物的具体只是相似。

接着才是一座沙发仿佛火山喷发，且总归可被原谅。

洗手间

一个国家强调一种地理位置，一个浴室或洗手间本身是一种地理风貌，一个人只能在他的地理位置上游荡，位置决定一切。光线决定他在视觉中能获得多少重量。海面上的一种隆起，空气中的一种凹陷，一种紧张身体紧绷的端坐，一次长久的思考带来的无力感觉在身体

内部漫延，要穿厚实些的毛衣，要像一头鸟那样拥有蓬松而丰厚的羽毛覆盖。位置和光线是他拥有的全部，要多饮水，排泄，掌握从身体中排除掉积蓄已久的污秽与淤泥的方法。要尽量站在外面。远离一切精神核心，在这种意义上，一个祈使句没有道理与逻辑秩序但是可以起到实际用处的。要像一只企鹅站在冲浪板上那样，像它的什么？一种荒诞的无畏，还是一种可爱的幼稚的错误，在无数错误构成的现成世界中。这是一种什么情况。

电影一个悲壮的结尾掩盖了其余部分的不足，一个悲壮的结尾足够让一部电影被人记住并且忘记不足的那些部分。一部电影只记住它不足的部分，这是另一种情况。

快递还没送达。

一个不足的下午，一个不足的年份，在一个不足的年份中一个足不出户的下午得到补充，一个始终处于亏损的下午。听听音乐，在浴室里走来荡去（社会一眼望不到头），恢复身心，它们还不够紧致。一种松垮的不足的身心状态不利于写作。情况就是这么一种情况，擎着一支手臂也是没必要的。过度集中是没必要的，鸬鹚与蝠鲼在这里毫无必要，天花板吊顶在浴室中是有必要的，排风扇可以排风。

情况在持续抵达，不断有新的情况出现，

在烟雾中新的与之前没有什么不同的情况持续抵达，要持续抵抗它们，总在不断抵抗它们，而这又是一种什么情况呢。仿佛一朵花总在持续开放而来不及凋谢，仿佛一间印刷厂倒闭后继续倒闭，两次仿佛。

只是坐在马桶盖上，稍息而不是说这会儿是草原上的雨季。

有些情况需要再次确定，包括它的脚注与尾注，包括总是听到楼梯上有人上上下下的脚步声，或猫在屋顶上游荡，或总是感到翻滚，胃部在翻滚，脑壳里有什么东西在翻滚而涌动，镜子灯打开着，总是感觉缺少一些光线，一些黑的光线要是它们不够亮度那么它的光线感仿佛是黑的，需要反复确认的并且遗憾是肯定的，怎么说呢，在一个阴天这些情况实在也是可以避免的。

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考试也是。窗户也是，但也是什么呢？一个窗户必要但不重要，重要的是窗户的外面。在那里，冲突不可避免在发生，一根木头倒在路上。

经历一些风雨，阳光照射和日夜的更替，它在路边长成了这样一株树木。无论它是不是一株桔子树，还是别的无害的树木，这时，我喜欢它的样子。不算高，它的枝条也不算繁杂。与样子无关。与它经历的那些雨水，那些裸露

的日夜有没有关系，我想应该是有的。应该就是我喜欢它单独在路边的原因，是我自己的原因。是一种我自己的地理风貌。

一间浴室一根脊髓一个建筑，一株完全的树木以及它的旁枝，一个潦草签名。

起雾，要是这样想，它没有冲突，是友善的现象。否则，它只是勉强及格。要是只是一只拖鞋吸在脚上，那就不会有这样的想法。起雾与拖鞋它们代表各自不同的那种情况。

这一页要结束，柔软的一页。另一页暂时还不会开始，柔软的空白，可以开始，柔软的一种温暖临近。一种柔软的情况现在可以被拆除了。在它的反面是新的不含风景的地貌。

衣帽钩，镀银的光洁亮度，把一根手指搭在钩子上。

水壶

那么回忆，没有方位与深度与边界的回忆算不算是在回忆或只是在休息，那些回忆物可

靠吗，没有基础的回忆，一种不断往前推进的视觉运动，一些关于回忆的语句没有意义，一把水壶摆在桌上，适当地回忆但不是准对它。

在一个上午两次看见灾难这个词语，对于这种词语，如何使用它是不重要的，没有固定格式灾难让人感到沉重无奈但主要是不好的沉重。

一把水壶静静摆在桌上，下拉这个动作合适它吗，它有什么疑问吗，关于它的疑问是一个什么样的疑问。怀疑是否是一种优良的品格，适当的怀疑是否有利于一个民族的产生。一把水壶或一些风要有疑问，那么它们当然可以被怀疑。只是毫无意义。

被一个声音打断一种正在进行中的疑问，一个清脆，简洁，重复，不带有疑问色彩的声音，一种碎片形式，当意识到它的问题时已经来不及了。一种碎片没有来源是突然产生的，又忽然消失，只留下一个短小的记忆在空气中回荡减弱，一个疑问这时停着不动，没有价值，仿佛水壶与革命的什么？一个词语不在它合法的用法中是没有意义的，一个安静的游戏没有人参与。

看见什么便失去什么，关上一扇窗与大海有什么关系，以及那些浪花。窗帘把光线遮挡住了，窗帘阻挡了光线的抵达，从遥远的地方射来的光线最终抵达这块窗帘，它是如何抵达

的，只知道它已抵达，一些抵达的光线完成使命，这还算是好的，短语与呼吸是另一个需要考虑问题。

它们不断往前方推进，一些碎片或一些不像是回忆的东西，一些感到沉重但此刻没有实际重量的杂碎，当一把水壶摆在桌上安静而黑。

有特殊的视觉吗什么才是特殊，上帝有无数视觉并且每一个都特殊非常，这种情况非常不利于有序地去回忆。童年要如何回忆，通过这一把水壶，以及它的安静与黑。

一把壶盖翻开的水壶，一件自身关闭的容器，与物相处而物独自存在。

一个好的桌面是一个好的平面，水壶摆放的位置正是这个平面的中心。一把立在一个平面以上的水壶没有投影。平面没有接住它的影子，一个隐藏的事件在，但还没有发生。一个人必须是一个平静的人，异常水平没有微澜一个人如此静且必须他知道，在回忆中（无论它们是什么）荡漾并置身其中，他在休息。在对身心的恢复中得到稍息。

喉咙里有一种苦味，介于浓重与尼姑的委屈之间。但这种描述是不稳定的，因人而异的，是事实但不容易理解，是真实的但意义微弱。

此刻也是一种回忆吗，当然是。

没有更好的此刻这种说法，此刻无法与此

刻比较。而回忆，它们总是没有方位与深度与边际。任意地回忆，游荡或只是躺在沙发上在休息，望着一只水壶的静与黑。

逮捕这种事时有发生，就像端起一把水壶。如果两者有相似之处，它们就可以在光线下并列，在记忆中叠加。

客厅

距离产生山水在适当的距离以外，在没有社会的山水间游荡。山水彼此怀抱，小桥与流水木屋，一些带翅膀的鸟以点缀的方式飞过山水以上的空白处，空幽的地图中人影尽可能缩小或无。人在暗处，在山水以外，一种距离忽远忽近忽明忽暗始终没有得到确认。这正是游历它的方式。其次，客厅已足够明亮。

解开，人在暗处。在暗处的明亮中去解开。假设一根绳子在暗处，它如何解开。假设不是暗处在完全明亮中的一个人，她就能独自解开？以及解开什么呢。每一次假设长出一条歧路。

从这儿望过去，拨开雾帘，路隐约在山水间，无论秋天还是冬天，当然，秋天山气更佳。即使冬天，下雪也总归还要过些日子。这不重要。山水或枯或荣，自有它的演进规划，就像虚拟的日子总是过一日是一日，有时明亮，时而暗淡。这不重要。困难但都会过去，即便它的状态难以解开。路是一种解开的途径，那些分岔美得让人想哭。但真正严肃的事物是游荡，它的定义是明确的，而不是以解开为目的。这就需要一些想法，无须结构，只须忽明忽暗地去想。一些想法空荡沿着一根铅笔的笔尖四处游走，沿着那些雾气以上的山尖。想法，并不含解开山水的实际途径，它顶多是一种无须回应它的假设。它不是思想。无须思想，一个客厅要足够明亮的一个客厅，明亮要足够，一些想法而不是思想足够明亮但它又能解开什么，完全没必要。山水，假设它是一种场，那么它始终无法去解开，能解开的只是在暗处的一根绳子或她自身，作为一件道具或一种对象而不是反被它控制。身处其中，但又能保持游荡的那种距离是美好的状态。要足够均匀，抽象，忽，要尽可能避免因频繁计算而造成的大量失误。

山水延绵，雾影绰绰，游荡其中的人完全忽略了笔法上的错误。刺客呢？他在暗处。反复练习那个单一的动作，其实早已提前迷失在

山林中。他丢失了距离。与同行的一个叫陆游（卢照邻，但一定不是范仲淹）的人，字务观，号放翁。不知道，他进入这山水地界似乎另有目的。光标闪烁，一把茶几上的指甲刀，一个零食餐盘，拉上足够阻挡光线的宽大窗帘。词语，或明或暗散落隐没在山水中。

厨房

这是一把勺子。这不是一把勺子。这不是一把勺子或一个整体，或是不是一个代词，都行。厨房密集。在厨房烧水，望着并等着一个壶嘴冒起烟雾，附近缓缓且密集。这是不是一把勺子，握在手上它不动，丢在一个平面上它还是静止的，一把精光铮亮的勺子。厨房狭窄密集，蓝与烂，蓝缕，有时它们同音同义，封建时代已经过期了。这当然是一把勺子，（附近有什么东西在缓缓移动，昏厥）在所有勺子中的一把勺子，在未来过往与此刻它都非常勺子。一把勺子必定是像一把勺子那样的东西，

一种容器特征并不明显的舀汤工具，一件静物厨房中密集静物的其中一件，是镀金色的，自身的唯一的，以及工业制品。以及作为整体必然的一种封闭。握着勺柄，用它来祈祷，不现实。把它丢进微波炉（三洋牌的），关着，明显也没大的意义。

但这是一把勺子，标准而严肃。虚无，冷漠但又与人的情感交集，在物品密集的厨房它没有陌生，离手头最近。在一个人意识形态始终薄弱且涣散的厨房，这一把勺子的方法是什么？它作为一件物的方法的形容词有待挖掘。它的少量属性如此明显。它的长、宽度以及厚度。它没有额外的动作，除了静止不动，以及硬。以及完好，它是一把完好的勺子。无须讨论，它是完全显示的。

相反，这是一个有这一把勺子的厨房。这样的说法并不会让这一把勺子变得神圣，与厨房里其它物品有所不同，神圣是先天的。密集但算不上多气闷的一个厨房也许是一种让人身心愉悦的空间，只要足够忙碌，抑或长久充分望着一个壶嘴，远离混乱的前线厨房是安全的。在这一个有着这一把标准而必定严肃，虚无也实在的勺子的厨房一个人显然是外来的，一个人在这一把严肃而必然虚无的长柄勺子斜对面显然意义薄弱，一个人显然不可能被一把勺子

照顾，一个人涣散，光有情感的游荡一个人始终远离物。它是一种附着吗？不，它只是一种外来，它不在厨房。这个厨房暂时是这一把勺子的，尽管它的统治感并不明显。也不神圣。雾气从壶嘴缓缓发生，人的附近（尤其在她看不见的身后）有什么东西在缓缓移动，昏厥。而这是一把勺子，重新握在手上的一把勺子，它有实在的重量。它的形状的价值要远大于表面的那些光亮。因为什么，它有一种不可替代的感觉，也许是因为一把勺子没有迭代。也许是厨房密集。也许是勺子就是勺子，无论它如何被注视，它不会有感动。它始终静物，一把勺子，即使像完全等同于这一把勺子的一把勺子它本身就在终极处。在无论丢在一个平面上，握在手中，还是在更广泛的宇宙时空中，它以自身为终点，没有害怕与孤独。与象征意味，而只是局限于它舀汤水的使用价值。在一个由光线、虚空，密集物品作为一种背景与气氛与望着一个壶嘴冒烟的一个整体的人构成的厨房，以一把勺子的对象这一把勺子的形式被反复发现。

两只袜子，象棋

我们对可能会发生的事，必然会发生，正在发生中的事感到倦怠，没有工夫去伤感，袜子已穿在脚上。我们是我的复数且我与我相等。袜子已穿在脚上，我们减弱，美好的事物在减弱，在与不在同样减弱，逐渐失去界限，我们倦怠。两只袜子，我们始终倦怠，（神的手套在哪里？这都算不上是一个问题）一些什么东西随时昏厥在减弱。大的循环是不存在的，它只是减弱，连同命运抛射出的火焰，这是必然会发生正在发生中的事情。我们卷起裤管，开始徒步测量海岸线。

一个棋子随便丢在棋盘上，不在它的位置上，一个象棋子。一个刻着字的木头。

阳台

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是一个短语。陀螺的陀，孱弱的沉思，把手伸进光线中，翻开手掌向上，接住的只是一些碎片。

拥有一百亿美元是一个什么概念，有多少人有机会体验到这个概念，用这个概念发动一场跨国战争绰绰有余，但它仍是不可修正的灵魂中的一点碎片或杂质，一个阳台完整。在光线中完整而沉默。那是一个平坦的寺庙。

以及一种幻觉，用来拯救一个人的大于视听的幻觉，一种暂定暂时的无修辞感的东西，无须说出的概念、说服的技术诸如此类而无论它是什么，它们是些什么，词语。本身并无罪恶的词语，但有的用法我宁可不用，它们让我恶心的原因不在于堕落与失效，因为这时的阳台，此阳台。

彼阳台在对面，彼阳台没有清晰因为彼阳台是这样的一种阳台它含混而远离中心没有堕落，不可到达。彼阳台不是另一个阳台，即使晾挂着衣裳和风干中的咸肉彼阳台离实际遥远。实际的阳台是此阳台。光线射在阳台上，此时的阳台，阳台，阳台以及阳台，没有关于鹊起的幻觉。

要深刻理解一个阳台，要理解深刻的作用首先要认识深刻是一种什么形状，画面以及它的副作用，一个阳台无风而温暖。全开放，以及不可否定存在一种露天寺庙的质感，而此刻连接它们的我的脑壳空荡，脑汁水位见底，世界观如旷野中的荒草东倒西歪，无所指向。甚至想起十月革命后修剪胡须的列宁。深刻是一种结构性问题，深刻在显性中呈现的仍是幻觉。一头苍蝇暂时飞过阳台，污名化暴露它在光线中的行动，被游戏控制的行动，它的生命中的集合呢，没有堕落的自觉它只是被看见。抬头看，光线中有一种教训是深刻的，而灵魂完整无须修改。一个词语自身必定完整。

奇怪的是，恐惧并不在不分好坏的光线中。但它会随着明亮度的增减有所起伏。它不在形容词管辖的范围，在虚头巴脑的心中，它更像可以量化的物质。所以也是幻觉。

它很容易得出结论，它可以轻易得出结论的理由是不存在的，由此，云也是一种结论，一种句法。

从阳台到此时的天空。从天空永远的空荡到暂时的云，要去得出某种结论是如此轻易。仿佛鸟射过天空，而不用去认识那是一头什么鸟。除了鸟，天空，一头鸟斜着穿过天空的动作以外，还有什么被看见？幻觉，或只能是光线。

但一头潦草飞在空中的大雁会为地上觅食的鸟雀担忧吗，缺少幻觉，它们彼此都不会。不存在一个轻易的结论，而一个暂定的结论在复调中总是轻易的。轻易的实际是另外一种情况。

阳台，在被一个词语找到后成为阳台，这事是怎么发生的。一个词语如何找到它的事物。阳台接收光线的照射，反之，光线落在阳台上并没有停留。阳台在幻觉中完整。需要一种特殊的光线，在本就特殊的唯一的光线中它还是特殊。不可能有这样的光线，光线不可能再次提纯，光线中没有事物。

阳台总是与光线在一起，这也许是它被看着的原因。大部分的天空此时被云遮挡，光线透过云缝射落。它们不是光线。没有明显的光线感，只是一些均匀的明亮仿佛笼罩般漂浮在阳台上。

阳台，以及阳台

一个山顶在上升，树枝向上伸进天空。一

个在缓缓上升的山顶从一开始它就在那儿，到后来，没有后来，一个山顶有始无终，山顶上升。一个山顶缓缓上升，没有到达，它从哪里开始，以及往后它也没有终结，一开始连接它们的是故事，是口头传说，落实到文字也许是一篇讽刺小说都有可能。但山顶在实际上升，（或沉没，谁知道）它的缓慢上升的趋势难以被一个本身变化中的观察者捕捉到。假设这是一件正在发生的事，但，它必定正在发生，一个山顶就在那里，它不可能不发生点什么，上升或下降以及完全没有实际发生。它上升的形式只能来自天空的引诱，而不是内部。这是从远处，从一个阳台上就能看到的。阳台，以及在阳台上望着一个山顶，要望着的实在太多，也可以没有。两种极端，而不是省略。一个山顶在远处以极缓慢滞缓的速度上升，包含它全部价值的这一行动与它无关，它是被动的。善是被动的。以及，或者说一个山顶不存在对自身行为的价值判断，一个山顶稳定但并不可爱。在经历大量沧桑变迁后的一个小小山顶无疑没有可爱可言，它维持自身体上升的秩序但并不可爱。可爱不是一种价值。一个人推开房间门，抬眼望去，一个山顶就在那儿。一个山顶因为山顶树木对天空的进步而给人一种上升的幻觉，自然这种幻觉。一个山顶（附近没有其它类似的山的部分）在自

然中，从阳台望过去，它高于所有屋顶，仅低于空中移动的云。阳台上的土堆里种着一些奇奇怪怪的葱与蒜。这一个山顶从掠过阳台旁边的这片竹林望去，它在山间的那片竹林线以上。它小巧，两条边接近等腰，仿佛一个看不出厚度的一个平面，密集的树林覆盖着这个山顶，但不能阻止它上升仿佛在向善推动的那种趋势。

阳台，以及阳台的高度。一个山顶，以及一个山顶必然存在的一种高度与它的上升。自然，以及什么是自然，请列举出一二三。一些奇奇怪怪的事物组合在一起构成自然这一无须对更大的事物负责的整体。一个人在屋子里在阳台上游荡，没有严肃。没有约束与被动的爱，是自然的，可感知的。一个人（诗人）在阳台的高度上远眺一个山顶的那种高度实在有些奇怪，失语以及这是一段对以及这个词语的反复使用的文字。以及一些毫无对象可言的独语。是不是一个山顶以及它是不是在一个阳台上，它的左右两边都是些什么以及大部分时间只是单望着。连续望着。不间断接收来自这个山顶一种特殊部件的形象，而不是在对话。山顶沉默，无法唤起它言语的欲望。把一些话送到山顶上，这种举动或想法实在有些奇怪。而一个人（载体）随便长久望着它却不说话也是不可能的，他知道那么多事物的概念。一个小

小的山顶，一件屋子外从阳台上看过去就在那里的事物，一件安静而上升中的事物没有到达，一件竹林线以上的事物，低于云以及一，单独，以及以及，以及。因为什么缘故，它的缓慢最先被看到。并反映到心中一并升起。也就是昏厥。

借助一个山顶，学习一些新的老词，精确但不知道它们发音的词语，沉默的字符串。在要用到它们时它成为它们，一些词语好的不好的统一被强行而柔软地倾轧在一起，用来辅助没有目的与意象的游荡。那不是诗。音乐在时间的单向性中回荡，它是如何做到的？箭从弓弦射出。是分行和暂定，而不是菩萨在保佑尼姑的前行，本质上无非是一些资本主义腐败的自由观念。远处传来的琴声在表达什么？摩擦带来的空气震动仿佛能量抖落无法保存。琴声只能用琴声有限交流。耶稣没有第二次到来，反复降临。要是相信这一个山顶的全部内容，那么也可以相信绝对轮回。一个山顶只是上升，上升，不停推迟一种到达，一个山顶不会徒有不可认识的形式而不具备实际内容，一株最高的松树独立在这一个山顶上。它是山顶的什么？引导者吗，抑或牢牢固定在山顶的一点杂质。一个拥有诸多树木掩饰而不单纯只是一个裸露的山顶。以及它必然上升，没有到达。一些接引它上升的词语仿佛光线穿过倒置的天空找到

山顶，一个山顶，这一个山顶。如此可及，完全呈现，必定有起始且永不会有结束。何以如此笃定？因为通过搜索、整理、分析、描述数据等手段的统计学依然保留了城邦这个词根。

阿尔及利亚树

羡慕一只手，但不去评论它，就让它夹着一根烟头让它（这根烟头）独自烧着。

客厅安静而敞亮，戴上太阳镜走来走去，这时客厅安静而敞亮，水壶。它要么奇怪。一件东西或事物要么奇怪要么没有奇怪，要么不是奇怪是别的，但这时客厅安静而敞亮，但它奇怪一旦认为它有奇怪后它便感觉奇奇怪怪的。它逐渐奇怪起来。安静而宽敞中的一种奇怪不是特别明亮但很特别。特别是一种常见的感觉。没有特别。一切都会被覆盖，包括记忆中的一切（它一定经过反复压缩，过滤甚至丢弃但会消失吗，它只会被覆盖），被后来的记忆覆盖，被正在持续到来的记忆、泛泛而谈论的知识与

日常损耗所遮蔽。这时，一只猫特别奇怪，在窗台外面走来走去游荡。猫无法确定。一只猫在窗台外面的窗沿上来回踱步但能确定它是在游荡吗，它有些奇怪。以及古怪，它不会是一个左派或右派分子，不适合这类文学描述，猫类，它们不参与人类历史进程。猫通常没有历史感。它拉的超硬的粪便颗粒全集中在那只沙盘上，一只猫利于观察和想象同时进行，而不是对它评论。

这时奇怪而敞亮的客厅，安静最大，它厚，均匀，覆盖客厅包含的一切。奇怪也许是一种特别的感受，不同于冷的，凉的或温暖的那种体感，就像均匀也是。感到均匀是奇怪的，但并不能说明奇怪在均匀之上，或滞后，奇怪是瞬间到来的。奇怪本身没有奇怪。它总是非常稳定，奇怪是一种稳定的本身毫无奇怪的东西，可以没有。或它有吗？在统计学上它有没有，在感觉中它有。一部巨大的电视它的屏幕关着只有一种暗度，暗度中仍有影子，不要觉得这有什么奇怪。一个星期为什么有七天，如果奇怪，反过来想它就没有奇怪。也就是说奇怪是人为的信息不饱和，并不是一种存在宇宙中的状态。奇怪不可升级为其它的感觉譬如恐惧、无聊或神秘。或其它。一个人总是觉得奇怪（对什么？因什么）是因为她忽然觉得她是一个与其它事

物有所区别的人，而在平常她并不会去想这个并且这种奇怪感只属于她一个人。奇怪因人而异，空穴来风，奇怪实在是有其原因的，并且奇怪这种结果与恶不同，奇怪这种心理并非遗传于完全的上帝，无论如何，上帝不会有任何奇怪。包括那些被造物。要是想换一口气，她就把一只手臂举起。举在空气中，仿佛一株阿尔及利亚树木生长在阿尔及利亚。

在阿尔及利亚，一株树木在光线下闪闪发光。一些好的完全奇怪的光线以及完全奇怪的整个阿尔及利亚地貌，扩大了看，整个非洲大陆也非常奇怪(因为奇怪也是一种轻易的感觉)。它有奇怪的形状，它在墙上的平面世界地图中，与什么东西垂直。失去现实感便会觉得奇怪。因此，阿尔及利亚无疑是一句省略句而不是一个稍显复杂的词。

杯子

玩。假设我预设下午的一次写作是一种玩

(因此一开始我便对这个过程的乐趣有所期待，同时为所需制造的各式信息而感到焦虑：要考虑它们的审美品位、精确性以及阅读时相对友善的流畅诸如此类——这句话是后来插入的)，那么我在玩。而不是想象一个人在屋子里游荡，闲逛，或有时忽然停着不动（她也不在思想）仿佛从事件中完全溢出。

反复看着以上这个语句。它的刻意表述，以及混乱排列。以及，评估哪些地方需要补充。

我的目的是游荡（是啊，我知道！）并且我知道这个词的大致用途，它绝不是玩。而我正在（我必须诚实，而不是为了一种描述——无论其中是不是有大海、群山、尼姑、农奴制与蝠鲞这些在我日常写作中随处可见的东西——游荡与写作总是不在同一时态中）写作：一个字一个词语这样去写，写一个人在屋子里的一种游荡：她为什么不去外头散步呢，天气其实还不错。仔细想，这是一个问题。但事情就是这么分叉的，以玩——不用负责的方式。要照顾的情况总归不至一种。有多种，这要视我如何去玩。如何在游荡与玩之间还能顺畅地写作。游荡本身并无目的，近似于玩，但它们仍有很大不同。玩需要有某种规定。否则，我在玩什么？我不是在玩（一个可及物或不可及动词），是在写作。但总而言之也是在玩：并

没有一根手指指着我的脑壳强迫我去写作，我看着一只杯子，长久看着，慢慢地，这样我也就开始进入写作，如同昏厥。一个人（诗人）写评论，总是会省略一些连接，看着飘逸，没头没脑。当我这样去写语句，或展开这种玩，这种情况通常可以称之为没有具体意思的随意胡说。它的作用仅仅是为了活动手指，或在脑壳中分泌思维处于运动状态下的某种愉悦物质。

一只杯子怎么玩。端起它，能感到一些重量。把它放回桌上，仿佛它一直就在那儿。如果一个人这时正在跳，从地上跳起、落下，落下后又跳起到空气中并且她迅速（在没有落回地面前）说，“我在玩。”那么，必须承认她确实是在玩。因为她提供了一种玩的可能。但她为什么如此急于说。她完全可以落回到地上再说。

这是她的事：约等于此事没什么可谈论的价值，或就让它到此为止罢，社会已经破坏了，而它并不是一件普遍的随处可见的值得去研究的事。

杯子，假设我只喜欢跟我玩。杯子，假设我非常喜欢跟自己玩。那么在这类粗糙的话语中，杯子在这个特定的位置中正好起到了一种什么作用，是一种提示音吗？还是干扰。还是一种强制性的玩。它显然不具备对所要表述的涵义有什么破坏性。因此，它可被视为一个点缀，

在语句形状和声音上的玩。它无关要紧。在不可撤销亦无从选择的日子里，它的常见使用方式一般是：杯子，一个远方的尼姑来到身边。

可是有时我也这样玩。我在屋子里的客厅里游来荡去，端着一杯干净的茶水了无牵挂，我说：我，是。（假设这时我的智力降到了一个婴儿的水平）我说：我，是。

这很不正常，就好像一个机器卡住了，无法完整运转。那么，我一定是忘记了什么，而且是故意的我知道。因为我在玩。并且，强制我不知道在玩什么。

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无须证实且因没有增减什么而如同嚼蜡。是我是我是，是的，它是，是我。我说。我说：我是是我是是。这种类似的组合可以不停延展是无限的。而它们仅只有两个字的单位字节。要是玩，也足够了。我可以一口气玩二十秒，例如我是是是我是是的我是是的是的我是我是的我承认我是那又怎样它毫无意义毫无意义毫无意义，这串语音毫无意义。重复，而不是在强调什么，只是毫无意义的冗长重复。这很危险。因为不好玩。一只杯子，我是。当我这样说并停下脚步想。这已经不是危险不危险的问题，是我必须停下。一只杯子端在手上，当我是。

写作不是这样的。没有产生确定的信息，

仿佛只是一个人在山中空荡：除非一种特殊情况，这种游荡本身就在一座叫空荡山的山中。

一只杯子，我是。接着，一只杯子，我是。接着，一只杯子，还是一只杯子我是。她以重复这一形式来确定她说过的话，（她在担忧什么？）来确定她并且这其中不包含一种性别特征的强调而只是她。并且她给人感觉绝不是在玩。看上去像，但她不玩。或她并不知道是不是在一种玩的状态中，她有时是完全不知道的，孤立的。也就是说，“我”或“我是”这个词语发音对她而言并不特别（想象一株她时常见到的路边的一株随便什么树木，并且在路过时她总会停下，望着它。仿佛它是一个对她而言忘记的一件什么事物。没有额外的连接，她无从想起）她已忘了先前的那些训练。

但这对她而言又有什么乐趣呢？显然没有。

杯子，我是。或：我是——杯子。在“我是”与“杯子”之间明显有一道无法跨越的纯空白鸿沟，并且去想象这个空白的宽度。

那么，假设一个人这时正在跳，从地上跳起、落下，落下后又跳起到空气中并且她迅速（甚至在上升时她就已经准备好了）说，“我在玩。”那么，从情感上，我必须承认她确实是在玩。就因为她确实提供了一种玩的可能。

但她为什么以这种说出呢？她完全可以落

回到地上，歇会儿再说。

菩 萨

菩萨慈悲，沉默。离佛的觉悟还有巨大落差。一尊搁在书架上吃灰的大慈大悲陶瓷菩萨以这种形象通往它的缥缈真身。物即佛，一旦成立便失去变化的可能。一日成佛。从地上捡起一根树枝，丢回地上。无法确认真假的菩萨通向自身之路坎坷，但总归不可到达。

在菩萨心里，以及一个塑像通常中空，内部没有光明。菩萨与它的反面。

一种什么样的体裁可被称为散文？除了散乱任意的非标准化形式，缺乏逻辑感觉与自然推进的排列，它又不像是一种语句的堆积或集合。在它制造（实际上更像是相反的一种拆卸行为）的迷宫中它藏匿了什么。它显示一种思维的强度，但不是体裁。菩萨保佑，保佑一切需要照顾的事物。

从菩萨身边走过，一个人既不增加亦无减

少。但无形中被微暗的佛光吸引，缓缓思想过往的罪过，柔软而轻。在菩萨的斜对面，她停着思想，既想不起从哪里开始，也不清楚面向的是什么，她会哭吗？很难。菩萨慈悲，沉默，更倾向安慰而不是一种催化剂。如此一来，临摹就成了一种谈论（接近）它的方法，是合适的。

一尊金身菩萨慈眉，细长低垂的眼帘与柳条眉走势趋近，仿佛以一种狭窄的视域去评论世界是正确的，仿佛它关闭或虚设的内心只是空无：仿佛佛：这正是它看上去慈悲而沉默的原因？（那么，落在溪滩上一块随便的必然也独一无二的石头是否也是）一尊菩萨金身斑驳，脱落，没有丝毫遮掩，仿佛对语言完全开放并且超越，周身发散着无色无味的超世领悟。菩萨，一尊女菩萨，无论多么宽泛的语句也只能表达出局部的意义。菩萨，在一个人心中的菩萨，能感受到对方痛苦的菩萨不分性别超越动物的性，必定也升起怜悯的心它可知道。被置入一个人内心的菩萨，非物非精神，适合用来祈祷的菩萨，又没那么的工具感，既无神秘可言，又始终不可及（它另有其形象不是吗），从书架上取下，被请到书桌上仔细摆放。在一个还算明亮的屋子里最明亮。临摹的第一要义是首先审视那些直接到达的信息，分析它们究竟抵达了什么。那只能是一。一尊菩萨统一，轮

廓外沿清晰，能确定与认识到的，又无法确定与无从认识的似乎首先是它的一。一尊菩萨，或菩萨世界的一个终端，一个足以握在手上掂量与把玩的偶像，勉强完全、至善，以及严重被世俗化。菩萨，一个好的类别，在传统观念中，有一些好的人也有幸被分在此类。它的盘坐其上的托盘没有莲花状的装饰，只是一个粗陋的蒲团造型。菩萨，它，你，双掌叠加，搁在一只裸脚底板上方，佛衫轻薄飘逸，整体光明而立于巨大的天地之间，无须依附也能牢牢占据着宇宙的中心。使得那些朴素的想法根本无法接近。有骑马匹的菩萨吗？至少有打伞的那种菩萨。这涉及到它们的出现。菩萨的出现绝不会是一种偶然：在过去、现在与未来，菩萨先进，已经不需要这类时间上的概念。当一个人抬头望着窗外的山水风景，她心里想的仍是摆在桌上的这个菩萨。分别是前者是一种图像活动，后者仿佛一个暗示，一个词语，一个完全与视觉无关的轻声呼唤：菩-萨。心使得这两者混合在一起，成为一种什么？并不是一种明确的信息。也不算是迷失，但总归在那里。并感到安详。菩萨保佑，内化于心中的大苦大悲菩萨大师，要相信总有一些时候一个人是虔诚的，在她感到虚空而无助的时候，她的所求并无实际指向，更多地只是想被一种轻盈而温

暖的东西填满。而不是去主动成为一个缥缈菩萨。她始终没有掌握沉默的方法。也就是说，反复临摹一尊菩萨，她便能接近吗。一个人在一张纸上随意图划一些杂乱的线条，再照着它临摹这些线条这幅图画，她如何知道，忘了已经消失的那个过程她不知道从哪儿开始。因此，菩萨并不是用来接近的。它更像是这样的一类事物，或一种需求：当你清晰地知道它是什么，它便越离你远去与不在。而这（清晰）是不可能完全做到的，菩萨被预设为那类先天模糊的东西。可以反复临摹它的所见，但形成它的过程似乎并没有严格的步骤秩序。有人认为它是从混沌中产生，出现的突然的完善，仿佛一。不，菩萨没有过程。但这显然又不对。菩萨史即便浩繁仿若星空，总归等级森严，传承有序（它们有退出机制吗？假设有时它厌倦了那些无上光明，持续的永恒不变的沉默）菩萨，总体算下来，大概也只能是一笔糊涂账。

（不像一头鸬鹚，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倒置的菩萨，挂起它的那根树枝因它的沉重而低垂下来）在一个人（香火主义者）心中，菩萨与沉默。除此以外，应该别无它物。（两种情况，同一个问题：两个菩萨对立放置，它们彼此能感受到什么：从这种沉浸式表演中产生的东西必定相等，相互回声；

二、一个人站在镜子前方，望着镜中的虚像，她是否清楚，它其实并不是在内心里的自我形象。但奇怪的是，当她，她们走近镜子，一种重叠或彼此的进入似乎在强迫发生，并且这种强度总是随距离的缩短而激增。)

水平望着一尊菩萨，总感觉它的视线要更低些。仿佛在回避什么，肯定不是因为害羞。

它是流线型的，菩萨的肩。

重新把它请回到书架上，搁在那个相框旁边。可以穿越万千时空的菩萨，请你无限保佑她。

阳台踱步

要确切地认识它。这是一片竹林。而这是一个竹子晾衣架。这是（看向一件东西）什么？妈的，一个蓄水池！并且只是。它唯一的用途是蓄水。它很难有别的用途：比如用它来养鱼。在阳台晃来荡去，很难认识到在踱步中缓缓举起一只手臂，这个轻度行为意味着什么，一种无意识的肢体动作，一个坏习惯或什么都不是。

他是怎么注意到的？而且是在它完成后的一段不短的时间以后。它没有目的。牌盖着，只有对家知道那是一副耀眼的超对。或它当然也可以是，要是把踱步看成是一种专门的学科，并赋之这类动作一个术语。近超的意思是接近超脱（这又从哪儿说起呢）。而鸬鹚是一种中国常见的黑枕黄鹂，甚至都不用知道它的读音，单看这个词语的结构就大致能猜测到它是一种体格不会太大的鸟雀。一片竹叶暂时落停在栏杆上，它原先在竹林中哪一根竹子，哪一节枝条。是什么在如此确实无误地监视与记录这些数据，使得它们总是在具体的位置上并且永远翻开（显示）。牌闷着，她都懒得去看这两张底牌（但在心里，她认为是一对3，至少有一张是红色的♦3。也许是♣A♦3的组合，她有预感）。但她的直觉向来不够准确。

这是一片竹林的局部，微弱的风吹拂它们的叶子，没有发出那种竹叶与竹叶的摩擦声。它们只是随着枝条在略微晃动。有一种江湖龙虎斗的感觉，但很快又被一种纯粹而密集的植物感覆盖。它没有太多展开的潜力，这一小片局部竹林。而一个人拥有的只是这些东西（在通向佛的道路上），所以他放下手臂，叹了口气，有时停下脚步不动，长久望着。这种安静而让思维处于微弱活动（仿佛随时会熄火）的观察

给人感觉是长久的，它滞缓。失焦，仿佛一次在云雾中漫无目的的长考，仿佛这些竹叶只是竹叶，不可认识。由几十根竹子错落组成的小片竹林，在阳台上，他主要近距离望着它们的树叶。距离近到伸出手便能抓住，也就是说他其实是在面向这片竹林。它们是单对单，静与静的对峙关系，也可以认为两者对称。两幅牌都盖着，两个玩牌的人陷入游戏中，没有严肃以外的任何表情，只是在用单手反复抓套自己的筹码，虚构准备要去表演的故事。这是一个关于如何表演故事的游戏，赢家通吃。那一张红得发亮的♦3始终是她的心结。她的表演动作是不情愿地在桌子上点两下手指，表示过。

一片竹叶晃动，摇曳。一个被动的动作。它排斥这种惯性，它总是努力要回到原先的位置上。它不表演。它的故事无疑是确定的，与摇晃它的风无关，不接受任何分析，它树叶。对于一个望着它又没有攻击性的人而言，它最多是一种提示物。它提示了什么？这又不是一个游戏。一个人在阳光大好的阳台游荡，玩，反思错误，但这里不存在游戏的成分。不存在自己跟自己玩（那只能是一个坏循环）或跟一片眼前的竹林表演一种对话模式，去评论这个那个，以确认他是活的，在的，或者始终有一些什么杂虑在困扰着他（它当然是，但无法确

定)。不应该把一种有限度的活着视为一种玩。他没有超越活着以外的其它形式。他在游戏中，是游戏的资料，他甚至可有可无有时他想。他要是想得远一些，偏一些，那么他总是会想到这一点（这有什么意思呢？它不会引起任何变化）。这让他的游荡似乎有一种静态化的感觉，但他确定，这里一定存在比喻

（想一想，一旦没有从比喻或类比或比较中获取差异与相似，一个人又如何去思想呢：思想首先是一种活动，它无法静止——是不是可以引入这样的概念：权力限制了想象的能力？）

的成分。他不知道。不想知道。但他知道，这是一片竹林，竹林中的一片竹叶。他接受这种语句表达，并相信它不会有错，它什么信息都没说出。是微弱的，但是确定的。而临摹是另外一种情况，它似乎蕴含一种目标，即尽可能接近眼前的这个事物。这让它更为接近一种游戏的感觉。并且或多或少总是需要在思想时去花上一些力气。

那么，都不用去假设。一张始终盖着的纸牌是一张♦3的可能总是与其它牌面的可能等同。它是♦3的可能性不是虚假的，尽管这种难以把握的感觉大致接近于那种虚假的幻灭，但它真。虚假的幻灭，这算是一个病短语吗。它看着异常而病态。在心里，她反复临摹这种结果，

翻开后，♦3，丢掉。再翻开一次，♦3，弃掉。她一次又一次对这张闷牌的可能进行临摹，牌面越来越红，甚至红得让她有些头晕，仿佛它只能是♦3。她张开着嘴巴，没有表情，也没动。一张竹叶，正反两个面，向上的那一面（正面）接收光线，相反的那个面的用处是什么？或者说一张竹叶事实上只有一个面，完全面向阳光的那个平面。而在纸牌游戏中，一张纸牌的正面其实是它的条纹面（它向对手展示一种永远的零信息，以及牌面的各式可能性），否则，游戏无法进行。猜想的前提是知道如何临摹。假设有一只未经训练的鸟看见一张闷着的纸牌，它不会对它的反面有所好奇。竹林中的随便一张叶子，这当然可以这样说，这片竹林中的随便一张叶子。因为它们都是差不多的，近似的，以及叶片的两个面完全向外展示。临摹不等同于描摹，前者是用全部身心去接近事物的某种过程，即一种写作方法。当一个木匠看到一块干燥的木头，他便迅速地开始临摹，用手掌来回抚摩木头的纹理以及硬度诸如此类，他对此已非常熟悉。同理，一个篾匠看到一片摇晃的竹林他会想起什么呢？一个书生呢，他会不会想起虎。会！尤其在旧社会，这种可能性实际存在并且相当明显。但那实在离题太远。尽管离题本就是一种当下时兴的临摹手法。

让牌继续扣在桌上，继续看会儿竹叶，连同这一小片竹林。要是实在想念一个人，最好的方法是反复在心里念她的名字。

一小片竹林

它们，或者这些。在光线下，或竹叶群反射着发亮的光线，正式起风后，它们开始动摇。它们，或这些。

欢快，如果它们给人欢快的感觉。顺从呢？它们顺从。这些竹叶遵从这片竹林的整体布置，各执执行抵御风的任务，具有一种团结的幻觉。以家族的形式汇聚成一种集体面貌：有时（一九八六年），一个孩子顺着一根较粗的竹子爬上来，攀进阳台。现在，另一根竹子长在那一根竹子原先的位置上。

始终是同一片竹林，增加与损耗在持续发生但它始终是一片竹林并且只是与自身接近。一片竹林，对它最为粗糙的一种表述，如同它是一个具有明显边界的独立生命体。是吗？这

就等于否定了繁殖应该具有的意义。

没有竹枝条的一根枯竹在风中完全不动。

光线射在竹林上，少量穿过密集的枝条与叶片的间隙：更合适的观察方式是平行于光线而非与之垂直。

忽略掉风的因素，它们看上去相互推挤，排斥，枝条与枝条，哪怕叶片之间。它们需要保证彼此的距离。前提是不去考虑风的作用。竹林中没有鸟声，也没看见鸟的身影。大概是季节不对。

更粗大的竹子与更大面积的竹林是另外一种情况，那种情况更适合玄谈：通常是远远望着山那边的竹海，或想象一个人已经身处其中。而这只是一小片阳台旁边的小竹林。可近观，而不是远眺。它离具体与真实都非常近（如果必要，可以去熟悉每一根竹子的大小与年份，以及某个孩子多年前在竹上刻下的那几个笔划结构松垮的字痕：没记错的话，有一根竹子上刻着“齐天大圣到此一游！”）。那种小巧的青色雀鸟不在竹林，有两只鸡冠通红可以忽视的雄鸡停在那里不动。不像是在听风。而竹林中那种特有的风中的静或沉默，也应该放在更远更的那片竹林中去讨论：详见《瀑布：大写、在社会主义、竹林与玄谈庙。》部分章节。没什么是应该的，或有什么不是应该的呢？包括一

小片竹林以及射在竹林上的光线。有风在活动，树叶就应该欢快地摇晃。那是它们应该有的样子。

伸出手，但不翻开手掌。只是让光线射在手背上，遮挡住射向竹叶的那一小片光线。也许是因为缺少主语，这种纯动作描述仿佛一种指令。但不是。一个人这样去做，是他已经这样去做了。他没有预先向自己发出这类命令。他在想，并且想起一片竹叶夹在两个大拇指之间，其它手指交叉握成一个中空的拳，这样就可以组合成一件简陋的用嘴巴去吹奏的乐器。可惜他一直没有掌握这项技能。他试着吹了两声口哨，也没吹出明亮的声响。他不擅长这些。

它们，或这些。他跟着它们近距离摇晃的节律，（在那强劲的视觉运动压迫下）内心尽可能平静，但仍有所动摇。

阳台上

这是在哪儿？又在怎样的一个过程中。返

回，并环顾这个阳台。仿佛缺少了一点用来握在手里的什么东西。

并没有值得去奇怪的时刻。

竹林

（迎接一种对日常而普遍事物的关照，可认为是在临摹。只是这种给人感觉稳妥而精准的描述同样也给人带来倦怠。除非事关要紧，否则没有谁会频繁地去使用这类词语组合，把它们强行关联在一起从而产生的某种效果。在这里，某种的意思指的是因人而异。大致上望着一小片竹林的轮廓，长久望着，进入一种仿佛深刻的境地又不断返回，仿佛相互关照。一片竹林无须关照，它自治。只须灌溉，施肥，挖除低效的竹子，尽可能去保持竹林间的爽朗、明亮度，以及高产性：这是他不会去想到的。面向一片竹林，他首先抛弃了它的实用功能。其实，强韧性的竹子用途非常广泛，可以用来编制像畚箕、扁担、鸡笼、渔排、篱笆、挑梁、

柴刀柄、粮仓、刷锅掀韭、椅子、春凳、床、箩筐、耙子、竹筛子、晒谷子用的垫笠、斗笠、扫韭、粪勺、水壶以及热水壳落、搭脚手架、吹风筒、引水槽等等各式农具与实用器物，在某些方面甚至完全可以代替树木。以及改变东方人思维方式的筷子或干脆当柴火烧。这些他统统很少顾及。竹林，由一些竹子与竹子之间的空隙构成的一小片竹林，在一开始，便被视为一种景物。人面向这个景物，而景物面向的是自然。他的动作是从自然中取出这个景物，作为对象去反复临摹，以增加游荡时的趣味。同时又反向被景物吸引，陷入它的物理性质中从而丢失或迷失在无形的无色无味的自我中。诸如此类，不断昏厥与在烧焦前迅速返回：另一种游荡形式。这其实是一种通病。在一个人消耗那些艰难时间的行为中必然会产生副作用。写下它们，便成了一副作品。)光线穿过竹林。就像一些闪烁的光线穿过竹林，落在地上。一小片不大的竹林（仿佛可以轻易地去把握它的整体。不是的，它仿佛只是为了在避免一种思想混乱，因它表述的简洁而不是真的能摆脱困境）风使它持续晃动，始终在一个安全范围以内。光线持续射在竹林上。这里有什么特别（不可理解的）事在发生吗？

从一个个体的体验上来说，没有。有，也

因它的特殊（除非它真的极端）而无须去关照。它有时吸引你的原因，只是你先天有那种鸡肋般无法挥去的想象。

院中小息

循环，只是循环，在循环以外看着循环，没有循环，三个坛子，大小不同，口径不同，名称一定各不相同，它是缸还是瓮，抑或一只坛子，缺乏生活经验，日常劳作严重缺失，气力微弱，呼吸与心跳感觉均匀，一次呼吸长，迟缓，呼出废气与吸入崭新空气，疲乏的生活，举起，快些举起，举起什么？举起一只手空着它在举起什么，疲乏地活着，一次呼吸缓慢、超长，胸口膨胀，瘪落，一次呼吸完整表达它的漫长感与徒劳，衔接另一次呼吸，不能缺失的呼吸，在呼吸，聆听一次呼吸，从鼻孔发出声息，生命的气息，浑浊，清凉，带着一丝女媧的口臭，古老的污秽的口气，自然的气，氮氧含量，在一个低能量级空间里循环，无非这样，

三个坛子中间的那个瓮，酱色釉面的容器，空心，用来腌菜，羽化一个和尚，用来盛接洁净的雨水，它一定能发出好听而沉闷的声音，它不发出声音，声音闷在瓮中，用手掌击拍，把耳朵贴在瓮上，一个儿童游戏，听说可以听到海的声音，扯淡，从来不会，那只是回声，渐弱远去的回荡，仿佛海浪反复退去，在一次接一次的循环中远去，那个儿童随即昏厥过去，惊醒后又感觉莫名遗憾，他到别处玩去了，他远去，不再返回，留下瓮在原地，在四季轮回中保持静物的绝对混沌，三只瓮中一只坛子也许它是，灶神，相似但它们没有继承关系，并且静物而不玩游戏，没有喧哗而只有沉默，忧郁的鹅类，要翻牌吗，持续犹豫的鹅，要翻开那张底牌吗，那张必然的♦3，请系好安全带！一次略显漫长的小息，以达到照明四周的目的，要照顾的东西始终很多，要学会迅速停顿，稍息，短暂的回顾，想想发生了什么，发生过什么，是一些什么在发生而没被注意到，三个瓮或坛子，或缸，一个人在心里自说自话，独语（不要去分析它们）在呼吸中吞食烟雾，阳光甚好，坛子立在院子中，自身同时脆弱的菩萨（一个人已掌握它的大部分用法），缺少一样都不行，走过去，把其中一只坛子举起，有那种需求吗，没有，即便在总在抵抗行动的思想中，它不可实际发生，不曾

发生，没有那种气力，与无信仰的勇敢，只是荒芜着，这也许是对的，一种旷野中败草的感觉，当然，这些没法比较，可以无限延伸但无须比较，三个坛子与一个菩萨，要是比较，谁更有耐心，更有发言权谁就是荒芜，一个人（外面下雪了）抹黑回到家中，还有比这更荒芜吗，屋子温暖，亮着灯盏，在阳光下，情况也没什么大的不同，三只坛子或瓮，外加一个在旁边一直冒着烟雾的菩萨，可用到的感觉类形容词并不多，比荒芜更应景，更干燥，耐操。

一个盆景，枯风景，包含无数个句子的一个盆景枝条曲折，根据需要它曲折，意味这表现它的句子的句法曲折，承受一种病态的生命形式，可以看见那种扩张与努力，是可以看见的。

单独，但不是荒芜。单独中没有荒芜，在荒芜而必定巨大的背景中，一个立在院子中的坛子的积极意义只能是什么呢，它的两边还有两个类似的坛子。有一些是空话。有一些不是毫无意义而仅仅在表现一种毫无意义的荒芜感，它无处无时不在，即存即取。

临摹一只坛子或瓮，与临摹一小片风吹动的竹林，这种比较是危险的，尽管对双方不会带来伤害，但它们并非连续而交替的事物，那么，这里一定有什么是默认的，不可去触发。因为在比较一个坛子或瓮与一小片竹林时明显存在

一种障碍，即使它们都可认为是一种常见的景物。并且，尽管它们所引发的思想路径大相径庭。也就是说，只是比较两者的不同是一种比较吗，什么是比较？一个坛子结实，而一小片竹林在风中的摇晃幅度是那么轻。

呼吸，吸气总是先于呼气被注意到，那它为何叫呼吸而不是吸呼。这是一个可被排除的问题。因为一个人只是坐在院子中心不在焉地休息着，阳光大好，大势望着三个坛子或瓮，或缸的组合物他感到一种吸入与呼出的行为在交替持续发生，仿佛在种植业中必然会遇见的类循环。对此（类循环），他完全没有经验，只是想起并说出，一个也许根本无人提及过的概念。他又是怎么获得的？三只坛子或瓮，或缸，要完全列举清楚它们的命名需要有八种以上的排列（除非它们都不是）。而且不重要。这就像（举例）一匹飞马对马的概念的干扰无足轻重，在即便是在任意的奇怪的一天。不可分拆，马，这就像（花掉一个上午营造出的）一匹飞马对马这个概念的干扰无疑是失败的，即使这一天确实有些奇怪，毫无重点可言（有时，他只是在担心某根胡须会不会忽然变白）他总归没有被任何一种变化中的情感所击中，迫不及待等着老去。

无非这样，在一个低能量时空。

飞马

现在是中午十一点准，已是中午。

马不会飞。飞马是一种带有巨大劲翅的古代神马，通身包括飘逸厚实的鬃毛全白。一匹飞马停着，飞与不飞是它的选择。它没有那么全面与当代，没有额外的选项，一匹飞马只是停在阳台上，收拢翅膀。

好而安静的马匹在雾气中，在河边驻足饮水。那是我们通常认为的一匹好而安静的马的样式。飞马当然不是。飞马不像一匹好而安静的马那么通用，但能满足我们对马的一些非法想象：诗作为一种简短的写作，它必定充斥着巨大的失误，同时遮掩诸多遗憾。那么散文呢？它不会比诗写更激进，散文没有确切形态。而飞马，要是以个人的意愿，它会被想象成一种暴躁动物。闪亮的马蹄，滚烫的鼻孔喷射出浑浊火气，两只粗健的后腿间拖垂着那根手臂长的粉色生殖器。那是它的骄傲所在，包含一生

中大部分的憾事。

想象一匹飞马，而不是去想象一种飞行。如何想象一匹飞行的马匹停落在阳台上？需要一种实际的空想（临摹）。飞马老实，静，它停在阳台上不动的样子与它对一头马匹的想法完全不符。那么，它在想什么？就在阳光下，一些事情正在麻烦起来。这一定是它出现的理由之一。暴躁而静，浑身散发出圣洁的马气。经过仔细观察，也没发现什么值得去具体展开的内容。一小片竹林就在阳台边上，它不饿，望着这些好吃可反复咀嚼的叶子。也许它只是望着这片竹林。不知道，它不是普通、好而安静的马匹，它是飞马，天上的神兽。两者存在巨大的阶级落差。

换一个角度，比如从它的腹部往上看，飞马是不是就没那么飞了呢？从前，飞是一种令人向往的感受，飘逸而不是恐惧。那是在从前。从前没有（不断发生）来到现在，它在从前，一直在那儿：从前有一匹马，好而安静，驻足于河边饮水。大雾升起，它想起那些巨大蓝色的憾事。反刍它们而形成无法排泄的语言，使它必须从马匹脱落，它飞走，射进天空。天空空荡，唯一可依附的风方向混乱，但这就是成为飞马的代价成为一种无形而纯粹的语言现象：由两个单音节组成的一个词语，一种粗暴的莫

须有，一点儿没有重量可近观的对象（使用价值几乎为零），在阳台上。

把一匹飞马放大到整个阳台那么大，但翅膀仍是收拢的。这样做的好处是什么？

代入一匹马，如果是飞马，那么也就代入了一种飞的感受中。它的可见的状态是安静地停在阳台上，不再接受与处理信号。飞大概就是这类感受，不需要动用气力，也无须依靠。脱落，从一匹马。那些遗憾留给马匹。

从严格的意义上而言，飞马是马的变形，而非派生。它的翅膀是自觉从背部抽发出来的，它极少去使用。飞马并不是一种严格的马类，脱离马的形象后，它的定义与描述是任意，可有可无的。日子久了，也就成了一种善于利用空间的合法的马。

过完年，一匹飞马（请勿移动与说话）要飞回南方。其实它哪儿都没去，一直在这种虚假的幻觉（它当然是个病短语）中无序游荡。

浴缸

一种浴缸，一种浴缸中的浴缸洁净，流线型，深度正好合适（路上的一个可以跳进去的坑，深度与大小正好合适）。在浴缸里躺着，躺过或肤浅或高尚的这一天。一小片泡沫。

总是在历史的结果的阴影中，浴缸，一小片泡沫。仿佛一场微小的革命。总是在历史的泡沫中。巨大而泡沫，泡沫意味着破灭总是会到来，缩小，消失殆尽。正如未来也是泡沫。

返回到洗手间，在一只干燥的浴缸躺下，与近处的一些东西相互垂直。周围水草荡漾，一个人嘴里吐着泡泡，朝历史深处发射出他的信号。是一只浴缸在托举着他，情感丰盛而虚幻，一些互相排斥的电磁力。

切换与闪失，在一小片巨大的泡沫中。

在巨大而无边的一小片泡沫中。或在历史的尽头或外沿。或在一个泡泡持续膨胀的中心，或只是在一只浴缸中无限躺着，在一首音乐的起伏中，不断倒下后又被竖起，一件巨大的事物。破灭时，产生瞬间的记忆。破灭后，没有。没有破灭后。只是破灭。

在写作中，热情是种什么东西？它能带来

什么，又在阻碍什么的延续。以及，什么是热情（它仿佛火焰中的红）。在水缸里躺着，一只脚搁在缸沿上，写作。

论写作

假设鸬鹚是对的。那么——仔细看，这个词，这个发音有什么实际意思吗，它明显不是在预示接下来要表达某种结论或转折的意思。意味着一个短暂的停顿，或一小片短暂的空白，或对之前所说的一种肯定。都不是，不像。但它就出现在了这里，单独或联系上下句看都像是在以很低的声音发出的一个叹息。那么，也许它就是一个假词：它只表示一个字符出现在语句中间，它是什么，不重要。有没有逻辑价值，没有。它是不是一种语气干扰，抑或只是杂质的可能性要来得更大些（在绘画中，这种情况经常在画布上出现。但绘画者对这种无意识的意外并不会过多计较，不会特地去处理）

——写作是一件什么样的事呢？一个起床

后的人，刷完牙，躺在水缸里开始写作。他知道（理解与认识：知道是知道；理解似乎是深刻而系统地知道什么；而认识就是认识，认识而已）写作是一件什么样的事吗？

——梳妆镜中他的虚像也在写作，他们对称、动作重复同步且彼此被镜子完全隔断

——预设给他的命题就那么几个：语言是心灵的泡沫，存在是语言的泡沫，而他勉强是一小片单独的泡沫他愿意在他的情感中如此表达自己并接受。这是适当的。一个巨大的泡泡或一小片泡沫，他躺在那只光滑干燥的水缸中，附着在符合人体力学工程的缸面弧度上，想起它们迟早会破灭，在语言内部（而不可能在语言以外）。泡泡通常是那种通透的表面在光线中色彩变幻的一层球面，以肥皂泡为例，它的膨胀越是巨大就越显得晃荡，无法始终处于一个形体上的完全静态，它脆弱至极。它的表面——事实上，泡泡只有表面——流溢着变幻无定的色彩带，就像木星上流动的斑斓气体彩带，或一颗滚动的彩色玻璃弹珠上的花纹——无论怎样着力于精确细致的描述，无论实施多么巨大而密集的事物关联，这些看似稳固不破的语句只要稍稍加以挤压，它们同样也会破灭。像一个第几帝国那样忽然崩塌与瓦解。无论它之前有过多辉煌，绚烂的成就，仍只是辉煌而绚烂

的泡沫。是语言在承担起在虚空这锅汤水中搅出泡沫的任务，没有语言就没有写作这事儿。

不是语言，任何的动作过程都不会是一种写作：沉默是一种特殊动作，但它仍在语言以内以最低幅度剧烈运动。一只脚以及穿在脚上的袜子搁在缸沿上，不动。那不是沉默。那是什么呢？望着这只袜子的这个黑色袜尖，一个人的心灵完全感觉不到晃动，他习惯于这种不在语言中必然也不在写作中的状态。但那又是什么呢？只能理解为是一种没有发生任何心灵位移的倦怠。就因为这里没有什么明显的东西在破灭；转而只能去观察心灵本身，它黑乎乎的，无限内倾。这样情况就变复杂了。用什么去观察？划开并照亮黑暗的那束光线一定非常且独自存在，是他一直无法理解清晰的。他不知道原因。没有比沉默更加复杂的情况。这个时候他没有语言，这个系统正在无尽怠速中。他忽然动了动脚指头，接着回归到写作。

没有写作的运动，他的心灵无法敞开，必定枯燥。甚至枯萎如灰。心灵的泡沫在写作中泛起，朝四周漫延，活动。继而到达无法收拾，进入一种瘫痪状态，过度使用的心灵终将在虚无的语言中涣散，进入寂静。因此，写作总是伴随危险。总是徒劳，总是在指明错误的道路，总是无的放矢，总是惯性大于理性的掌控总是

在一种刻意而又随意的排列中化为泡沫，写作总归是一种语句有序而无所意指的泡沫。是一件美好的事情，写作。无比愉悦，颓废，让人力竭的一片泡沫。是情感的运动，一个恍惚心灵的持续晃动，是对神的安排的必须顺从，写作。它总在呈现这样一种事实：存在过一种特殊活动，那是一个写作者在脱离自然状态下写下的这些东西，一种被使用过度的毫无必要的痕迹。是心灵的暴动，也是语言的坟墓。诸如此类，并不存在广义上的写作。既然一切无非泡沫。

情感自然是泡沫。不存在某种例外的情况（反趴在水缸中，她就能得到解放了吗），一头旷野里的动物没有语言的展开，它不知道自己的存在。它的情感一直被封闭着。它混沌，自然，活动自由而任意，没有充盈或痛苦的情感它什么都不是。没有学习，也无从学习，它因此扎实，它在旷野中四处游荡而不留下痕迹。无所依靠，一种造物，没有心灵晃动的麻烦它几近完美。而一个情感充沛的人有限亦无止境。她要去哪儿？她首先在哪儿？前后无非荒芜，一切都需要定位。因此她成为宇宙中渺小的一个点，一片巨大泡沫中的一个泡泡。她有时感到沉重，望着脚底板。一切都是那么沉重而泡沫，一切都要否定。枯燥，以及枯萎的心灵入死灰般缥缈而沉重，她没有潮湿的泡沫感，她的情

感总是埋在沙土中而无法出淤泥。她叹了口气。接着，又干叹了一口气。她总是这样。是这样的，一个人坐在树下不动，关着眼睛，呼吸均匀，面目慈悲，双掌叠加朝上，后脑勺缓缓升起一个温暖的光圈，他走远了，（虽然广义上的写作并不存在，但天气怡人，附近佛光普照，我们在此默认）他在写作。远离情感，心灵彻底消灭，这一个人脱离一切人为的痛苦，从自身脱落，甚至从语言中脱先，他走远了，远到即使回头也不再能看见自己，上升到一种不再有语言活动的境地，但又不像是昏厥（他不会再次返回）。这就是为什么说佛陀是一个标准写作者，他走得太远，太空，情感空如泡沫。这也是认识到世界（由他创造的一个词语）是一个巨大泡泡的前提。他看到了它的幻生与幻灭。同时在生灭中，看到那些非形而上的积极的因素。写作正是这样的一种泡沫：成佛的道路总是漫长而曲折，而成为人的旅途有过之而无不及。

卧室与棋盘

是与的，物理的四方形立方体的一间卧室墙壁上那种浅灰色涂料是能帮助到一个人进入睡眠的。卧室不是一种虚设。浅灰色意味着潮湿的可能意味着一种回忆的可能，童年意味着漆黑的痛苦，以及其它。立方体在处理空间时简便，有效，利于在其中活动，因为引力始终是向内的且对一个携带质量的人来说不可抗拒。几何的产生，对完美事物的需求产生于文明以前，一张床即使它的各种菱角看着也非常舒适与绝对但这两者无法混在一起，相互衬托。一个房间一个框架无须添置额外的物品只须加入一张舒适的床它便可成为一间想象中的卧室，梵高画过这样一张床，他的耳朵掉了，无论如何他是不幸的，被嫌弃的，从一个到一间的虚化是因为物件的组合吗，抑或一种过度依赖语音的习惯。一颗棋散落在棋盘外，它的最近最最新的一次记忆是什么，如果它糟糕。一个棋只有对动作的记忆，规定的路线，一个棋一个象棋子的想法即它的行动的可能。因为使用了与活着同步进行的等长时间，一个人写作的意义不再是为了写出一种可能的作品，它的意义体现在完成作品的拖拖拉拉的过程中，是无关

紧要的。这就像一个象棋摆在错误或非法的位置上，它的想法在游戏中可以全部忽略，它已被排除在游戏以外——这不是在举例。柔软的空调，如果一间卧室舒适，那么。那么一部空调挂机应该是柔软的，一大块落地窗帘墨绿色（偏蓝）必定也是，一部蓝色台灯，一本神圣软皮小开本经书的翻阅诸如此类，因为一旦卧室舒适，便意味着床是舒适的，在一间卧室拥有一张舒适的拥有厚实而蓬松覆盖物的床便拥有对舒适的一种可靠记忆。举例是因为直接说出一件事物是舒适的总是困难的，不够的，而不是为了逃避，继续保持对事物认识的模糊性而一种记忆总是无法直接说出或取出，也就是说记忆是一种被粘牢的东西，并且总是趋于模糊。简洁的清晰的语句化的记忆是不可能存在的形式，对一间卧室的记忆大部分来自一张床的原因也是物理的吗，舒适是一种由疲劳感而造成的审美，一种放弃。一个人埋在卧室中，气闷而舒适，等于失去所有行动的可能。一个人只有放弃所有可能，烟波渺茫，气象环生她才感到舒适。一个人她有时是且仅是，只对应一个规定画面，她自身的画面。这是否是一种从古时起就一直在延续的现代通病。短暂而舒适，一个人只要一想到她是漫长的，她就觉得她已有一生是如此曲折，就好像她从未停滞演化，

但又有且仅有一种可能，在面向未来时。并且因肉身的质量时而感到沉重。一张托举她的床仿佛神的肩膀她感到，她不可能是不幸的，她如此坚信是因为有时她确实能感到神的肩膀在托举着她，在她完全放弃并且准备缓缓进入睡眠时，她不再在那个一直在的位置上的感觉给她带来舒适。尽管这是一种特意营造的作用，但她有时确实需要一次漫长而充实的睡眠用来让总在涌动的记忆得到释放与恢复，她需要。睡觉是对一切进行自动恢复的过程。在一间卧室睡觉，一个人需要那种足够的暗度，需要那种被埋入的舒适感，被一大群无性的快乐天使环绕直至昏厥。

一个不大的房间或一间卧室，一个衣帽架，一个球状门吸，还是所有灰色中的这种浅灰色中的一种记忆潮湿而模糊，这些统统有助于睡眠。仿佛它们与她们以一个盛大的彩色派对来迎接你的到达，在这面墙的背后。当你躺下，你缓缓举起一只手臂，延伸，顺着它指示的方位，你看到四方形天花板的洁白。在这个动作中，肢体的舒适通常会伴随某种遗憾，你知道，那只是进入完全睡眠以前必须过滤掉的记忆杂质。另一只手捡起这个棋子，握在手掌中，这感觉如同握着用来续命的一个词语，一个虚词。

这里，一个小小的四方形屏幕被用来写

作，一些评论或议论或久经考验的玄谈需要用它们来填充，一间卧室被一张床、一个人游荡，被一条椅子填满，屏幕用来写字，一些空气填满卧室在任何时候，棋子在棋盘上等待它们的进一步行动，被吞没，没有战争只有计算的深度，这里一切没有实际动作，一切都是虚值，虚指以及虚势。礼貌，并且始终处在它们舒适的位置上。与这天是星期几无关，与它的主旨完全无关如果它是指这一切词语以及词语与词语的交配与增殖与相互攻击与必然排斥必须在一间卧室里进行这样一种规定，并且明显没有什么手段能使它们变得简洁，有效，流畅。但它们仍应该保持适度的抽象与礼貌。一个人应该生动，活泼，适度抽象与礼貌，保持痛苦的持久性。而不是始终处在舒适的位置上，拒绝睡去。一个棋子应该反抗它的被规定的动作与意义，反感棋盘（它做了什么？没有，只是规定：物理界限与游戏合法性）一个棋子应该反对它已经是一个棋子的舒适的事实，一个棋子最好不要过分激进而只停留在碌碌并且无为的表演中，四处游荡。游荡意味着对交流的拒绝，远离现场的严肃，用痛苦去填满一间卧室的空荡充其量是一种游戏行为，一种奇怪的感受而没有严肃，一个棋子离开棋盘是因为它总归有一种摆脱一切想法的想法，并且付出最后的行

动。一个人这时离开卧室走去阳台，她想透一会气。她没有。一个人她坚持在舒适而气闷的卧室里，为了体验一种写作过程，或只是游荡。她必须填满。一个人她如果空荡（这个词的实际意思是指天空），用来填充她的那些东西呢？如果一个人她脱离所有供求是空荡的，并且总是在空荡中游来荡去，一个人如果她始终只有空荡。保持这种痛苦的形状让她感到异常舒适，延绵。一个空荡的人，抽象，失去人的概念的人，她唯一的动作是在写作中缓缓举起一只手。因此，游荡既是一种写作方法，本身又是一种写作现场。两者相互发生，用来填满一个四方形屏幕或一间卧室：它们不可能再次被概括，抽象，因为已经填满，以及填满它们的时间已经发生并过去。一个人只是填满，而不是实际获得补充。稍息，一个人，或一间卧室，还是一个四方形格子象棋盘抑或一把空着的椅子它们，它们。在时间中分散，但引力使得它们在空间上在一起。而一个人这时确实想走出卧室，去阳台透气，是因为她感到这一个人也许感到了她是一种虚设，一个浅灰色房间内部的摆件，一点自我行动的轨迹而这又从哪儿算起才算精确呢诸如此类，粗略统计，供她严肃消耗的词语恍然已不多了，而填满的愿望以及填满的事实总是暂时的，不可能一直像一种制度那样无休止表演下

去，就像一头大象不停往肚子里装树枝杂草她不可能脱离全部供求关系而仍能描述那种不存在的状态。她不可能，充其量她只是，一直握着一个木头象棋，举着它不放，一边书写同时等着最高指示下达。国王，一个气垫，无疑也是一种舒适与虚设。

评论

一个人逃离前线后变得无所顾忌，下马，卸甲，瘫坐在河界边上使劲休息也冥想。

圣经，一本很厚的书，很有趣同时严肃的书很雷同的一些故事与一些历史一些用语言说出的真理的及时整理，它说，一开始只是语言，这语言与神同在，神就是这语言。后来，现世的神背身站在河边，看见他的人却不认识他是神。对此，没什么可评论的。

一种评论无非是对一件事物的厌烦，无非不是对一件事物的憎恨大于对它的兴致，就像一个联邦制的没落，解体成无数碎片那样让人

伤心悦目。是不道德的，但是正义的，虚伪的正义。

你为什么要投票？你没有票据，为什么还要空着手走在去投票的路上遇见一个不好的亲戚或路痴的理由找到了吗？把它捡起来！闻一闻，丢回地上。

凑数是另外一种实惠的评论方式，凑字数。

痛苦而毛糙，有趣并且得了胃溃疡的一个人在河边一点一点望着这个落日，希望它千万不要下坠，下坠，下坠，一定不能继续下坠下去了。黑暗将要升起，鸡舍里的禽鸟已经在提前准备报晓打鸣。

在河边没有找到铁链条用来挂在脖子上用来增强肉身的沉重，被压迫的，以及一直被欺辱的。鸬鹚，以及一支扫把。

当然，一个人仍会在日常行为处世中保持他的一贯风采，他闪烁的功劳会一直伴随他的余生，下雨时他也会望着雨，而忘了被雨包围的感觉。遇上打雷，他怀旧，以为自己就是那根劈开云雾的黑色分叉闪电。

神是人的一种风格吗？家禽是鸟的风格吗。神不是一种单数，只有摆脱一切概念神才成为神，是不是？假设是，那么他也是一种评论，一种虚职，一种永恒的无处不在而又无法在场。

评论中有一种风牛马不相及的特殊情况：

一个人没有热忱，在空气中缓缓举高一只手，不是在反对或同意（它没有对象），而仅仅表示放弃。言下之意，评论通常是人的行为，用一个画面去评论另一个画面，用一句话追尾另一句话。而神只负责审判。

一句不一定正确但绝不会有大错的评语：

傍晚，在河边浣洗衣裳的不一定就是尼姑，瘫痪在河边一直望着流水的，有可能是他。

窗前

现在，是谁在窗前。在窗的这一边，而一定不是在窗外的一边。窗前是在窗内的一边，是这一边，而绝不是另一边：窗外。因此比如对一头在窗外的鸟，窗前的意思就是在窗外，而这是不公平的。因此窗前的意思通常就是指在窗内的屋子里的这一边而一定不是在窗外，它的位置感是默认的，安全的。而窗外是整个世界与社会，它们太大，太广阔与缭绕，窗前没有这种意思，因此甚至是因为，窗前通常的

意思完全只能是一个人这时站在窗前冒烟也饮水，一个四四方方的窗户（窗帘全部拉开，窗门也完全打开着）在她眼前，穿过这个空窗，她望着窗外不远处一个地方，一个树杈，一道铁门上的警戒铁丝网圈，还是什么都没有，那里只是一些空气，还是整个缥缈堕落世界她也不去想。她在窗前，望着。在窗的这一边，望着外面。因此，在窗前就是这个意思。那么，她就是谁。

而无论她是谁，她因此就是在窗前的一个人，是一个可反复代入且通畅的代词。一个此时的写作者（他总是有一个好的窗户，总是在窗前明亮的书桌上望着一杯干净的茶水，有时也抬头，望一眼窗外。这是不一样的），或看到她一个读者（也许是一个古怪的孩子，但我们永远不要严格要求她们），或对于一头停在窗台上的鸟而言，（尽管它永远背对着她，但鸟就是这样的，永远细腻，情感失灵）她似乎是一种危险不是吗。因此是她在窗前，反复冒烟，不停饮水也忘了叹气，她一直是这样的。仿佛要冲出这个窗去，但又永远停着。现在，她就是这样的情况。因此她是谁？这不重要。她是谁，谁也就是她。她因此不会冲出这个窗去。只要她在窗前安静。她知道在窗前的普通意义，通常是指在一个阳光明亮的日子，附近风和日丽，

一个人停在窗前休息，饮些水，时而吸会儿烟雾，她缓缓望着不远处的风景并因此想起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情，是平静而绝对安全的。因此这是公平的。无论对谁而言，在窗内的这一边而不是窗外通常意味着她是平安的，是一个可以用来休息的好去处：她还没召唤，一头鸟却不知道什么地方飞来，俯冲停落在窗台上，就这么永远背身对着她。仿佛特地来此等一个指令，又仿佛只是路过。谁知道。鸟的历史复杂，但都过去了，现在已不在我们要评论的范围。鸟是窗外的事物，总是有它神经莫测的性格。但怎么说呢，飞，也许真的是一种好的感受罢。（因此，一个人在屋子里游荡，因为想起练习的需要，他特地来到窗前。以为会有一个鸟在那里，确实也有一个鸟在，但它不是全黑色的。是南方少见的那种松凶杂食大喜鹊，在窗台上来回闲逛。它不怕。）

回忆一个雨滴

雨在下，练习一种回忆。密集的记忆，比雨密集，比细腻的密集的春雨还要细腻，一些水，记忆从潮湿的记忆堆栈中取出。雨，落在地上成为水。一张纸牌始终闷着。雨声是另外一种事物，在窗外，密集而远，以及遥远，通过它们总让人想起更远的记忆，一些远的略显陈旧的画面，需要重新练习。雨和下雪在功能上都是。雨和下雪以及风，与光线，它们与鸟一样暂时已不在我们评论的需求范围以内，一些不好的记忆同样需要从体内取出并清除，尽可能出淤泥。因为等待，她看着摆在桌上的饮料罐。窗外，雨在下，小雨。一个蓝色百事，一个蓝色百事以及一个蓝色百事的这种蓝。排成一列的一个蓝色百事一个蓝色百事一个蓝色百事没有分别，它们蓝，且一个是一个。因为等待总是漫长且细腻（仿佛在持续回忆一些不好的往事），她拉开抽屉，找一根绑头发的皮筋。

因为雨（主要是雨声）。

也要考虑到天空的亮度，雨势，窗户的高度，也要去照顾回忆的内容，质地，亮度，一个动作使它们（画面、质地与明暗）混在一起，等待。

没有什么必须要等待（它们作为一些词语的意义从来没有发生扭曲与改变，一直是正义的，而回忆纯粹只是一种取出与丢弃，无须练习），等待为空。没有面向前方的等待，一个虚设的动作。一个雨滴无须等待，从高空落到地上，一个雨滴短暂。一个雨滴（它们是同一个，没有什么两样而只是被两次使用。练习时要尽量保证语句的严谨）从高空下落，落到中途停下，停着不动它在停什么？仿佛一种等待。只是它的等待有具体的内容吗，还是只是在回忆。抑或只是一种异常现象，一种强制记忆，一种只是一种如此这般。它总归不是一个思想实验，它突然失去了一个雨滴下落的惯性。那么，它仿佛真的在等待仿佛有什么特别的事在发生。前提是这种等待在语法中合理合法，在情感上也被允许。而事实上——事实并不重要，事实是用来思想的依据，这里不是。这里只是在练习，无论它是事实上的事实，还是一个不存在的可见的事实，它只是一种借用，一件工具，被用作一些思想活动的顺利通过——要是没有这种形式的一个雨滴，她也就没有实际在等待的内容。事实确实如此这般：一个雨滴（另一个，以及任意另一个）从雨中被一只手取回，还没摊开手掌，它就成了水。是它而不是她的手，把一个雨滴与一点水短暂联系在一起：它不是

雨滴，也不是水或一个动作。她是知道的，一个雨滴短暂，很难存储记忆。而没有记忆，它又在等待什么呢？一个雨滴是所有雨滴中的一个雨滴，它没有特殊。不得不持续对一个雨滴进行评论练习，是因为此时的窗外，雨在持续地下。

练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雨滴，它足够高，它就停在半空中，停的时间已经足够长了，它为什么还不下落（这明显不是一个困惑）？在坚持或反对什么（世道乱糟糟的，那么稳定，它不可以什么都反对），还是说它就是这样的一个雨滴，如此这般。这些来自一个雨滴外部的疑问常常增加练习的困难，它们总是稀奇古怪的，仿佛她——她在等待，而不是练习一种等待——在与这一个雨滴对话。仿佛她喜欢这种沉默的含混的语言活动方式。但那是她的事，她并不是重点，也不在我们的回忆中，要去回忆与评论的始终是一个雨滴。这一个雨滴稳稳停在空中不动，另外一些雨滴从它附近路过，一场雨不会那么快就停。

又或许它确实是在等待，这么多些年过去了，它没有学习除此以外任何一个其它的多余的动作它可知道？它并不是一个任性的雨滴，那么，它又如何解释呢。另一种情况要夸张些，它可能是忽然想起了什么，什么，以及什么，

只是些没有内容的什么，约等于什么都不是。但有时这就是这一个雨滴的自我使用方式以及意愿与遵从，直到雨停了，我们看见它还停在那儿。这就是我们在练习时必然会遭遇的困难所在。也是刻意的一个安排。

一次回忆对回忆的一次练习需要的完成度不能只是一种简单的到此为止，不能因为它有时是一个雨滴的一次无须内容的等待或空等就到此为止，这不是在回忆。回忆需要深度与强度，挑选合适的色调，需要一种光线正好合适的亮度，反复取出并及时丢弃。这个过程中不会有任何东西磨损，记忆不会变薄，不会取空，在一旦成为记忆后的任何时候它都在那里，记忆呈现出一种到此为止的可能，一种清晰的记忆有清晰的界限，同样是一头鸟稳稳停在空中与一个停在空中的雨滴是完全不同的。不是因为它们的停法，它们都在表达一种漫长的拖延，不可能发生的顿悟或不如说一种停顿，它们不同是因为它们有完全不同的事物性格，回忆，甚至历史。它们不同完全是因为似而不同这种说法是值得怀疑的，不同就是不同，就是全部不同。就是一件事物到此为止，不用再追去探究与它近似的事物有什么异同，不用去对照思想它们。在记忆中，一个雨滴它就是一个明亮的，甚至闪光的雨滴停在空中不动，而且这种不动

的原因我们终究不可能去设想它就一定能够找到，而只能是一种到此为止。假设这是一句空话，可它仍然有一个稳定的画面与故事，是清楚的：它是一个从高空下落的雨滴，在雨中缓缓停下，如此这般停在一个足够高的地方，到此为止而不再继续发生。它的简单而稀奇古怪的事实就是如此这般。因此，我们可以用它来反复练习：如此这般的一个雨滴。

握在手中，它凉，杰出。在屋子里来回荡，有时也在一个大好的窗前静静杵着。一些概念从未如此清晰，古怪，陌生，一种动作显然在所有动作以外：一根手指夹着一根缭绕烟雾，另一根手指轻轻倚靠在这根烟雾上。

窗外，雨在下。或干燥，光线异常明媚——那是在春季，一个女人就停在不远处的那株银杏或大香樟树下重复数钱。这样一来，（她必定在避雨）这一天很有可能又是一个雨天。持续阴雨，在南方烦人总带有不安因素的雨季与旱季是完全不同的是最常见不过的天气现象。雨季里的猫，或只是雨季。要处理的事物已经不多了。事与物，前者包含的变数总是要大于后者，前者通常是一些可以没有秩序的概念的集合，而后者因完整而唯一，而必然独立。事物，它们可以不是一体，可以分离。甚至无事而只有物：那是一种多么古怪而陌生的视角，一种

多么古怪的行为与起伏，仿佛在一件事物的可以无限展开的无限暗黑的内部：我们在那里会遇见什么？就像反复饮水是对口渴的肢体反应吗。不知道。那么，或者这样来转移这种困惑，评论仅仅是对某一种语气的需要吗？它总是陈述性的，并且单独看它总是隐藏着某种不假思索的错误判断。而把它们集合在一起，（它们的论点和事实总是无法相互支撑而成为各自的依据）仿佛更像是在制造一种困境，或一场语言灾难。它们甚至可以完全不需要有任何积极的可取的因素，而只是无限制坠落。这是不可避免的。但一个雨滴并不是为了反叛这种现象而停在那里，无法否定一个雨滴本身就包含了堕落的实质。而不是在展示一个雨滴的可能：也许只有通过绘画才能实现，但一个写作者与画家的思想方式是完全不同的，绘画能引发神经混乱（有时这是为了出于无法承受理性压迫而激发出的保护机制）但绝不存在任何的错误。把一个从雨中取回的雨滴放进一个画框中，这种事件在语句中显得古怪异常，且毫无正义可言。一个雨滴，无论怎样描述它，破坏它，或者也可以围绕它不停祈祷，就像一些立体超现实主义干的事情那样，它都不会增加与减少什么。一个无论是不是停在空中还是握在手上的成为水的一个雨滴只是一个到此为止的如此

这般的雨滴，一个滴状物，通透，有时晶莹闪亮。把玩这样一个雨滴，这就已经足够了。而无须额外去置评。那即便不是徒劳，也只是语言的堕落（浑浊，或混乱）。那么，一个雨滴如此这般停着不动的原因，仔细想想，也许就是它对一种惯性的否定。可是，它附近还有另一个雨滴，它不是在坠落，而是向天空反向在射飞。这又怎么算呢。不能说它是雨中的异类，它是一个，没有类别。（所以，假设所有的雨滴都在天空中激情乱射，那会是一场什么样的雨呢？取决于它能解决什么具体的疑问：仿佛在世界产生以前，有一种奇怪的惯性总会使混乱的一切回归到原先的模样。比如说，一个电子有情绪吗？——）

饿了就要吃饭。儿童的每一件玩具，最终总是以毁坏宣告它们的结束。

饮水。雨在下，一次额外而不是意外的抖动发生，它可能是来自通透的雨滴的内部。那里黑乎乎的，充盈而虚无，一切都无法及时去回忆，那么这次抖动是怎么发生的？那么虚无这个词是否只能这样被单独使用？它如此单调，没有除自身以外的任何属性：它大吗？一片大的虚无，或轻的好的一小片虚无洁净，就像一小片乌云的游荡。不知道，虚无中并没有可见的阴影。虚无的感觉无从把握而又尤其容易上

瘾，一头虎望着竹林，竹林晃动，虎停着不动。什么是虚无？虚无并不是一种感觉材料。虚无中，一个雨滴抖动。抖动完后，这一个雨滴又完全不动，继续它那古怪但越来越熟悉的动作。只是熟悉（认识），熟悉同时又是等量的陌生。

一个饱满的雨滴，水分充足而通透，始终静停在半空中的一个雨滴（无论其它雨滴如何飞射或坠落，在理想情况下都与它无关，它是一个浪漫的雨滴，无根无据但有限）。一个人站在窗前饮水也吸食烟雾她不去想这些。因为一旦开始想起，她便会陷入没完没了的回忆——这不应该。而且通常情况下，它们又总会不了了之。这已不是应不应该的问题，总归是她无法把握那种回忆的深度以及她究竟在担心什么呢？她在数。一个雨滴，一个雨滴，反复数，这是她唯一可以做到的，轻取而不是祈祷。仿佛随时可以结束。但必定在同样的一种惯性中是她正在经历并需要的，一个雨滴，一滴水（把盖子合上），一件东西，甚至都可以不是一件具体而标准的事物都行，用来对它的否定以及在一开始她就没有想过从回忆中获取知识与经验，与领悟她只是在对一个雨滴的形象重复取出与不断丢弃。这种循环形成她数数的动作，她的咒语（再一次，她不是在祈祷！）——以为这也是一种练习。不是的，（从整个篇幅看起来）

她只是在填满。让一种声音而不是完整的一种声音填充她。那不是可以识别的声音。那是什么？什么都不是。她不愿去想这些，她不评论事物而只是简单地让它们在那儿，她知道，她不重要。对于一个雨滴停在空中的回忆，她非常有限。但她不是一个古怪的人，她对一些古怪的东西向来没有兴趣，对下雨或一个摆在桌上的蓝色饮料只是望着，而不发生重要的兴趣。她不重要。因此，一个雨滴对她来说也许来得更有分量些，当她仔细反复数它时，她是能感受到的，一个饱满而充盈的，至少是填满的一个雨滴暂时是她需要的。她只需要回忆这一个雨滴，她不需要额外的回忆：那是需要取出并从身体排除出去的东西，它们不会增加或减少，不能再增加了，有时也不想丢失她知道。她有时一个人杵在窗前饮水也缓缓举起一只手臂就有这么古怪，只是她并不自己知道。不是吗，一只没有伸出窗外的手，又如何从雨中取回一个雨滴呢。即使顺利取回，它也就是一滴水。动作不对。她因此只能去单独回忆一个她需要的雨滴，而迎面而来的回忆总是那么密集，无序，总是没有重点而又总是不像是一个可以反复重来的游戏它总是无尽的而她又非常有限，总是迅速地会被填满。这正是她担心的。她需要被填满，但不能因此反而获得更大的虚空。因此

她总在错误地练习，无论是些什么，总在源源不断取出与丢弃。她同时又非常有限，但总是源源不竭。她就像一只对存储食物有着无限热情的松鼠不停从洞里搬出多余的储备丢掉，等散步完回来，发现洞口附近的这些宝贝，又只能把它们搬运回洞中如此反复。她总是在忘记，仿佛总是在重新发现。一九八六年，在她第一次看见这个停在半空中的雨滴时，她就知道了。虚无和混乱终将伴随她一生，顺便消灭这个世界。这种惯性的影响事实上一直延续至今，她不能否定。

雨密集，雨（主要是画面，其次是雨声）作为背景产生的记忆也许密集，也许为空（雨主要是雨滴与雨滴之间的空隙可以用来短暂的休息，雨通常会被误认为是一根雨线）。诸如此类总是过度的描述与意义薄弱的讲究如同洁癖都不重要。无非一些集合，均匀的分布，时而因部分交叠产生污块状的阴影。一个雨滴，有没有这样的一个雨滴，总归因人而异。一个雨滴总不能单独而不在一场雨中。而语言总是只能说出特殊的而非普遍的那种情况，而非抽象的，它总是具体：它总是具有明确的意思，存在或短或长远的指向，那里也许黑，但它就是在指向那里。因此要是回忆做一个完全凭模糊的感性而又不失为严肃的评论的话，那么它

总是一种对已发生的现实的拒绝，是对物的否定。无疑不是一种假性的叙述，一种在一个不是目的地的地方无目的游荡且漫长。

但它的可反复练习的动作是清晰的，（这里没有手）即取出与丢掉。

三层楼梯

“审视你的屁股，写吧。”

往上走。

第一步，接着第二步。接着是她。踏出第一步总是困难重重，荒废总是很难。她总是在第一步，脚尖朝内，牢牢抓住地面，猫。没什么没什么，她没什么的，一部梯子上下通畅，从地面到天堂，到更高处地狱，简直一步到位。确实没有什么。空穴来风，注释呢？为什么这一步是第一步？有厌气。房屋里有大量氮氧，污浊的厌气也不少。这跟什么有关？跟

什么无关。眼睛跟什么有关？一切都跟脑汁水有关。不能坏掉，晃荡，它会跌倒。最好的情况是昏厥！但这就要去走出第一步，吉祥的一步，接着便是随便。第一步总是疑问多多，而她是疑问之总和。她才是第一步。第一步就要解决她，让她挥发，这样第一步的问题就解决了。最好是这样。这样她就不会遭到词的干扰，那些空白的无任何表现力的词。简直一步到位。仿佛在念经，南无阿弥陀佛，她念，保佑那些南无阿弥陀佛吧，保佑她们。她在第一步。她总是一步到位，在她的位置上，她哪儿也没去。楼梯通向哪儿？三层。她走到哪儿在屋子里晃来荡去她都在她那儿，手掌还握着那一个雨滴。不是这种问题。这里没有疑问，一小点阴影，最多这样。她因为总是在第一步，她等着它挥发，以不变应万变，只要在第一步她就不在第二步。没什么的。只须不停搅动，她就会快速挥发。但力度是关键，与搅拌方向无关，一切东西都是自上而下，从外到内，而她不是。她需要挥发，上升，沿着梯子爬到云上。一部自身的云梯，她是。那么，没有那么。没有结论，这会儿还在第一步呢。还在困惑中荡漾，妈的，猫，她都看不清楚它是什么！不是视力的问题，只是略微有些发困。不是头晕昏厥，屋子里气温还是有些偏寒。这都什么时候了，一种

春季。或者这都什么时候了，第一步总是漫长，漫长而曲折。昏迷的哪吒，他那发光的红缨枪。微弱的一步，大喘气，没什么，只是第一步。没什么不对的地方，在它的下面，上升到它的下面去，这会是第一步吗。她在挥发，感觉良好。没有形状，第一步不是一个动作一种恐惧。她在第一步，总是在，踏出一步，接着便来到第二步，应该是这样。否则呢，否则应该还是这样。第一步是必定失败的一步，第二步无须考虑。倒置的泥菩萨，猫紧紧伏在地上，观察迟早要迈出的第一步，用来救命的一步。往上走，往上走，她听见。但她开始大量挥发了，她总是能一步到位，云，谜团，上升到那里去，把她送上去，荒废，总是荒废且一步到位。那么，没有那么。有结论了吗，完全没有。第一步总是在第一步，没有结论。楼梯，在转折的那部分是一小个平台。接着是她，胃隐隐作痛，虚汗，接着毫无意外开始昏厥。

一头雌猫

你有时没有在地上找到你的阴影，一个脑袋略高于地面。你在这样的日子，认识院子里的每一种花色，攻击抢食的喜鹊，在这样的日子，你安静如猫。讨厌任何访客。你不在那样的日子。那样的日子下雨或晴天都已经过去了，你不会想要去换它们。你的流浪结束了，练习已结束，小神。你总是无法全部替换成你，没有原因，你通常是你的前提，并且只是。你已经没有方法去分裂成其它，就像树枝不断分形拓展，你不展开，你们的行动路线完全不同。你时而疯，无害，但不是在这样的日子。你的那样的日子已经过去了，而这样的日子正在到来，仅此而已。你在后院的葡萄藤架子下游荡，没有词语。该是什么样操行的一头猫你是。附近，该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风气，以及天空如同一种空白它为什么总是空荡总是如同一个没有镜面的镜子一直如此这般，这些是什么？只是些芹菜。

不可能接近猫的极限，那是没有评论只有混沌的非信号状态，静静的发电站，你不可能去无限接近一头猫而不导致它怀孕。是不可能的游戏。雌猫雌猫，拥有兔踪，却是兔的天敌。

你不可能只用几个粗陋而晃荡的词语去实际获取一件自身以外的物，它可能只是一个错误或一种材料或它们的混合物，不是那种可置身其中而无法脱离的标准风景。它会原谅你吗？得到它的神经质诅咒而无须翻译。它只会远远站在那里否定这个对象，它有脂肪质肉垫，没有猫类的概念。你们有相同的眼睛数目，光泽与形状，与态度，总之你不会对它示弱。也不适合用来悔悟，一头猫的想象力的质量轻到几乎为零——这里存在严重的剥削，冷酷而干燥的事实。而不是大而化之的神秘。但也不能无休止地去否定，（那是不可能的，你不可能得到那种回声，你们各自跳动的心脏）尽管感受不到它痛苦起伏，一头猫也不可能什么都不是。生老病死，它天然拥有这些机械权利。发情的季节正在到来，它要反复练习那个画面，临摹那种动作它会找到那条通道，那些词语，沿着那些气息，生命流动的方向，最后发现那个斜坡。它是一个好猫，但愿。它提前走开了。你也提前走开。

浴缸

在水缸里躺下，与这一天垂直。这时，跟什么玩？嘴巴张开着，含着一颗硬糖，白天的月亮。什么算是玩。玩些什么。不要去读里尔克的诗集，把它搁回到卷纸架上，躺在水缸里不要去看什么书，宁可多看点历史教材但一定不是诗集，这东西无用。比宗教信仰有用但毕竟没用，只是在发些牢骚，忧愁什么的大而化之。这东西只是冒起烟雾安静躺着，放空四肢，上了年纪就会不可避免开始老花，眼皮时不时跳动，眼屎散落，让肢体尽量舒展，后脑勺靠在亚克力缸沿上。并且尽管去从喉咙里喷出稳定气流来，让这个糖尽量悬浮在口腔中心，这换谁都很难做到。一个小丑，他需要常年练习才能把六个桔子手里抛来抛去，而为什么是桔子呢。它又不是玩具。那么谁又是玩具？是谁在玩以及什么？这明显是一个花洒。游荡的正确动作是忘了游荡，游荡中没有游荡的事实，只与信息量的发生有关，游荡作为一种消极现象尤其消耗信息。这个东西除了是一个花洒其它什么都不是，连接它的是一根不朽钢管，一根不朽的水管，永远的天花板。不，这东西叫吊顶。这东西在一种严格意义中。由一小块一

小块正正方形铝板，相互扣在一起，这是这间浴室洗手间里最高的东西，一个排风扇。与这些东西平行，那么，它们也与这一天垂直。这不奇怪。这些东西的意义是它们总在以它们的物理性质消耗时间，它们漫长，有时不朽，一点也不奇怪。奇怪的是谁在玩，谁是玩具。唠叨不可能是玩，自我念经的菩萨不好玩。语言不是一种好的玩具，这很没劲。或许脑子是，脑子通常好使，活泼，急速，仿佛星辰不会熄灭仿佛海水涌动。动动脚指头，蝴蝶煽动比身体大上几倍的翅膀，什么都没发生。这是一间浴室是一间洗手间，不是洞穴或阴深坟墓内部，这里的亮度还行，没有别的动植物，蟋蟀之类也没有听到。大多数地方光洁，墙壁瓷砖是那种纹路复杂的灰色正正方形，这里几乎是一个正立方体洞。说句实在话，它的大小正好合适。是舒适的，尽管难免有点儿气闷，但舒适。那个狭长的窗口代表它的洞口，兔子洞，走出这个洞口，是另外的洞，洞外洞，想必是。无非都在洞里，哪儿都一样气闷，在哪儿都适合躺下，静候召唤。但需要足够的静。包括脑子，静到只能听见脑汁水无声晃荡，那是听见还是看见？不知道，反正那样事情就成了。但这也不好玩。过于单一与单调，那样危险，容错率极低，那样一件玩具只是在玩它自身，容易玩完，玩脱。

还不如跟镜子玩。镜子内部黑，永恒的沉默。在镜子的另一边（表面，而不是另一边）。可以想到，一些光线已射入梳妆镜子的另一边，它们没有原路返回，看不到。假设两个镜子对立，它们要怎么玩才好玩。镜子无法用来对话，它只是对光线的反射，与对自身的反对。以及其它，镜子永远对光线游戏保持一种奇怪的反感。但光线不玩，它们严肃。一根严肃的光线抓在手中，甩几下，丢在地上。这算它的标准玩法吗，不一定非得玩。要是实在没得玩，那就玩手。数手指头。一只终生携带的手，以及数量始终稳定的手指头，包括手掌，那些复杂如同原始森林中水路般的纹路系统，一种自然而混乱的图像感，进入这个平面，以及这是一个曾经被解放了的前爪。这没什么好玩的，这会儿是春季。就在洞穴外面，那里有个什么东西。似乎是一个什么东西，不确定。以及在哪里？只知道在那里，外面，窗外，洞外。开始了，总是在摸索中在断断续续中开始，那个东西，不是雨。雨昨天就停了，上午或中午。昨天下午没有雨，不是雨或雨声或一个雨滴那种东西，反正不像，听不见也看不清。它像什么？只能是它自身的投射。那么它小。那么它就只能与自身一样小。这么一个东西。也许是动物，有生命特征，但很少有动物除了鸟类能长久停在空

气中，它不是鸟。与概率无关，它不是就不是。不是一个谜语，但需要猜，去想。只有想（它一定是一种语言现象，它一定有声音，通过说话而不是说只是一种心灵的流淌）才能接近它，它无色无味，没有大的气息并且不是鸟类。很难通过感知与分析与推理得到。它是听不见的，在那儿。哪儿？在那儿，洞外！一个随便什么角落但一定发生在半空中，在天空偏左边一点的位置上，最好这样。这样最好，最稳当。这样一来，就可以从这个洞口望出去，也许还能看见那个只是在那儿的东西。要说出它需要首先否定现存的所有名词，这是它的个性决定的。而不是日渐虚弱败坏的大环境。它也会感到气闷吗，就停在那儿始终不动仿佛一头掉毛的凤凰，它不是白昼的月亮一定不是的。长毛，也发霉，仿佛鸬鹚但很可能只是一股气，它着实难猜。但这正是好玩的地方，值得为之付出脑力，气力抑或其它什么鸟力超力，总之是一些气力，不用的话它们就自行挥发，浪费了，即便平安躺着。它不好玩。不是它本身好玩，没这样的东西。它不取决于是谁在玩，在玩些什么，它不是用来玩的一个东西。首先可以排除的是它不可能是一首长毛也发霉的法文诗，或一只公鸡，它没那么具体，它不是一根针管。并且首先可以确定的是它就在那儿，就像一个什么东

西，一个只是在它内部安静待着的東西，且只在那兒。一點兒也不怪，不奇特，但封閉。否則，它不可能像一個東西，一個真正的東西，一個東西一定是一個自我封閉的東西，一個真正的東西一定不可能有自我這一種東西，一個東西封閉是封閉但並不是一個奇怪，怪而奇特的東西，它完全沒有。它是一個東西，真正的一個東西，並沒有像自我那樣一種既怪又潮濕又奇特的東西在它內部，還是披在外頭，一個東西只是對一個東西的持續，持續作為一個東西而不是存在一種什麼奇怪的我，那又是什麼東西？它是沒有的，它完全不奇怪，它是不完全的，要是它有自我這種不存在的奇怪的東西那麼它或許看着或聽上去就會有那么點兒奇怪，彷彿它是一個完完全全的東西。因為它除了是一個不完全的東西它竟然還有其它附着，這樣一來總是奇怪的。一個東西总是不完全的。而它沒有奇怪，一點也不怪，它也不奇怪，因此它是不完全的，只是一個東西。只是一個東西就像任意某一個東西一樣。它就在那兒，少量，沒有豐富，不是一頭笨牛。或一頭鳥這是明顯的，它一定明顯。無論遠近，它在那兒，明顯是一個東西。不會爆炸，脾氣還算良好。要是脾氣的話。它不古怪，奇異或者奇特如下山的歡快尼姑，而是特別像一個普通的東西，這

是没跑的。故意放在或停在那里，很少会去注意到，但看见了，便会觉得它就是这么一个东西，毫无奇怪可言，并且少量。一个东西并不是一个多么丰富的东西，它只是封闭，永远躲在这一个东西的内部，它无处可逃，只有回到这一个东西，成为这一个东西，一个什么东西？它怎么会有内部。那里黑吗，黑乎乎的仿佛坟洞，就像在一个鱼的眼珠的内部？难道它是一个只能从外部观察到的东西？那么它的色彩呢，它灰色，或比海还深蓝，都不是，它无色无味，无形也无相，阿弥陀佛保佑，当然是这样。否则，一个东西就不是这一个东西，是且仅是。它是一个东西。不用否定它就是一个东西，它是。并且没有奇怪，更不好玩。它只是在那里，并且就在那里，少量而单一，它没有丰富。它必定是单一的一个东西，否则它就不是一个东西，不像有些东西像云雾什么的，来去无影，它不是。它就在那儿，那儿，除了那儿它哪儿也不去。它不动。没有死，也不灭，凉凉的一个东西。且少量。它非常少，很少，不足以用来称斤量。它没有变化。这里需要一些肯定，是需要的。那么，它没有变化，不是一个变幻或无常的东西。这就是它是封闭的其中一个原因，不是它有自我，自身或自转或其它什么稀奇古怪的说法，它不表现这些，因为没有。它是猜不中的，不动，

但猜到它什么它就不是什么。但就算是这一个缺陷也不算奇怪，它只是不可捕获，一个不完全的但又不是什么都不是的一个东西，正好相反，它少量，不是没有或稀薄，只是少量。而这对它来说已经足够，不死，不灭，也没有胃痛，那些大师们远远地被洪水冲走了。那么，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在那儿，一直在那儿，不上不下，正好在那儿的一个东西。

烟缸

同样是缸的形式，一只烟缸更像是一只钵。在看着而不是躺在缸里的情况下，与它们的容积、弧度、散发出的情感模式等等无关，一只拖钵僧的饭碗以及他在风雨中紧紧抱在胸口的信念不会熄灭。一个和尚、道士、尼姑与菩萨始终跳动的核心减缓但居士头顶高耸的发髻仿佛灯塔一定不会熄灭，宝塔作为压制邪念的象征永远不会熄火且合法，只要罪恶与慈悲永不熄灭，宽恕与欲望不断延续，并且只要不停往

缸中卸入灰烬，这些灰烬、浮屠，这些无色无味的缘因等等等等这些东西那么一只烟缸离开它的实际用途就会越来越远，越来越缥缈，与虚无，当一种写作与所处时代与旧制度无关，它就会彻底变成一种文字游戏仿佛一个念着经文的人无边无际，这是一种娱乐方法，但容易形成悖论而为了方便他们通常把它称为诗。诗这个诗那个，到处造反，喷射妄语并在空旷无物的地方升起烟雾来：浩瀚的丈夫也从烟雾中走来。

屋子，一种整体的困惑

——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吗？

——不知道。什么是知道？

形成一种对于整体的困惑，对于不断持续的整体的一种困惑，而不是有一个整体那样的东西，一个像一间屋子那样的四四方方能躲雨避风的整体是不稳定的。一只鸬鹚沉在湖底，湖面平稳。这里有一种明显存在的困惑——无

论是在光线下还是黑乎乎的超凡想象中——而不是说（有，也只是一个假设）有一个整体这么一个东西，整体是整体，只是。整体没有一个是，或多个，灰色或整体上偏向于深蓝色，整体就是整体无非是一种强调而不能说明什么：它的状况，以及欠缺稳定性。围绕这种（对整体的描述的）困惑，神经式的道正好在整体中，在只是为了提供一种方便的对整体的一种思想中始终晃荡与持续，始终没有稳定，一个人（端着茶杯，有时捧着一个饭碗）在屋子里上上下下，走来走去他在走什么？在仿佛一个巨大的整体的一种微感中，但不是。两者都不是。

挂钟指针显示它的指示方向。挂钟指针落在某处。指针显示指向了吗，它没有。它只是正好落在了这个圆盘的某处，它经常停落的一个地方。但是指针仍对我们显示了某种指向，并且从中可以获取它们暗示的 11 与 35 的数，与一个正在持续跳动的变数，就是这样。除此以外，它们还表达了什么？不，它们纯粹只是一种形式上的表现，以方便计算指针自己的位置，以及它们之间严谨的机械关系，不是在直接表达，而是一种无所表达的表演：在这个规定的游戏中，时候一到，它们便整体停下，开始漫长而枯燥的韬晦——有一种写作是非文学的，非功能性的，没有技术压制与权威性的，

但它是有益的，可消化的——适量的盐对身体是必要的，并且光是一种有益于生物生长的必要的东西。这是什么？丢在垃圾桶里的一块肉皮。但首先被注意到并产生一种困惑的地方是它那又干又硬的在光线下闪耀的特殊质感。

一个人通常被临摹为是一个整体，对她进行评论时，仿佛是在对她的整体在作出评价：她是一个英国人。哦，英国人，这样她就不再有别的可能。她是一个英国人，她不可能超出英国这个悠久而骄傲的历史概念，她的内容在英国且有限，她这个那个，不可无限展开。而事实是她可能是一个英格兰人。不知道。这会儿说的是整体，而不是分类。整体用不着分类，不存在分别。那么，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人，她认为长在手腕下的这只手是不属于她的，因为她不喜欢这只难看的手掌上全是茧的手，尽管它是一只勤劳的手，一只曾经也是温暖而柔软的手，有着细长的手指，也许进入过一个人的身体器官诸如此类，她有否定身体这个整体的权利吗？

哪怕她是所有尼姑中的一个尼姑，她也不能是一块“尼姑碎片”。也就是说，整体是强制性的，默认的，而且是显而易见的一种习惯图像，为了表述和思想的方便，它有菱有角，有时混元一体，无非这样。因此，有各种各样的整体。

一个碗作为一个整体摆在饭桌上，至少在形式上是。它圆，静，肃穆。它很难否定。并且，否定它什么？

从整体上看，这只烟缸确实像是一个缩小的钵。饭桌上的一只烟缸。但这里一定加入了某种情感因素，作为它整体的一部分。这种情况普遍，但也存在危险，因为这种想法太过理性，保守，冷酷以及其它什么。困惑应该是一种温暖而迟缓的感觉，不是递进式的归纳，那样太过激进，困惑是它是一种可以沿着一个平面缓缓地展开，在望着一个像在饭桌上的钵这样的一个烟缸时呈现出一种整体上的匀速的移动，是持续的，无明暗与色调，同时淡淡的一种整体感觉，同时四面八方都没有出口。它极不稳定。整体总是忽大忽小，忽明忽暗，一只摆在饭桌上的一只烟缸（桌子与烟缸）与围绕它的其它什么，与它与色彩、光线、引力，与它自身的知识含量与艺术审美之类的各式各样的关系总是不稳定的，一种含糊且没有意思的表达是：它是整体，也在整体中。可以歇会儿了吗？放下脑子与工具。

要相信一种困惑是实际存在的一种困惑（不要划燃那根尼姑的火柴！）而不仅仅只是用来娱乐。整体上，这里没有娱乐，没有实际与虚拟的分别，只有或麻木，行走的肉块，或困惑。

这里，集体作为一种整体治理手段已经有几千年，那么，它必定还会持续几千年。诸如此类，是困惑而不是问题。

在宇宙这个整体中。确定是这样一种说法吗？宇宙是一个整体，光滑，无边而有限什么的，像个肥皂泡泡。这无非也是一种方便用来思考的想象构建，仿佛这样就没有了困惑。而左派和右派是分类，不是对整体的困惑。当然，过于细致繁杂的分类总让人迷茫。宇宙是一个可以涵盖一切的词，一只烟缸也是：只是这种说法同样是含混的，没有意思的，它的好处是可以让一个人在屋子里持续走动，抖抖脚，或路过书架上一尊泥菩萨时突然停下。停着，只是停着，不想，仿佛一个菩萨陷入一种整体且不可能及物的困惑中。但这不妨碍她仍在一种外部的移动中永恒地旋转着。同时在理论上，她不会因此昏厥。停在那儿，她飞速想起一个引起她困惑的句子。

不存在一个困惑的泥菩萨（烟缸）是让人困惑的，不存在一个困惑的泥菩萨（烟缸）是让人困惑的一个泥菩萨（烟缸，它们并列）。

她没法思想这个句子。她可以从这个句子结构中取出什么？只能是困惑。而无法丢掉。它与可任意取出与丢弃的记忆是不一样的，那么，她这样想，这不是在思想，而是某种任意

的感想，仿佛一种困惑。一个句子让她困惑的一个句子只是一句让她有些困惑的缭绕而任意发生的感想而已，它不说明什么，一种关于困惑的感想，随想，仅此而已。它首先缭绕。一个完整的句子，它整体上的不稳定使得她困惑，一句冷漠而无法感动她的感想是怎么发生的？她不知道。但这就是一种困惑展开的正常方式，她熟悉这种以否定代替一切的方式，一种供需关系。她严肃地想了一会菩萨。离脱先的佛的觉悟还有巨大距离的那种状态，它们可见的痛苦，以及总是古怪远离世俗欣赏的特别造型，它们的发型，腰带结与凶猛坐骑。稍后，她又想了想超脱整体轮回的佛，那已是一种难以让人感动的东西。

只需要轻轻的迈出一小步，这些就会结束。

整副无法描述的图像就会幻灭，就像一个泡泡突然破灭，消失而不再持续。但整体的虚空，仍像一个游荡的幽灵那样存在。在游荡于游荡本身这种状况中，不知怎么（而不是何时）它又忽然发生。

请按门铃，或使劲按住那个按钮。

而另一种情况，另外一些更多的困惑只发生在屋子内部。它的无整体性，甚至琐碎。它就像一根手指伸入光线里，接下来要完成哪一

个动作呢？或者是上下楼梯时先抬起左脚还是另一只呢？（这可是一种强迫症？）或者一扇打开的窗，又怎么继续打开它所带来的焦虑。诸如此类琐碎而具体可感的困惑，它们并非对于整体的困惑的次一级困惑，或其组成部分，它们独立。也可以通过实验去解决，而不一定非得把屋子拆了，去找出它的结构。它们在语言的局限中总归是可以描述的，分析的，这类困惑大多可以在游戏中化解。不像对于整体的这一困惑，它只能慢慢形成，有始无终，它只能尽可能地去接近，不，它不可能接近，一个词正能接近吗？不能。没有开始也无结束，它不是一种形成过程，没有过程，不，不是，它是这样的，就摆在那里。哪里？那里，在外面或内部，总之那里。而只要不是也不能在这里。这里是近处，一根手指插在光线中，不是这里，它必定在那里。不远不近，没有距离，不是距离而只是一种困惑，是整体而非局部。它无法描述，无法命题化，它不存在局部的意义，它在左边，在直觉或严格意义上的左边，它总是在离中心左边一些的位置上，巨大而小到没有，但不是不在，它当然首先没有色相，无形而沉重，以及羞涩，它不古怪，它不是一个东西一个一成不变的东西或一种困惑那样的东西而只是困惑，且整体。这一只烟缸摆在桌上！它们

是同一个东西的两种不同状态吗？不是，它不是东西，可以说它困惑而整体，但非一个东西。这是提前被强制好了的。以及它时而神经，但必定持续以及始终没有稳定。这些无非是被强制的属性，为了需要与一种谈论时的方便，但始终能感到以知识与理性的方式去评论它的那种困难，与不应该。即它是无法事实上去临摹。这一只烟缸就摆在桌上，近处！首先要放弃想象与好奇的局限，首先要设定它只是一种思想它的娱乐活动而不是一种严肃的感悟，温暖而迟缓的一个词语，或一个偏正短语。

那么，挖它。它是窗外的一件事情吗。当然，它整体，无处不在，又不在任何地方停留，它当然在那儿，又没有任何距离，它不是距离。整体没有远近，否则它便可以像一事物那样去观察，反复把玩。不，它首先不是事物。它是一种困惑。从哪里开挖？或者用一根手指去轻轻地捅它一下，看有什么反应？这些无非是异想，不可能从它那里挖出一个洞来，就像从云雾中扒出一个洞口，因为不允许。它没有事物的前提，但它也只能通过对它的比喻或类比什么的实现对它的有限想象，而为什么又要想象呢？而为什么又要去想象呢？想象难道是一种人的价值吗。没有想象就没有困惑，别的不论，至少就没有困惑。想象，难道就没有别的方法

接近或消灭它？不能，因为它首先是一种困惑：接近与消灭，它们无非也是想象，它必定又带来困惑。因为它首先困惑，来自于无所不包而又不在其中的整体的一种困惑，或一种整体的困惑，或两者的杂交，它的变异是不稳定的，是持续而匀速的，一根手指不可能远远的指定它的位置，而只是在迎向这些朝它射来的光线。而比喻只是一种迫不得已，退而求其次的解法，从而让困惑得到无尽延续——

知道什么？困惑。

这是一只绑在手腕上的电子表，是卡西欧牌的。11:50分，42秒，这是它的显示数字。在一个巨大而无的整体中的表现它精确，没有任何困惑，只有持续。只是显示变数的一种状态，坚决而绝不迟疑，独自运行，显示，接着丢弃，接着显示，仿佛一种法西斯式的神经表演，那么自私，主观，没有责任，在巨大而空荡的整体中，但一定又在整体以外。欢迎，谢谢。可以设想，至少在整体的边沿上，它走的每一步都相当踏实，它不知道这其中有什么意义，它不知道什么是意义，不知道什么是孤独，什么是知道。它没有。不知道什么是关系，它没有。它是一件外置于整体的工具，自身构成一个最为简洁的整体或者说系统。这是很容易理解的，菩萨。这很容易因此而解脱。但这里说的整体

并不是这一种机械式的固化的整体，一定不是。否则，它就不会是一种困惑发生的来源，以及尤其不稳定的困惑本身，即使在下午斜着射进二楼客厅的光线中。现在，到此为止，现在知道，最多这样。现在，可以轻轻抬起不分左右的这一只脚，迈出一步。它增加了吗？是否有所减少。似乎，仿佛是，在屋子里，感觉，没有困惑。不是一种困惑，一个路痴，似乎是，仿佛在这间客厅里，在这些光线中，一些明亮接着一些明亮，持续的明亮，持续的困惑，等着它暗下去，等着，等着重新抬起这一只脚。不对，它忽然动了一下。接着，又缓缓回到这完美的困惑中。它们一样大，一样完美。它们一样。但重叠吗？不是。相互包裹吗，相互游荡吗，也许。不知道。不知道要怎么在这温暖和迟缓中举起一只手臂，投降。

阳台

透气，在阳台上。

握着一个象棋的手,谁知道? 一只手,象棋,
是手还是象棋,谁知道? 一个象棋,是谁在知
道? 一只长手。象棋,垂在空气中。

不断闪烁。

凳子上的棒球帽

它在左边,电影。河水退去。在这一页的
这边,要是这一页正好是单数页。那么,它在
这一边。它是一顶棒球帽(钓鱼时,用它带来
好运)丢在一条沙发凳子上。它是一顶球帽丢
在沙发凳上。一顶在左边的棒球帽。一定在无
论它是任何一件东西的一件东西的左边(不,
无须这种繁杂用法)的一顶球帽,或者。是不
是在左边对一顶球帽这种重要性又有多少呢,
它总是在一边。在以自身(人是这么一种东西,
它总是围绕自身这个中心点在重复移动,哪儿
都不去了)为中心的这边,在一个位置上。那么,
它只能又在左边。左边总在左边,在左边这一
边。对一个左撇子的左派来说,她说,左边通

常意味着内耗与堕落。那么，对一件像一顶棒球帽那样的东西，无论任何时候它总是在一个位置上，那么为什么不能是就在左边呢。可以的。即使河水退去，远远退去，有些事是完全可以的。这样或那样，它们有时甚至根本就算不上是一件事。但是完全可以的。河水是完全可以的。一定在左边的棒球帽永远有什么东西在不是这边的另一边。它完全可以，要是它只有一个位置，一个总归有那么些彻底神叨的人，他的力气都去哪儿了，他的脑子还在上午的河边吹风，望着它以及这个位置，并且认为这就是左边，是一顶在左边的棒球帽。他需要用它在钓鱼时带来好的运气：它们快消耗完了。有时戴着它在屋子里上上下下走来走去游荡，他都需要。球帽就是这么一顶棒球帽，它是 Bass Pro Shops 牌的，如果你们经常看恶海捕螃蟹这档电视节目的话，巫师号船长他叫什么名字来着？戴的就是同款的这顶，他说帽子能带来好运。他没有说哪种帽子，反正捕蟹的没有一个人是戴渔夫帽的，这有些奇怪。也不奇怪。尽管他有好几次险些就在白令海峡上翻船。是帽子冥冥中拯救了他们，或许。这些事体说不灵清。但他总是每次都能把蟹仓装满。他说他喜欢这种装满蟹仓的感觉并且这样他和那些船员甲板手抛钩手厨师机械师（船上没有女人，一

个也没有，也许他们的祖先是北欧人的缘故有这些忌讳，不清楚这里头的道道）什么的他们就可以回家了，带着漂亮的支票纸。反正他每次都能和他的那几个手下完成使命也许真的跟帽子有些关系，他一定喜欢棒球。有一次，那些自以为是的手下在偷懒看那届的超级碗直播，他火急火燎下到船仓去把他们全部赶回到大半夜的甲板上。妈的，开始干活！你们这些资本主义奴才，怕老婆的怂货，黑鬼娘娘腔，赶紧的，给我赶紧，妈的，让我们发财！乌拉！他坐在船长室的驾驶椅上用他的对讲机骂道。耶稣啊，他说。他有时会望着怒浪起伏没有亮光四周黑乎乎夜晚深海明月如餐盘像那个停在蟹笼上的鸥鸟那样完全昏睡过去。国家地理的摄影师捕捉到了这个镜头，并把特写镜头对准他握在驾驶竿的那只肥手上。极具电影感，茫茫海面上飘荡着一条不知去向何处的船。

只是现在，这顶球帽还在这条沙发凳子上。需要把它丢掉，才能实际躺坐到这条沙发凳子上并且让两条腿交叉搁在水缸边沿。是完全可以的。他捡起它，把球帽丢在左手边一个什么地方，反正只要是在左边，在洗手台上。他这样想，神经兮兮的。他在附近左右上下看看，决定哪里是合适的左边它们都是，哪里是标准左边而且只是左边的一个地方，他需要训

练这种感觉。这（一间浴室空间中的任意一个点）是哪里？左边。只能是左边。他把帽子随便丢在了洗手台上，一个左边。既然帽子在左边，那么洗手台也在左边。这样完全不会有错，他信。左边总是在左边，而且左边总是左边没错。不在任何一边而只在左边的一边，一个定义可以完全精准的词，左边这一边，一种位置感，一个完全无感的词。仅此而已。一顶左边的球帽，仔细看，它有什么感觉？只是一顶在左边的东西，况且它的重心或焦点无非是帽子而非左边。左边，随便哪边，一个在使用时毫无价值感的词语在左边。就连一个连接词它都不是。它也不是感叹词，左边也不能用来当祈使句的起手词。它的好处是左边它完全没有情绪，不是冷漠而是没有作为一个词语该有的那种含义，它仅仅只是左边，笔划结构凌乱而完美。他坐下，躺坐在这条沙发即是凳子的东西上，在一定是在一个东西无论它是一个什么东西一顶棒球帽还是啥的在左边的那种毫无效率的感觉中。它也没有起到任何强调的作用，左边，一个毫无质量可言的废词与空语。它的标配感觉是：在正常情况下，一条完全脱离实际的一根边线或一种非功能性的势力仅用来游荡，可否这样理解游荡？并且让两条腿完全交叉，牢牢搁在水缸边沿，在巨大的左边你简直因此昏

厥过去。这样一来，他（必定持续地在他的左边而不是右边，在单向发展的现时空中）又觉得，去水缸里躺下的感觉是不是会更好一些。他在想，很长很长。左边，并且犹豫。第一次知道，左边，其实也是一种算法。这只水缸明显也在左边。妈的，电影，以及一种动物或只是一种动物感明显也在迷漫在左边。而这是不允许的，在左边的左边的左边这种婴儿絮语法。完全可以，但实在毫无节制可言。现在，让河水退去，不要总是被它抓住。需要一些运气在左边，按老规矩举起一只手，只能是左手，来结束这又是单数页码的一页。

窗前，或在书桌上停留。

表盘起雾水。一件仍在持续的杰出的事物，精确性在它轮回运转的变化中，大量饮水。几时起，鸟不知怎么就从窗前消失了，年龄带来一些迟缓的因数。不足的地方是，它们总是凭空消失，这里，追悔难道不是一个更恰当的词

语吗？阳光从未要求被临摹。相反，它临摹自身以外的一切。保持顺畅无疑是一种美德，有时，它仿佛又故意停着，制造一种停顿或上午在光线下的困惑，它们总是混淆在一起，就像船帆从桅杆落下，一个不知其义而又包含诸多歧义的野兽走过印刷厂大门时的凝视，它在疑惑的一定还未发生，以及它那磨损的前爪。忽远忽近，但光线照射一切真实的事物，摇晃窗帘的必定是风。它出现的时机取决于什么？不停敲击一只钵，那种只有钵体震动才能在空气中引发的特殊声响而又不是回声，全部加在一起后，得到的便是一只山羊的沉默。这是于事无补的。趁着还有些脚力与那种往上发生的感觉，它爬上山岗，一只塑料脸盆倒扣在那块岩石上。更多的细节有待进一步去排除，现在。把两根玫瑰连同浸泡它们的这只玻璃罐子移到窗前，阳光下，星期一，它们的成就在花瓣上流逝，同样的损耗也发生在人工语音的诵吟中，并且不限体裁。因此，游荡。在山水间的游荡是如何实际发生的呢？在即使在缓慢而多雨的古代，在烟雾缭绕中的诗意始终也起不到大的作用。不是一个问题，武汉是动物园。其实整个湖北都是一副江湖交错的鸟样，平原与湖泊，以及一些支流什么都不意味，一口老痰。也就是说它并无时机，它是自然出现的，一次

突袭，一种开机现象：在一罐浸在水中的玫瑰的整体的左边，就像忽如其来的情感，几天下来，这个微小的水池里已滋生出一些可见的微生物，在更有层次感和亮度的光线中。总有些事情我们正在错过。一些大可忽略，但已发生过一次并且重复的事情，它满了，它就要去倒掉——书桌上有弗兰克的诗集，他的那些在享用午餐时写就诗句，那些只能在上下语句之间闪光的碎语。那是一个什么样的脑壳，它从不否定任何东西，并且始终热忱，一场车祸。书桌上能表明它们身份的东西就这么几件，一只黑色马克杯，齿轮打火机，几个充电插头，一些书册以及这只钵（作为烟缸是它的唯一用途），它一直是它们中心，是它们的内容与最终形式，它们永远向它倾斜的结构，像散文或诗篇那样，一晃已有几十年，而剩下的仅仅只是这些烟雾。无法捕捉的光线中的烟气，与它们的形态消散的那种速度，弗兰克，这才是东方。而不是那几个在山水间揽胜顺便到此一游的枯和尚尼姑大师与成语，不及物也非法，仿佛她们是被迫退出生活的。怎么可能？把一支打火机竖起，而不在桌面上射下它的轮廓的阴影。表盘跳动的数字计算影子的变换与它的移速，一天中总能产生漫长的时刻。丰富的形色，忽，以及需要节约使用它们，并远离一切对称。在一个放

之四海的时刻，在窗前。光线穿过玻璃，从窗外带进来被称为风景的这种失去功能的东西。它不会在房间里停留太久。她也是。她说，去准备午餐吧，但不要跟蔬菜有仇。

一个必要的定义

写作的自由，这没错。而写作中的自由呢？
一种由内而外的吐。两者有什么区别？

一个微小的概念，自由。

而写作，用作游荡的写作。经过昏暗而漫长的农耕期，面条已经烧熟了。

午睡

增加一个动作，或一次或长或奇异的梦游，准对不同的事件划定动作的范围。即使它在左边。那么，那种动作也只能在左边发生，睡着了，像一只拖鞋。

无论任何动作都可描述，临摹并且具有现实感。它是一个可代入的名词，甚至主语，那么它的动作受到的限制只会更多。否则，即使它动（或静停着，在空气中举着一只手臂），那也是在游荡。在梦里游荡是特别的，无须已知经验，一种潮湿而没有色彩的游荡，在它附近没有事物。仿佛一种只在假设中存在的梦，没有部分，也不像一个整体。它的动作是什么？只能是游荡本身。两个傻瓜吐出一只仙鹤。没错，这正是梦游中的事物，似有似无，朦胧而局部又如此清晰，是一个完整的句子。两张嘴巴相对，一只含着仙鹤鸟的脚爪，一只含着鸟头，鸟身连接着它们，它们在吐。

午后，一些阳光射在窗前的书桌上，少量灰尘在附近浮荡飘忽，二三四五，有一些奇怪的动作在午睡中被看见。她不愿意醒来。没有力气去做出这一个动作，甚至她知道，在他们表演的前方还隔着一块巨大的玻璃，这让那个

吐的动作多少有那么一点变形与扭曲，与一丝恐怖。她看见这会儿她躺坐在椅子上，在阳光下，梦见一个不常见的动作不代表什么。只是在游荡，她想。从抽象些的角度来看，这两个傻瓜的脑壳就像是两只保龄球，但他们为什么是傻瓜呢？他们为什么不是金刚菩萨，她试了几次，确定他们狰狞而痛苦的形象无法完整代入，那个缓慢变化的动作似乎无法一直展开。就好像鳀鸟的俯冲，更多只是一次次的反复。而这种反复仍只能在局部发生，整体清晰可见的一个标准动作是不存在的，动作与动作之间的挤压、渗透、冲突，都是非现实的（但它们的确顺利吐了仙鹤，虽不完整，但已足够判断）。

也就是说，在游荡中的语言与事件画面的发生具有同时性，以及一致性。其次，一个动作要是具有完全的不确定性（不可整体描述而只有局部的展现），那么它只可能被归结在一些系列游荡的范畴内。而原先，一个人躺在椅子上睡去，正是为了摆脱那种始终处于游荡的日常状态。

饮马

一个阴天。被云层挡住大部分光线的一天，又是。物理的，稍带感性的，以及必要的，在窗前。地面以上的一天，天空以下，这一天。所有已知一天中的一天，一个正好是阴天的一天，这一天，马匹。一个动作代号，饮水——送一头鸟去淮安。

实际的饮水发生在河边。上午雾气中，一个马匹低垂着脖颈，蓬乱而长的杂色鬃毛快浸没到水中。它不渴，怎么说呢，必要的饮水。它是一匹马，标准而传统，那么，饮水是必要的。尤其在雾气弥漫的河边，一匹马不在饮水那它又能有什么其它动作呢？不允许有。一个通常没有公共事务的马匹，并且算不上多激进的一个马匹，总是去评论它是枯燥的，而又是必要的。标准而传统，它有马匹的共性，但它实在又没有马匹的形式。它只是一个类似马匹的东西，勉强以一匹马的样子在河边饮水，或韬晦，或只是停在那里而无须去过多深入。这无非也是一种好的可能，它没有组织，以及组织的温暖，这样它就会有各式各样的可能。一个饮水的马匹。

反之，一个河边雾气中的马匹，既不在饮

水(它也许饿,但绝不会口渴),更不像是在韬晦,或有的没的反抗,或聊胜于无的反对一切,马匹,仿佛它已远离了一切事物,仿佛对自身作为一件事物也是一种永久性的逃离与遥远的否定,那么。它还杵在那里做什么呢?它没有可能。马匹,以及马匹的全部可能它已失去,脱落,它不再动作。因此,它就是一匹空马吗?也不是。

从不远处看,它只是有些虚实不明。但它仍在那里,整体色调偏灰暗,杂毛笼统而粗糙,四根腿脚不同长短,庞大的躯壳接近散架边缘——要是有必要,现在,特德,我们甚至能看穿它,那一颗因它心脏的跳动使我们缓慢而与它在一起——看着仿佛一个正在饮水的马匹,一件在这样的一个阴天,在屋子里游荡时必要的事物。因为熟悉,在记忆中始终稳定——当它饿,想起要吃草莓,一小碗隔夜草莓就摆在桌上。但这是绝不允许的。

(由于受到降温与光线不足的影响,窗户关着)它是独自在那儿的。一个马匹,它只有在那儿,在升起雾气的河边以一匹马应该有的样子停着不动。无论它是不是在徐饮,后悔或有没有别的安排,至少也是一种好的可能,并符合这一天的实际需求:一个不太远的,偏左边的,不会挥发而体温略低的,把锅得抄乱响的,杂食性的,因长久休息不可避免造成疲劳而在《鸟

史》中偶尔也会路过的，非集体但也谈不上统一的，尼姑的坐骑？不是，是无疑是无意识的，或当代的同时旧社会感极度强烈，与极其敏感的（这就是它始终停在那里不动的原因之一：困了就要睡觉）远离一切极端事物的——或许它在等同样一头凤凰鸟降临的？不知道，以及否定，没事就放个屁但又与贝克特无甚关系的，无法被填满的，自身又没法膨胀起来而充满的，总是处于亏损中的，但又不得不说拥有一种充盈而偶然性的，拒绝一切统计学与快速计算的，也是拒绝归纳的，这么样一个可热插拔与反复充电的，与凄苦几乎等量不上不下的，当然也远离游荡的——但又可以认为这也是一种游荡的特殊形式不是吗，始终未得到交配的（它有交配权！）或雄或雌性：这种概率仿佛更主要一些——从这个距离，很难看清那根夹在后腿间的那根漫长生殖器具，所以是不确定的，不定时开航的，毫无思想、天真与娱乐可言但骨架嶙峋，皮毛质感感人的，没有沮丧的（虽然这是不可避免的）与马匹风格的，需要这么一直用词汇延宕下去吗？抽象不足也很难具体化的，又非辩证唯物唯心什么的一个未命名的，血统混杂，鼻孔时而喷出火焰但实在火气尽失的无法像一头鸟儿那样来到窗前的，我们始终保持着一种距离，否者就会陷入太危险境地的，

红色最好，但它并没有色彩，臭烘烘但在月光下光洁的——这也是特殊情况，无须去考虑——生气呢？不会，顶多只是在不断叹气的，一定是逃离前线的——在路上遇见那些迎面而来的尼群了吗——其次，一定也是一去不复还的它自己明确知道，它是一个这样的，完全脱离人民群众，地域政治，劳苦愁烦的，一旦后悔起来又无以复加的，也不可被点燃的，也不是绝对温吞的（它的畸形造型不是东方的，也一定是东夷式样的），无法描述的是那碗口大的眼睛，如此空洞而深邃，仿佛无底洞般，它也经历童年必然的痛苦吗？忘了，它是一个善于忘却的，为了忘却的，已达到不生不灭境界的，等待飞升而又实在懒得继续筑基的，只是等待而等待为空的，空牢牢等着的（有时望着水下它自己投下的虚影而没有顾盼之情的），不可能用一个简洁的词汇去做出一般性概括的诸如此类是可被观察的，以自身为中心不断延绵而又不是复制，慈悲也吉祥，与虎无怨无恨，总归也不恨自己——这又从哪儿谈起呢，但总体上一定是必须是静的，且是可被观察的，并且严重缺失睡眠而又不知焦虑为何物的，名马？远非是，它连马匹也只是相似，它绝不算是一种严格的马匹，它是，当它是，它又不像是的这么一种东西，对此我们已非常熟悉诸如此类云云，已

熟悉它的非常，普遍以及任意性，是不用去深刻追究的在既然已经在一种散文或诗写中，是不如说它是一劳永逸而非技术性的且永远不能被囚禁在画框中，是不能的，它不是一般的脆弱，它就连它的脆弱也显得如此无常，干燥的，它确实是这样的，始终具备一种清晰的混乱而不动摇，是一生下来便是这样的，对知识与经验尤其敏感与恐慌等等诸如此类，剩下的让它自己去缓缓思想也行的，

一匹饮水的马。

在必须在河边，雾气中。

墙

可以排除下雨对它的消极影响。推倒雕像。那种站立方式，一只猫。无论它吸收什么，它不返回，也无礼貌性的回赠。在它之后是蓝色，之后是灰色，接着又是蓝色，混合成一道墙面需要的那些东西在一个看得见的地方。沾点水，用它来擦拭镜片，它的正反或内外只有它自己

知道。用来衡量一场被季节驱动的雨水带来一整个上午的阴暗。有时它增加了土地的重量，指挥它们任意流动但并没有指明河水运行的方向。这里是哪儿？城市抑或一个灰蒙蒙的郊区边缘，在一个始终不存在的一个问题上与它一直所处的位置有关：荒野中的一道墙在筑完后立在那里不动。在一片如我们所知的常见瀑布中。一个雕像动手剥开自身，我们看见它的内部。尽管什么都没有，但这正符合我们日渐衰弱的预期，以及一直是在对我的一种否定判断。它的性质是文艺的。它并不会起到实际作用，在一株树木的树叶的数量上有显著的增加或减少，一直是。穿过它，就像穿过一片野地，或一次长途沙漠旅行，需要的那种气力与能量始终无法聚集。一整年的天气情况总是要靠猜。

但混合它们，使它们强制性地在一起总归是一件美妙的事——也许还有更暴戾的事件在发生，且在面向未来。需要不停去制造类似这种集合，敲击一头鹅的脑壳，把总是不停甩尾以驱赶蚊虫袭扰的牲畜们统统赶到山谷中去，并且遵照谁的意愿，它们保证能顺利活下来并且总能得到那种繁殖机会。但你不能总盯着一面墙而不是窗户，那样看不到外面。那样只有一种思想活动在连续进行，奔赴前线或只是在云雾中来回绕圈，一个残酷的词是生活，更广

泛的是颅内游荡。这就是旷野中为什么出现一道高至天空的墙的原因，它一定也以其它形式占据在脑壳中。实际在那里，而不像是一种感觉。一种我们需要的感觉无非是让船帆升起，开拔，接着消失在茫茫自身中，与海面无关。这符合墙的另一用处，用来思过。

墙

另一种用处，而不是另一道墙。一种借用，而不是一道墙能阻挡风雨以外的什么，在房间里举着一杯茶水无限游荡，它的臆想范围被限制在四面水泥墙壁的包围中。原谅一个达摩的颓废。评论那些过错，而你从没植过头发，殴打过小型动物，还是剪掉那些从窗外伸展进来的多余的树枝：也就是说，散步时从地上捡起一根树枝又重新丢回地上也是一种罪过？偶尔来到世上而只能躲在一种进行时态中也是一种错误？先进的菩萨这会儿还在河边钓鱼，值得去荣耀的神总是在神秘的季节里忽隐忽现，在

院子里，在瓶瓶罐罐、花草与各式各样事物中闪烁他的超自然光芒，阿弥陀佛，放之四海的标准一直没有得到统一与完善，而现成的词汇已老早被用滥废，以及可怜的通用语法。而这些都是已知的。而严重的错误总是需要用科学方法去重新发现与订正，它们就在那里，在真理的或一只鸬鹚的斜对面，因为。

打开一扇门，通往大海，或在下雨天赶去维修点换一次成品机油，这种不再时兴的东拉西扯并不能解决眼前的问题，它只是一种谈话风格而远非具有谈论事物的那种严肃性。文学就是这种专业，以语言的混乱与迷茫提升愉悦感但过多吸入便会让脑汁水发霉以至于昏厥，一面到处漏风的船帆就已足够。或在雨天抽空打一手德州，♦3♣5，翻前弃牌。抑或一只顺利绕过纱窗的苍蝇在反复撞击那面玻璃，难道它不知道透明而空荡的天空也是一种实体吗。一些错误发生了，而你不可能知道形成它们的所有原因，历史中没有经验。反之也是。反之，你最大的错误通常被你忽略。并非一个错误，你只是在一个巨大而莫须有的错误中游荡。它已大到超出你智力能及的范围，你能接受的想象的极限。你不可能进化，而造反基本上也是不允许的，以及无效。那么，你就此会自己烧着吗？这取决于对于你来说什么又是你。注意，

你绝不是一个错误！但在一个错误的地方（比如，在保佑当地风调雨顺的玄谈庙），总归做什么都是错的。包括对准一面墙壁用头磕它与无尽反思，于你也只是一种娱乐消遣，而不会获得永久性的稀世领悟——它必定艰难，苦涩。你不会因此轻盈，一些主要的重量大面积从身上脱落，道理就是这么个道理。错误常随，沉重而你无法做到真的脱先。只有放下，佛陀说。就像把怀中的一个婴儿轻轻放到地上，在他获得重量的同时让大地托举着他，他又有什么错呢？没有。他就是连一种错误的价值也是没有的。他只是发生在因果关系中，在一种连续的持续性中荡漾。

而假设你就是一道错误闪电呢？或错误的源泉。用来纠正它的这道墙并不会反射任何回声。在这种情况下，你没有依靠，没有对象，没有责任，也没有你，也就无所谓错误不错误，你即使是云，也是一朵无法从整体（它无疑是错误，或错误的变体）中独立的乌云。雨在下，这时，在乌云密布的天空。假设一道墙就远远地立在旷野中。它的作用是什么？以及它必然也产生副作用。只能一些遗憾而不是过错，春天利于在其中游荡。一个全身冒着烟雾，始终在承认以为的过错的人走过去，停下，仰头想了想：那种比深思熟虑来得轻些的思想。接着，

还没来得及开始忏悔，便像一只猫那样快速翻过墙头，落到墙的另一边。抑或完全消失不见。从阴沉的天色看过去，整个下午，它们也是取不完的。

西班牙

向西班牙看去！首先是一种感叹，接着需要一阵惊喜，接着继续打开原本打开着的窗户朝西班牙的方向在心中远远望过去。最远是天空。天空空荡，是一面倒扣在大地上的大弧度的墙，一只苦行僧手中的钵的放大或只是一些光线无法从其中返回的空荡，穿过热带，西班牙就落在这种空荡背后。

二月过后就像八月过后还是八月还是二月，这在当地在正常雨季里已经是一种错误常识。错误而已，二月的天空很底。

反复削减一个句子，一个事件的过程，快速修剪掉一根树枝的枝条、叶片，它还剩下什么？快速吃掉一只苹果，把一根手指点在窗沿

上，朝西班牙望去。

没有可刷新的记忆，死灰复燃的记忆，每一天，这一天，又是在每一天的这一天游荡，不是下雨就是不下雨，这一天没有那种记忆，没有可以在记忆中游荡的那种记忆，那么，这一天只能朝西班牙望去。

缓缓，什么是缓缓？

这是一种什么情况，两种什么情况，那么相似却又完全分开。一把吸尘器，朝西班牙望去。

一个尼姑。站在阳台上的一头鸬鹚，长袍及地的一个迎风尼姑，下潜，继续下潜，牢牢沉在湖底，这又是一种什么情况？只能朝西班牙望去。她有时（一个雨天上午）起床后打开窗，朝任意一个方向望过去，望到最远最深，以及望到不能最远最深了她还长久望着。仿佛那里有她已经忘记的记忆，仿佛记忆是一种可以反复取出与丢掉的东西，一条最深的河流。

适当的返回，空气中有一种超大的尺度。屋子里有一股雨季发霉的特殊气味，抽屉里有一个陈旧的秘密，秘密中还有其它的秘密。

苦涩的窗台，如果苦涩是她正需要的，那么她这时就能感觉到一种又苦又涩的东西漂浮在窗台上并且不能消减，不能召唤，就像她也不能召唤一头鸟雀飞来停落在窗台上，没有办法，也无法评论，她也没有足够充沛的情感用

来支配这一切。她望着窗外。只是缓缓望着，没有要去望见的东西。

在心里，在思想的中心，或者在雨中。或只是在眼前的这片细雨中。或仅仅只是在心里她知道。

首先是一种感叹。一种穿过栏杆看过去空无而没有对象的感叹是她需要的，她不知道的，没有在重复积累与叠加的一种感叹，很轻，很安静。她不知道。她叹了一口气。

二月雨季，一个微小的动作。类似一种感叹但又不是。当她站在窗前往窗外远远望去，她的一只手插在那根裤带上。另一只手的一根手指必定点在窗台的边沿上。

分析一个动作，即使它是微小的不经意的，仿佛一次轻轻的叹气，但它又是那么沉重，一种很轻很轻的沉重，也许因为轻，她也是不知道的。

评论一个动作首先要考虑它的力度，其次色调与线条，其次是实用性与舒适度，再其次它的必要性，这与观察一头倒插在路上的鹤类似，它的那根硬邦邦的脖颈，以及那对僵在空气中的爪子，一次评论需要在一个句子中一次性说完，否则它就不是在评论而只是一些描述。

一种只能在屋子里实现的游记。

朝西班牙望去，这时雨会停。二月的雨，

二月雨季里的一场这一天的细雨在这一天会停下。不是上午，就是在中午，一个快递准确送达时。她要不穿过这些雨水远远看去（那里始终有什么？）要不只有从窗前原路返回，回到床上躺下，顺便盖上盖子。

衬衫，她仿佛一下子衰老了八岁，并且永远不能被三除尽，那么，她在感叹的始终是什么呢。

没有。一种特殊的情况是一个东西无论它摆在窗台上还是停在雨中，但是没有。

一个东西不在那儿，不在心中，不是一次叹息，不像是一次正常的叹气，它只是没有。有，也找不到。无论朝哪一种方向任何一个地方看过去，它不在，更是没有的这么一种东西，一种特别的无从去评论与临摹的情况。而只能去大写。这种情况在玄谈庙很常见，也很过时，或者它作为一种写作方法已经不再时髦，情况就是这么一种情况。无论朝哪种方向游荡，游荡本身就是一种无效，以及最多一种到此为止，并且。游荡并不是一个术语。

在心里，在思想的中心一种没有的东西始终在游荡，或者在雨中，既不是一种感叹一种安慰，只是没有地在眼前的这片细雨中，或仅仅只是在心里她不知道。

但即使没有，它首先也是一种感叹。

那么，厨房，一只烟缸，哪怕正在停下的雨水，收起这根手指同时举起这只手。

接着，缓缓朝西班牙方向在这个天空中继续望上一会，在这一天的记忆堆栈中在一个人的心里翻一翻，也许它还在那里。没有惊喜，让她遗憾的是，雨过天晴，剩下的只是一个动作。

但它首先仍是一种感叹，她认为。

苦涩是必要的。欢乐与苦涩总是掺在一起，是必要的。人是必要的。

储藏室

通常被认为是一种吉利的数，双数很难展开。一只蝴蝶有双数只翅膀，苍蝇有双数只脚，摩西有一根分水拐杖以及一张纸有六个面，是一种顺眼的双数，甚至一种看上去非常公正的数，在储藏室偏昏暗的灯光下。

当所有人不再关心所有人，这里包含一种特殊的社会学孤独吗？还是一种多少有些让人发困的冷漠：所有人有一只脚，一个中心。

以及，为什么会关心？

一件东西比如这套电子鼓只能在一个地方而不能同时分散在两个以上相互看见的地方，那样它或它们就不能被称为一套，或一件完整的東西。一根跳绳是另外一种情况，它出现在什么地方，必定就不出现在另外一个什么地方，但这只与那种说话的语气有关，并不是因为骄傲。并不是每一次短促而随机的抽筋样式的思考都要这样，都要对之前发生的意义作出一种逃离的动作，这里并不会产生一个用来控制阀门的随机数。这里整体的情况仍是在社会主义。这里物资储备丰富，有米、油、口罩、一台制氧机、乐高碎片、小麦粉、一些报刊杂志等等诸如此类有用没用的东西但作为一间储藏室，这里仍在持续地弥漫着一种非常贫乏的感触，呼吸短促而很难深入探索的一个洞，还是一堆久经考验的大杂烩？

这些是什么文字？大杂烩。

而为什么这间屋子没有门槛，就像庙里的那种，一种业已消失的东西。

可以肯定这里曾经没有过老鼠出没，没有猫进入过这里，没有猫会走进这间储藏室除非它是一只失去嗅觉的银猫：这些就是它留下的粪便证据。

强制退出，在椅子上坐着睡着了。

游记

迷人的平庸的痛苦干燥的困惑的并且年久失修的一种心理学上的干燥与练习弯曲一根手指。迷人的痛苦，干燥的困惑，追求平庸的那种痛苦无疑是非常痛苦的，由社会造成的以及平庸不可能结束。一个上午，困顿而迷人，屋子里的潮湿已退去大半，窗外，再次听见鸟鸣声。物理的，也是平庸的一种发声活动，甚至不会有结论的但都会过去。

蓬松而庸俗的沙发，在它斜对面，一只冰箱的痛苦，甚至一只枯燥之极的冰箱还有什么？一块大势已去的暖气片还有什么？一面非此即彼当然也绝对让人困惑的承重墙除此以外还有什么呢。总是平庸的，庸俗的，迷人的一个超大尺寸电视银幕？是在当代起居生活中必须的，可有可无的。枯燥而高级的生活，一座超感布面双人沙发还有什么？

几盏吊灯，镭射！

贫乏不仅仅表现在精神上肢体上，就连日常性批评也是平庸的，以及恶心。

犯困，而不可能有真正的重心，一个人便是所有人都在犯困的证明，每一天中的每一时刻，在每一次意识不到残喘的呼吸中。

还有什么？屁股，对它的专注已远远超过脑子，战争，汇率，悬疑故事或其它杂七杂八什么，屁股就是当代信仰，陷在沙发上的神圣造物，一些过于丰盛的痛苦的脂肪。

就连摆在餐桌上的这盆花插也是假的，平庸的。它的枯萎也是扭曲的。

还有，就连空气也是多余的。

平庸的。一盘草莓，一只毛手大黑猩猩甚至一次实际的游荡，甚至一次无定向爆破或一次反复昏厥，甚至已经（最终一定会）涉及到世界起源问题，之后还有什么？甚至在缓缓亮起的光线中看着光。

一种完全迷人的干燥。外套拉链，一只盖子丢在一边的水壶，以及它那个无比拟人感的壶嘴。与鸬鹚，一个枯燥而痛苦的转角。甚至一种无比拟人的痛苦的使命感，一种接近便秘的枯燥。也就是说，要是仔细去眺望近处的现实，就连痛苦也是枯燥的。

平庸的与必定也是痛苦的，一件像样的外

套是起码的，一个盆景在客厅里是必备的品味，就像一种夸张的情绪总是在那里，并且无法成为一种陈述性判断，复杂但也没什么大的困惑，一盆植物而已，因此，还有什么呢？枯燥无疑也是迷人的一种形式。

迷人但平庸的一部脚踏式电子秤，它只是有若干枯燥，若干枯燥以及若干一些的枯燥组成而不能引起真正的困惑。但它就是这样一部电子秤，它就是这样的一部电子秤，它不是别的痛苦电子秤，不是所有用来称量痛苦的脂肪的电子秤的其中一部，它完全不迷人而只是偏向于平庸。而这正是由于当代疲乏的生活统一造成的。

痛苦枯燥。

痛苦常常是由枯燥引起的，痛苦通常是扭曲的。在痛苦中是什么意思？

难道一个人还能在痛苦外闲逛。一种实际的情况是痛苦在当代生活中是一种极其枯燥干燥的东西，一件平庸的事物。而在旧社会，痛苦总是无比新鲜，绚烂。

迷人的痛苦在当代是不存在的。痛苦只面向过去。反观，躺在沙发上思念一场雨有时反倒是迷人的。

那么，假设打开这只痛苦的冰箱。但能假设打开一种痛苦吗？假设总是枯燥的，无须成

本，它通常是痛苦的根源，动力与平庸的根源与动力。

痛苦，就连假设的一种痛苦也是那么枯燥乏味，再也没有迷人的痛苦，没有湿润的扭曲的，可感的痛苦而只是一种无比干燥，并且还有什么呢。

就连这样的干燥也是平庸的。

一只脚搁在茶几上，享受身体的大部分陷落在沙发中而没有困惑，完全没有重心与痛苦的干扰而完全只是一种枯燥。一种完全只是干枯的一种枯燥，仿佛一朵花枯萎，直至完全失去水分，耗尽而不再有什么。但即便这样，它仍是平庸的，多余的耗尽。

跑步机

是谁？是什么？我。材料与同一性。匀速，以及重复一种动作样式，一次接着一次的心脏跳动，脚步交替以及我总是对我的一种不可间断的连续与破坏，是中心，我。与无尽后置，

在上午射进浴室的光线中，在水缸里躺着的一个或一种谁以及一种什么，是总归虚无什么的，一种哲学上的抑郁倾向是总归是可有可无的，而无须去自我定义的是只要一句话足够漫长便可无尽展开与否定的无须去费劲的一种解释。是没有，但仿佛总是有那么一点儿东西在那儿（肋排骨附近）无法挥去，是有重量的甚至时而沉重。要是一朵到此为止的乌云，那也是在理想情况下。

这一切都需要否定。

枯燥跑步机。不停缩短并且不断向前延伸的虚构路程，不断在原地前进而没有倒退的风景，一切只关乎肌肉与脂肪消耗，牛奶与鸡蛋，昨晚的肥腻火锅底料。这些让人恶心的，感到恐怖的，有失体面的肉与污染的精力需要尽快消耗。重新塑造一种从直立猿人到牢固的我这一种东西，而完成这一切需要付出的只是一次接着一次的鞋底摩擦，一种徒劳的终极形态，仿佛走向未来。是幸福的。即便伴随珍贵的咸汗，但一切都在表明我将脱胎换骨，焕然一新。一切就是这样的一个词语，在脑汁中它不用再去分类，仅次于语气助词。而我就是我的一切的综合与统计，是两条腿相互重复超越，保持呼吸均匀，形式决定一切，跑步机必须摆在阳光能照射到的客厅，最神圣的某个位置上。而游荡，

它甚至连一种对自我的消耗都不算是。它的动作形式只能是一次又一次对自我的否定，无增无减，失去身体以及神经内核的一种不间断持续。在通电情况下，一台跑步机只关心自身转动是否在顺畅地进行。

连续的，持续的，不间断地直到世界尽头。

在身心一步一步机械化同时，需要不停补充水分。

我不再是一个单位，一些流荡的肉，而正在成为一个纯粹的动作。它带领或拖动我这件空荡而沉重的东西穿过城市混乱的建筑群，越过森林上方，像个追逐浪花的海豚，穿梭在一切有的没的时空，但仍是一身肉与油脂，仍是大量的悔悟与遗憾，仍只是这些包含我的一切的这些无法挥发的东西，在一个持续的动作中不停朝一个虚拟的前方冲刺，直至来到一切事物的尽头，事件的尽头。那里黑乎乎的，什么都没有，什么都不是。利于昏厥。但一切都是现实的，安全的。确保跑者始终处在安全范围以内是跑步机出厂的首要条件。时速、时间、心率、热量、节拍、距离、神经起伏等等所有指标都被一一记录与分析，及时反馈，超过阈值便发出警告。传送带原理永远保证货物顺利抵达彼岸。从这方面来说，所有工业智障产品都闪耀着伟大而亲近的人性光辉。

连续的，持续的，冷漠而永不间断拖动我这种东西涌向什么都不是的世界尽头。扭曲而狰狞的一阵冲刺，接着射完，接着焕然一新。

否定一杯茶水

它在左边。一种射出的信号，在一边，一种左边或许。当它如实地在左边，否定它便只是一种惯性。这些名词都可以在前头加上限制它们的定语，增加色彩感或某种焦虑，或其它有利于制造某种集合的，必定也是未发生的，进行中的评论。一杯茶水摆在桌上，干净，还是端在手中走来走去，它还需要去评论吗。一杯茶水的重要性在它的用途中已得到固定。稳稳端着一杯渐凉的茶水在屋子里游来荡去准对这种情况的临摹也通常只能发生在左边。左边，一种通用的情况。总在出现的一种情况，即使只是准对于一杯茶水的听写练习。

它，而不是一杯茶水，这里的情况略有不同。它在左边。无论它是不是一杯茶水，是否是接

近于一杯水还是一个杯子那样的东西，它更接近于是一种信号。意味着反复的游荡从未中断，是持续的并且连续。游荡的重要性在于它总是持续并连续，它不会长久停留在某种情况某一种状态中，画面中，它是延绵的。

有所发觉是什么意思？就像一个人端着一杯茶水忽然感到有所发觉。但它仍是延绵的。

仿佛在左边的一种特殊情况，而有时，它只是在左边且延绵，给人一种持续并且也连续的感觉。而实际上它一定也是。在浩荡的历史中寻找真相又是什么意思？它的换一种说法是寻找历史的真相。

一事物例如举起一只手，高高举在空气中不动，要是对它持续不断地进行否定，它能剩下什么？历史总是可以包括全部，包括天空。

它首先通用。接着，它当然也在左边。

那么，它最后能否定出一头鸟来吗。

一只手并不是高高地空举在空气中不动，它毕竟还握着这一个杯子。一只手不可能完全失去日常意义，它至少有一些实际的用途。可以用它来掰着手指数数，或作为一个数字的标准对照物。因为它在手指数量上实在稳定，几乎无法去否定：迷人的平庸的痛苦的干燥的困惑的并且年久失修的一种心理学上的干燥与练习弯曲一根手指。

集合的作用，要是有一种作用，它首先是对一些杂碎的归拢，形成一种貌似共同体的东西而实在又不是，它们只是集合且散乱。别让它们跑来跑去，这就是集合在文学写作中的作用。痛苦的，干燥的集合，与临摹类似，是一种通用的写作方法。集合，在它的使用中的形式感更像是一种游荡。更像的意思是接近。

可以包含全部的历史是一个大的集合。大于左边，当然更大于天空。虽然它们作为词语在通用性上完全雷同，但在质量上还是有略微区别，有轻重之分。

上午，一头鸟射进天空。射完后，假定它不动，稳稳停在空中。那一定也有它的理由我们知道？

对一种未发生的，进行中的情况持续且连续去展开便是在接近。一个波浪反复对自身进行否定而这才是它的生成（浪漫些的说法是繁殖）方式。

走来逛去，在屋子里制造出一个海洋来。

一个集合的质量通常取决于元素之间的无关性。并且这一堆元素自身也并非确定。它们总是枯燥，不稳定，总是通用。一个痛苦的杯子，一个小的集合同时也是一个重心有些偏离的短语，或者一点儿颇为奇怪的感性理解。而空集只能是一种特殊情况。只有在特殊状态下它才

成立:比如天空,它完全是所有空荡的一个集合。这就是在历史上,为什么天空总是通用的原因。因为我们并不知道空荡实际是什么意思,它太过感性。

而又无法否定一种实际的空荡就停在天空中。否则,上午,一头鸟射进天空并且牢牢停在那里又是为了什么呢?不可否定,鸟一定有鸟的理由。

集合枯燥,但也美好。集合中不存在任何确定的信息,它只是一堆东西,杂碎,只是近似而彼此毫无关联。就像旧社会与农奴制,并且在通常情况下(作为一种游荡时态),它们通用,并且相互通用。可用来相互评论,反复持续而连续地展开,演进,如同一个波浪以消失的方式推动另一个波浪的形成。

情况是这样的:没有对未发生的,进一步正在进行中的事物展开(以评论的方式)进行持续而连续的否定就没有在游荡。历史大,但游荡无疑是更大的一个概念。不是广阔,是大。大而空荡。这间接说明了上午,一头鸟射去天空的原因(不是目的)。是我们不可能直接知道的,而只能通过分析获得一种确实感。而又可是可有可无的,既然是在游荡。

寻找一种关系,或连接,而要是实际没有呢?比如集合与游荡,天空与鸟,甚至一个杯

子与高高举着它的那只手。（无论从哪种角度去判断）它们没有。那么，在我们心里便会产生一种干燥而痛苦的情况。在我们心里便会产生要去否定这种事实。这是通常在发生的，比如，我们往往就是对我的一种否定。

一只手在空气中高举着一杯茶水，重要的是否定的连续与持续性。除此以外，还有什么别的方法用来游荡呢？一事物以它自身的样子在自身中游荡，没有除自身元素以外的任何杂碎的一个集合一定是枯燥且痛苦的，仿佛在内部。一个芒果，它的旁边（左边）是另一个差不多的芒果，这种情况下，我们通常就不去区别它们的左右。因为这种情况无疑已在一种空荡中，已无法在其中实际游荡。因为根本无法确定哪个是一个，哪个又是另一个，无从去否定，仿佛语言失去了它的实际使用功能。一个芒果与它旁边的一个芒果完全无关，又完全相关，完全没有彼此，而只是一种相互，一种相互的干燥的且痛苦的集合。

它连续。那么它只准对于自身是连续的，并且这种连续只能通过对自身的持续否定才得以成立。历史浩荡，波浪反复推动波浪，一杯水举在空气中，一个窗户永远向外打开着。这时，朝左边看过去，一些未发生的，正在进行中的不断朝它的左边展开而不可实际停留。牢

牢端着一个杯子，在填满物但感觉空荡的屋子里。为了休息。

窗前

用意念或气功，比如（这相当于成倍增加了组合），一个悲伤或欣喜的人远远地作用在那些树叶上，它们的掉落率发生改变吗？尤其（这是何苦呢）对那片总是把内部矛盾引向敌我矛盾的树叶。

近处

泡沫，而这是近处。一种不在近处的东西仿佛泡沫，仔细想（看见，以及说话）一种在

那里不在近处又不太远的东西也不是云，不像。总归是因为它的像与不像没有大的必要性，那么，它泡沫且通用。词语是思想的泡沫，思想是存在的泡沫，走去洗手间，在稀释后的洗衣液中搓洗一条裤子，泡沫泛滥。而这是近处，窗前。泡沫意味着破灭会瞬间抵达，一种透明而危险的气味，或一场漫长的旅途的最终结果，它们在含义上相通，完整而短暂。而这是近处，它确实，并非彻底虚幻。从空气中飞来，停落在窗前的鸟（即使是火气十足的灰鸟）无疑也是泡沫，在他的历史中它泡沫化实在太久，它有时精进，但大部分时间只是在散漫的情绪中颓废着，难免倦怠。而情绪又是什么？除非它是想象力的一种泡沫。近处，没有需要特地去想象的东西，一册浅蓝色封皮的书就摆在近处书桌上，浅蓝色的天空，沙漠，广告牌的暗影，高过远处山脉的路灯，在一个平面上它们构成一道泡沫似的风景，一个从窗前望去遥远的乌托邦。无非泡沫，词语的泡沫。用以安慰的让人产生满足感的泡沫便是佛陀的逻辑，他看到了什么，弟子们看着他病卧在树下的样子是那么伤感，那么残喘与泡沫。让后脑壳升起淡淡的紫色光圈来！

而这是近处，窗前的一张书桌上，光线充足，洁净且独立，不带丝毫世俗的尘埃污垢。

仿佛时空当然也是光线的泡沫。这里考虑到运动了吗？以及思想它的那种速度。光线，没有可认识的光线就没有历史的泡沫。一种泡沫感连接所有事物，光线也是。但光不是泡沫，因为，甚至以及因此，光只是光，一种明亮的东西，让一件东西明亮起来的一种东西，是泡沫不具备的属性。黑暗中没有泡沫，但仍有黑光在穿行。看着一张射满光线的书桌，去想这种非语言现象的好处是什么？甚至只是想，而不是思想以及想象，只是在缓缓想起，散开，而不会有任何的掉落。一个巨大，可手捧的黑色泡沫闪耀着浅蓝色光芒，这说明他正在进入习惯性的昏厥，且无须返回。而这是近处，大的就是大的，一个盒子就是一件类似盒子可以装东西的这么一个盒子，它的显性的实用功能。它完全不具备道德上的优势。它无法感知自身与四周的事物，它对光线的反应完全是被动式的，它不动。它在它的惯性中静止，标准且静物。它与桌面的摩擦力来自电子之间的相互排斥，它离实际的泡沫远，以及遥远，以及我们说它最主要的属性仍是一种游荡而远非泡沫，它是中南海牌的一个黑盒子，它因此与大海的关联并没那么切实，一个盒子而已。而且就在近处，近到它仿佛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替代。它要是一定非得是一种泡沫，那就只能是一种文学上的修辞，

语言的强制而没有任何说服力。这就是近处，明显能感到事物的一种压迫，鬼知道。

想象一个泡沫，一个悬浮在近处书桌上的肥皂泡泡，它大那就大，黑，那就黑。静着不动，那是出于人的需求。它确实也不动，非常稳定，仿佛只是在等待破灭的瞬间。光线射着它。一些光线穿过它，它因此没有在桌面上留下可见的阴影。它没有。在近处，但它的有是虚的，在本身是一个大型泡泡中的一个泡泡它又能实在到哪里去呢，它的重量与体积与光泽实在无法评论。它不是人。是非人的一种，甚至与人对立的一种东西，是不可接近的。否则，又能以什么方式去接近？它的破灭假设是迟早的，但它的意义仍是清澈的，一个泡沫，泡泡，握在手上又轻又凉，让它停浮在近处，仿佛又非常危险与虚弱，它们同时到达一个人的幻觉中，不分前后。现在，吸。

然而，这是窗前，一个实在的近处。在它附近，坐着一个实在的人，看着这些实在想起泡沫这种东西，仿佛远与不在。仿佛被它包围，或什么都不是，只是弥漫在空气中的一种什么都不是。只能说它是游荡时总在出现的正常现象，也许是阴天的缘故。也许是人的缘故，不知道。也许哪里有缘故这种神经兮兮的东西呢，而只是一些也许，一些物化的泡沫，一些力的

相互作用诸如此类云云，而不是因为云的影响。云就停在窗外，在那空荡而阴沉的天空中，满天空都是。

相信这是一小片泡沫，首先要相信泡沫的什么？并且因为近处的缘故，它不可用别的事物去替代。沉坐在湖底，一个人嘴里吐着无限的泡泡的原因又是什么呢？她大，又沉重，她又不是片泡沫。她甚至也迷信菩萨，真理或最高抽象与存在。仿佛她就只剩下一个理由，她相信泡沫。一定是泡沫的什么，引发了她的什么，它们共鸣，交相辉映。一定是因为她感觉她已被什么代入且泡沫她知道。并且如此强烈，足以让她昏厥，挥发，仿佛返回。

而这是近处。强调一种就在近处的近处，且疾速返回，有什么理性上的大的价值吗。大的就是大的。黑，无非一种天气感受（当光线暗下去，乌云聚集），一个破灭的泡沫会是什么颜色，没有，只能是黑。

而这是近处。可以伸出一根手，放入的一个近处！一个假设不大不小的泡沫。很轻，很清晰，一种虚的有，可以很仔细地看。大的就是大的，一个无须形状的泡沫，不大不小就在这近处。在破灭的边缘，接近但无法破灭。它的破灭无法想象，没有依靠，它不可抵达实际的破灭。它永远在不断返回自身。泡沫，它

又是什么的泡沫？

而这是近处，又是。它有时实在太近，随便伸出手臂，就可以越过它，没有好处，也不会有任何损失，意外与偶然，不大不小，正好是一个近处，很近，有时又实在太近，太过奇怪，因为看着它的人的缘故。

而要是雨停了呢？雨不在近处。而远处通常没什么东西，而更远处一般指的是天空的深处。不知道。而这是近处。

象棋

走动，准确地说是移动。在屋子里走来走去游荡，产生一些位移，大量瞬间的停顿。与立体的线性的恍惚。正确地说这也是一种被时间推动的游行方式不是吗：无法朝一个反时间的方向走去不是吗，或垂直升天。事情难免不是这样。

杂物间，堕落后大量天使。一个接一个躺在地板上冒泡，刮着腿毛。并且在同时进行。

它们通身全白,看着也不饿。在这种超世场景中,一个棋子正好落在它的棋盘外,反闷在地板上。

一个棋子,闷着,感觉陌生但不异样。感觉它像是一个红土,但仔细想又没找到这种感觉的依据,纯粹只是瞎感觉。但总会有什么导致他出现这种温吞的感觉,判断或倾向不是吗。或希望。温吞而强烈,它甚至是可信的,可托付的一种相信他明显能感觉到这种感觉的广度和宽泛。它一定是综合的一种直觉,他想。除此以外,它确实又非常陌生,也许有一点点的异常,但主要还是陌生。那是对物的整体性的一种陌生,一种漫长,当然也遥远的陌生感他不能去深入思想它。

这是两回事。

况且,难免遗憾。

这个棋盘上有九十多个交叉点,点上没有棋子,杂物。这些点位非常清晰。九十多个交叉点,只需根据那些相互垂直的刻线,用乘法计算。乘法一直以来是稳定的。乘法意味着希望。有谁会不喜欢乘法呢。乘法与尼姑师太。这个四四方方的棋盘丢在地板上。四四方方地丢在地板上。稳固而漫长,一种扑面而来的四四方方的感觉,是持续的且连续从棋盘上射过来。乘法同时也带来一种复杂的错落质感。“乘”的本义是登上去,爬上那株树木。后来就延伸成

了名词船，或动词：乘船到对岸，南无阿弥陀佛。再后来，乘的应用愈加宽泛。山字旁，右边一个乘，这个唵字读唵。指一座山，唵山（没有印象，据说在老家唵县的东边）。从这个角度只能看到这只棋盘的正面，以及与它相交的两个侧面同等的厚度。一块四四方方的木质棋盘。对它，没有任何不良的感觉。大的就是大的，它大。相对于落在旁边的这个棋子，它大。除此以外，它棋盘。

这是一个什么游戏？以及它的规矩。乘法提升它的动作维度，使游荡具备了成为一种游戏的可能。但不是。事实是他游荡是因为没什么可游荡的。在游荡中没有什么值得期待的东西，没有增加信息的那种需求。游荡不是一种创造性艺术活动。游荡是一种无须执照的三无行为。在屋子里游荡，只是因为这是一种成本低廉的移动方式，只是因为一个人他必须是一头广义上的动物他必须动起来，他不能长期持续保持某种静态。他因此游荡其次是因为，他都懒得去想，他忘了他还有组织语言的功能。他忘了语言，忘了它的干扰。他克服了。再其次，他大概也就剩下玩。他玩。一个空棋盘，一个不知道是什么棋子的棋子它们在一起有什么好玩的。他玩。他抓起棋子，轻轻放到棋盘的一个交叉点上，慢慢，一点一点，非常细致地松

开手指，生怕它在棋盘上乱跑。

幸运的是这一次没有意外，也没有偶然。
只是恍惚。恍惚中，又镶嵌着一种相依为命的
感觉，非常明亮。

诗经：大雅·荡

荡荡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天生
烝民其命匪谿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文王曰咨咨女
殷商曾是强御曾是掎克曾是在位曾是在服天降
滔德女兴是力文王曰咨咨女殷商而秉义类强御
多怱流言以对寇攘式内侯作侯祝靡届靡究文王
曰咨咨女殷商女奭然于中国敛怨以为德不明尔
德时无背无侧尔德不明以无陪无卿文王曰咨咨
女殷商天不湏尔以酒不义从式既愆尔止靡明靡
晦式号式呼俾昼作夜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螟如
蟥如沸如羹小大近丧人尚乎由行内糞于中国覃
及鬼方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时殷不用旧
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听大命以倾文王曰

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颠沛之揭枝叶未有害本实
先拨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

洗手间

鸟认识天空但它知道天空的什么？知道与认识，与理解，与相信。要是必须在如此多样的混杂选项中选取一种情况，鸟是认识天空的，并且相信。鸟从窗前跳飞起，射进天空缓缓升到高处，接着倾斜翅膀，往右侧飞去。飞离，甚至消失。几千年来，它一直沿袭了这种习性。一空瓶海飞丝去屑洗发露，优惠装，把它丢进垃圾桶。

把它丢进天空，它或它们，统统丢进去空荡的天空。仿佛天空是一种形而上的容器，仿佛它只是一种空荡的存在。或空荡本身，这种理解有什么问题吗。什么是问题？

它的近义词是什么（如果只是把它扔进天空）。如果只是把一种东西扔进天空，天空空荡，那么它的近义词又有哪些。一个人站在窗前，

隔着纱窗望着外面的一小块天空，那里是他不可能游荡到的地方。那是他认知的极限。他不是鸟的一种，一只，他完全不具备成为一个鸟的因数。鸟，一种带着翅膀的想象物，甚至都算不上鸟。鸟，一个清脆的发音，它的动作是射。而飞只是一种迫不得已，飞是鸟的形式，没有飞，天空的空荡便失去了意义，价值与实际用途，更进一步，鸟便丢失了它的可能性而天空也就不再能被理解。而空荡自古以来就难以被理解。空荡，事物的一种，却没有别的事物可以用来与它比较。

一种奇特的东西，仿佛解药。

鸟认识天空，但它毕竟知道天空什么？一个人坐在洗手台的梳妆镜前，她看到与镜面持有一段距离的那个虚像。她以为是认识的。熟悉，或其实陌生，但一定认识。相信它与她在她心中的那种形象完全吻合，一个正在加速衰老的形象，从左往右，后往前不断推进而没有返回她知道。甚至有一种漫长的白混的感觉她非常知道这一点。她不会那么快消失。她与消失还有一些模模糊糊的距离，她仿佛她是从消失中荡漾而来的。她不知道她如何来，只是仿佛知道，恍惚中知道。她毕竟，她有些事情并不清楚，了解，或认识，她在这里，始终在。而消失呢？一种奇怪的地理位置，仿佛解药。她来，

但更像是一种被突然抛入。而且非常突然，她理解这一点，但要说知道，她又从哪里去知道呢。她知道的事不多，包括饿了就要吃饭，困了就要去这只水缸的干燥中躺着。而这些知道无非是可翻译的。不像消失，一个鸟射去天空，消失，它既不可翻译，更无从理解与认识，它是不知道的。因为几千年来，《鸟史》上记载的鸟一直这样，而从来没有不是这样。鸟是这样的，它们没有鸟的目的，鸟也不是目的。鸟朦胧。拨开那些云雾，鸟射去天空的空荡中。

吹风机的用处非常全面。它有时甚至可以用来挂在墙上的那个透明贴的钩子上。只是静静倒挂着，不作其它除被观赏以外的任何用途。

大的就是大的。鸟射去大的那种空荡，而一只飞科牌吹风机静，严肃，挂在一个钩子上，与一个钩子以某种力的方式接触在一起，而在任何一种空荡中。这与鸟射去天空，接着在飞离甚至消失以前在大的那种空荡中的稍作停留完全不同。鸟有鸟的想法，是一部吹风机不具备的。鸟与吹风机，简直如同印刷厂与尼姑，如同法律与秩序。也就是说，理论上，是天空规定了鸟的想法，飞的路径，甚至目的。但鸟没有也不是目的。但这已经是另外一回事。

只是凭什么？一定是因为某种恐惧，鸟从窗台上跳起，射去天空。而不是相反，从一个

不知道什么地方（那里一定不是一般的空荡：一头正常的鸟也许永远只能处于那种双重否定的状态中）飞来，缓缓停落在窗台上停着，不动。永远背对着对方，黑乎乎的。那完全是因为它听见了并能听懂那遥远的召唤。这是鸟的优势，也是几千年来沿袭下来的习性。没什么神秘的，鸟最多有那么点儿神经兮兮，就像它总在变化的字形以及发音，一头常用，漂洗后严重脱水的鸟，也许只有它自己搞得灵清那种状况。鸟是认识天空的。

熟悉，并且认识。或者因为熟悉而以为认识了。道理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只是凭什么？难道这也是一种消除恐惧的方法？难道这种漫长的几千年遗传下来的恐惧感也是它自己制造的？鸟为什么射去天空，这很容易理解。因为恐惧。而鸟为什么射去天空的空荡中，甚至有时停在那里不动，仿佛它想起了什么，又或只是在休息，这又怎么理解。毕竟空荡是很难理解的。一个鸟停留在一小片或大的空荡中，在它最终要飞开甚至消失以前。这种古怪的停顿鸟怎么去理解？鸟熟悉这种情况。但要说理解，也许已经超出了鸟语能概括的范围。假设鸟有语言的话，那么它有恐惧也非常正常。无论如何，对于鸟，恐惧也是一种解药。

天空，以及空荡。后者是鸟对天空唯一的

认识。甚至解释。否则，一个鸟主动射去那里作什么？那里明显有更深的并且实际的恐惧。除非鸟不知道。与它无关，只是一种乱射。这也可以理解。一般来说，一般的鸟并不认识空荡这种东西。而洗手间里有另一种空荡，显得更小一些，也更拥挤。不算明显，但实际在。鸟从一个不知道什么地方飞来停落到窗前，从一种更深的恐惧来到现实中。鸟是这样的，作为一种带翅膀的想象物，一停落在窗前，它便收拢起它的翅膀，爪子，把鸟头埋在翅膀下。仿佛有些事，特别是那种稀奇古怪的事，它并不想知道。

只须轻轻按下马桶盖板上的这只冲水按键。鸟呢？不知道为什么，它的情况总是要复杂些。不是说鸟本身复杂。鸟无非一种反复发生在文字内部的语言现象，鸟非常容易认识。鸟复杂，是因为只要出现在窗台上，它总是背对着对方。（射去并停在空荡中是鸟的另外一种情况，更情绪化。但不复杂。它仍是可评论，可以翻译的，几千年来，从鸟衍生出的动作并不多，几乎都能被正确地理解。但是这种情况，永远以一种无关的沉默的方式背对着对方）这让它看着或想起时似乎具有一种复杂感或神秘性质。但也不是的，它也许只是在传达一种简单的信号：请保持距离。要验证这种推论也不难，只须去

小心地靠近，近到一种它认为已经是近的一种距离，鸟便跳飞起，彻底射去天空。鸟从来都是这样。

只是从来都是这样，便就是对么？

评论一种鸟，天空，或实际的一种空荡。或者一种无处不在的恐惧，实在无须在意对或错误。评论无非是一个动作，一种游荡方式就像（飞实在太过保守，已经过时了）鸟射去或停在天空中不动或忽而消失，谁又知道发生了什么，知道它是怎么发生的。除了是一种习惯以外，从来都是这样，它不会是别的其它什么。一个人因一种习惯（他不饿）望着窗外，因这种惯性持续望着窗外，他在望着什么。窗外只有一小片天空。窗台上连一头鸟都没有正确地出现。尽管他在反复召唤。尽管鸟的来与不来无非是缘分而没有对与错，他知道。它们无非一对近义词，无论在含义上，抑或在它们的使用中，对的与错误的，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它们。首先要认识到这种情况非常普遍，普遍而非常。接着，才能去缓缓识别的一些情况：它们也许复杂些，但也只是在复杂的情绪中。不知道。鸟的情况终究没那么复杂，它实在只有一种情况值得去思想，即假设鸟认识天空，那么它毕竟知道天空的什么？空荡？像是，但一定不是。原因是鸟不可能认识，或知道，或

理解空荡。鸟顶多熟悉。鸟与天空总是多对一的关系，就像天空与空荡也是。几千年了，即使放在鸟语的语境中。

总是漫长而忽明忽暗的几千年，在有时在那些明亮的时候，天空看上去总是尤其空荡。而空荡又显得特别明亮。对于鸟而言，这种情况是难以认识并理解的，因为没有比较。

鸟熟悉天空中的这种空荡，或反之，空荡中的这一片永远同样的天空，是因为它总在重复而没有比较。一片永远相同的天空与一片永远相同的天空它们是同一片天空，在任何时候它们相等，不同的是天空中的这些空荡，总归因鸟而异。因此，鸟射去空中，反复射去天空，以为射去一种空荡中，以为那里有一种目的，仿佛消失。但不是的，无论鸟的这种行为有没有目的，甚至鸟自身是不是目的（那只能与鸟无关，不是吗），鸟都必须接受那种永远的否定。否则，它又何如正确且实际地射进那种空荡并消失呢。消失在空荡中，仿佛一种简洁而优美的目的，鸟总归也没有想过。它射去，朝天空或那种空荡方向疾速射过去，只因为鸟对它们熟悉。包括这个动作本身，无须练习，纯粹只是一种鸟的惯性。鸟是这样的：鸟唯一知道的是：鸟不能是别的样子。

那么，也就是说，鸟的近义词又是什么？

飞吗。飞是鸟的形式，约等于游荡。飞荡，鸟的一种极致形式，而在《鸟荡经》中，鸟本身已接近是一种纯粹的动作，而没有实在。这恐怕也是鸟为什么在窗台上总是背对着它的对象的原因，黑乎乎的，并不完全是为了营造一种神秘的距离感，而是它不想过于分裂，以免实际看到事物的真相。那是鸟无法接受的，因为那样就已远远超出了它的认知。鸟，一种用翅膀扑棱着在空气喷射的想象物，它不应该实际来到现实中。但这已是伦理学的内容，不涉及到过于逻辑的情况，暂时不用去评论。事实上，一个鸟总归与另一个鸟雷同，而无须过度去担心。不要去为难鸟。事实上，甚至在历史中，鸟认识天空，同时也知道天空为何空荡。要承认它们实在是同一回事。

奇怪的是鸟从不愤怒，它没有这类燃料。

从窗口跳起，鸟射飞去那空荡中。那空荡是不是天空，鸟是不是也是一种空荡（既然它没有也不是目的）鸟都是不可认识的。熟悉，但真认识吗？不像。在一些古怪的时刻，譬如一个鸟随着召唤从不知道什么地方飞来，停落在窗前，它那背对着对方的样子几乎不可理解。认识，抑或理解一头鸟，几千年来都是件困难的事。也许是因为它那多少有些古怪的习性，又或者它原本就不想让人知道。鸟来，只是因

为它想来。不来也是。与事实上的缘分无关。鸟并不是一种情绪化的东西，又或者它永远处于一种极端情绪中，鸟不说话的。是因为恐惧，还是愤怒？很难去理解。也很难深刻的去认识到鸟深刻的那一面。那几乎要进入鸟的内部，而这是不可能的。对于一个停在窗台上因召唤而被动来的鸟，大概知道它就行。不出大的错误就行。或者只是望着它的背影亦无可。就因为实际认识鸟是不可能的。包括它的恐惧，历史与，甚至性格。不知道。原则上，我们并不去讨论鸟本身（它不可认识）的问题：什么是问题？而是在评论鸟射去天空或空荡的原因，动机，抑或习惯是如何形成的，鸟自己知道？或者借鸟来谈论认识与知道，理解与相信在词语与分类学上的关系与区别。又或者只是在游荡。在一个洗手间，一面梳妆镜前，或在水缸的干燥中躺下，或单独穿过窗户望着外头那一小片高而模糊的天空，或它的空荡感。或总归是在接近空荡这种东西，或这个那个，在写作的过程中。或什么都不是。除非它们什么都不是。那它又是什么呢？它，或它们，这些与这些，不愿停歇的这些东西，假设，陈述，猜疑和肯定：一只挂在墙上的电吹风机，一种情绪，没有也不是愤怒，恐惧，或其中的任何一种，或它们的混合，否则，窗外的这一小片天空为何

会如此空荡，实心，以至于仿佛可以认识，甚至理解。甚至完全接受。或者相信亦无不可。难，但是可以的。因此，鸟是知道的？因此，反之又会怎样呢？鸟认识并射去天空，鸟知道什么。鸟认识并射去天空，以及那种空荡，接着消失，鸟又知道什么。究竟是知道的，鸟，既有经验又有知识它不可能不知道。只是知道什么？鸟从不打开它的喙嘴说话，仿佛一旦滔滔不竭说起话来，它就什么都知道了。不是忘了，而是实际的不知道。仿佛鸟滔滔不竭尽说着话也只是为了一种不知道。这究竟符合供需关系吗？鸟，从整个段落篇幅看起来，它是绝对的主语。从鸟出发，直至空荡，以及更远消失，它背负着这种使命。鸟永远背对着对方。即使在一次持续的想象中。当然也只是在想象中，鸟弹开它的翅膀，从窗台射去空中。它一定是知道了什么。鸟做出这个把自己射飞的动作，不可能只是感到一种恐惧，或无非习惯，在即使想象中，鸟仍是严肃的。更何况一个严格的鸟，它正好是。不知道。仿佛它想远离一切对它的评论与猜测（这是由鸟的性格决定的），又或者是一种什么在吸引它，鸟究竟还是射飞去天空或那种空荡中的原因无论如何也只有鸟自己知道。这也容易理解。一头从一个不知道什么地方的地方（仿佛消失）飞来，飞落在窗台上，歇了一会又飞

回原处，这种情况不说鸟知道，但它一定熟悉。因为几千年就是这样的，它已经成为一种习性。包括天空中的那些空荡，鸟也一定认识（因为熟悉）并多少总有些理解（更多的熟悉，或更深刻的认识）。因为几千年来，事物有过真正变化吗，没有。天空，或这种空荡永远没有改变，永远只是天空或空荡，（它们是同一回事）而不是纯粹的隐喻。而这就是鸟相信天空的原因？

在水缸以及干燥中躺下，鸟来，或不来，即便在想象中，这也是它的自由。强行召唤一个鸟飞来，是一件严重情绪化的事。甚至于这鸟（认识吗？不像）会开口说话。这样事情就糟糕了。鸟认识并知道天空的空荡，终究是因为它不想说话或还是藏着什么鸟的秘密。不像。不是的。是鸟没什么要说的，或纯粹只是不想说（因为历史或社会的原因，还是大环境不好？不知道）。鸟认识并知道，并望着这天空中的空荡，事实是它又有什么可说的呢？又能说出什么呢。要有空荡，鸟说。于是（这就是这个词语的用法）就有了空荡。这不是鸟。实际的鸟只是一种带翅膀的想象物，但再怎么想下去，它都不应该说话。又或者再怎么，它说的不是话。顶多只是鸟语。鸟语，那是另外一回事了。总之，鸟望着天空，简单说是因为它熟悉。就因为鸟本身就来自于天空或这种空荡

(注：这也是鸟不可能全部认识鸟自身的真正原因)，鸟或飞在空中，或停在空荡中休息，但不说话。这是身为鸟的规矩与自觉。而停落在窗前，永远背身对着对方，也许只是鸟的习惯或性格。不知道。揣测一个鸟是不道德的，在水缸里躺着，要是早早认识鸟的这种性格，也就不会觉得鸟是一种多复杂事物。但同理，鸟(包括自身)无非熟悉，但是不可认识的。否则，(当鸟望着这一小片空荡的天空)鸟也就失去了语言上的事实，从而成为了一种什么？

终究什么都不是。而只是一种没有目的也不是目的但无法停歇的游荡。

消失是合适的(甚至对)。对于一个鸟，以及作为种类的一个鸟，射飞去天空或空荡中缓缓消失，或在消失以前，暂时略作停顿，用来重新评估身为鸟的意义。但这是它的事，我们不作过多的参与。顶多提醒它一句，鸟不要痴迷于这种空荡。虽然空荡就在那里。

这是什么？天花板吊顶！或一部正在大力排泄烟雾的排风扇。一个只能是从不知道什么地方(那只能是在它消失的地方)飞来的鸟，停落在窗前，还没等它全部停落，我们就知道了：一、鸟会收拢翅膀，永远背对着我们。二、作为一头像它这样的鸟(而又与性格无关)，它必定会回到原来的地方：否则这一切又怎么解

释呢。三、鸟的动作主要是射。飞也是。但飞确实明显已经过时了。一旦我们知道鸟的这三点情况，我们也就知道了鸟事实上是认识天空的，不但认识，同时也理解（空荡），以及（但它们并不是必要条件）总归也相信（空荡的存在）。鸟如此，更何况人呢。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可能知道。哪怕鸟，或我们以为的知道。在这点上，鸟与人无非是通用的。反之，鸟是人的想象物。那么人呢？对于鸟而言又什么。不知道。只能是泡沫。隐喻，或无论鸟与人，抑或语言，它们本来就是。是什么。是什么，以及是什么的什么。可以如此反复不断延续，而终究不可能是一个有价值与意义的问题。直至彼此消失：在情绪中，以及它完全就是一种情绪。

但（但愿）这不是事实。或故事，因为这其中不存在任何确实的依据。

跋

(约 2:13-22 洁净圣殿：)

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这件事在马可、马太、路加福音中都有记述。在约翰福音中再次讲到。是真实的。因为逾越节近了，耶稣就去了耶路撒冷。或者耶稣他去耶路撒冷时，犹太人的逾越节正好临近了。耶稣是这样的人，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不再是一个迷茫的年青人。他在逾越节来临的日子去耶路撒冷也许是有事情要办理，也许没有他知道？他并不是因为逾越节近了就去了耶路撒冷。他，耶稣，一个温暖，知道他自己在做什么的人上耶路撒冷去。在犹太人的逾越节快要临近的日子。这事真，是实际发生了的。因在四门徒的福音书中如实记载了。它们是记载耶稣生平事迹的书，是关于他的那些好消息的书。在一个逾越节临近的日子，耶稣上耶路撒冷去了。他去了。因他是耶稣，一个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人，一个完全知道自己的人，他什么都知道。这就是他为什么去耶路撒冷，上那儿去的原因。无须原因，因他什么都是知道的。因此，在犹太人的逾越节快要来临的日子，他独自去了耶路撒冷。这事必定实际发生，因他

知道这事会实际发生。有些事是必定的，他知道。凡他知道的那些事不论过去未来必定会真的实际在那里。他只要走过去，停在那里，以显示这些事正如他知道的那样。因像一个耶稣那样的人是一个什么都知道的而不会也没有机会迷茫的人。无须选择，他知道事情会是那样的。因他就是他走在路上的那条道路本身。这是一条不断向前延伸，完全明白的道路，一条看得见的道路。耶稣是一个完全知道自己的人。因此他全部知道。他知道犹太人的逾越节临近了，他就会上耶路撒冷去。他去了（在一个特定的时间与空间，一个人必定在那儿附近晃荡）。因他是知道的。不是谁在召唤，或他的使命，而是他知道事情就是这样。这就是他，耶稣，父的儿子，为什么在犹太人的逾越节临近的日子他去了耶路撒冷。并不是出于故事的需要。只有一个故事，那便是要有光亮，接着就有了光亮这个故事。是唯一原创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耶稣不是故事。他是福音，是指定会发生的关于他的那些事迹。只为荣耀上帝。即便他的复活升天他也不知道。因那时他已是一个完全知道自己的人。但那是逾越节后头的事了。这就是为什么在犹太人的逾越节临近的日子，耶稣去了耶路撒冷。只因事情是这样的。他看见殿里有卖牛、羊、鸽子的，就对他们说：把这些东

西拿去，不要将我父的殿当作买卖的地方。（这句话必定也是真的。因记载这句话的约翰是这样的一个人，他活着，是他依据如下一条超越一切阶级恩怨与朝代更替的简单真理，即他是耶稣的仆人。）



張 羞

1979年12月3日生于浙江嵊縣。漢語作家，詩人，繼承了橡皮寫作的風格並發展出一種介于詩與散文的“大寫”式寫作形式。著有《瀑布》系列詩集與長篇作品。



APOIDEA EDITIONS (九里達)

visit our wechat official accounts: apoideaeditions

Editor: Lin DongLin Designer:Sean

©2023 All Rights Reserved



